



說 不 得

第一回 慕自由柳孃悲失足 分等級關老爭纏頭

小說是一種稗官野史，本是無話不可說的，既名爲「說不得」，這部小說又何必做呢？看官們別忙，在下所謂「說不得」者，實在要把社會上說不得的事情，婉轉說得出來。不過這部說不得的書中主人翁，個個都和活在世上的怪物有些相類，他們若認假作真，恨我冒昧替他作傳，動了衆怒，只怕我這一枝秃筆，當不起那些武朋友的槍枝，關老們的尊拳，所以我要聲明一句，這書是憎惡現社會隨便寫的。說不得事事都是真情，却非全屬想像；說不得個個都有所指，却非毫無影響。有心人看了，知道我所說的是諷刺什麼



人；無心人看了，只當一宗稀奇的笑話；局中人看了，知道我是勸戒他；局外人看了，只當我胡說罷了。總之，小說家所說的是小說家言，說着癢處，不用着惱；說錯了，也無庸生氣。看官們，不可以假作真，也不要認真作假，如今已交代明白，閒話少叙，言歸正傳。

不 得

却說數年以前，上海地方有個鼎鼎大名柳雲儂，凡老於花界的客人，提起她的芳名。無不知道的。這位柳雲儂不但容貌超羣，知書識字，人極文雅。從前在無錫振雌學校，抱過三年書本，因他生性好講戀愛，在學堂已就十分出色。那時上海閘北有一個出名大書局，局中有一位編輯鄒先生，專門研究女性的戀愛問題，所編書本，對性慾作用，推闡盡致，動中窺要，女界們看了他的作品，都愛不忍釋。雲儂本是研究戀愛專科高材生，讀了鄒先生的

說 不 得

文章，不但視為女界妙文，連把做妙文的人，也認為妙人，於是與鄒先生書信往返，研究性慾，無有虛日，日子一長，後來雲儂不但看老鄒為書中妙人，且進一步，認為心中戀人了。一日恰當有事，雲儂剛去學校，鄒先生情書又到，却被雲儂老子接着。他老子本是一位守正不阿的陳仲子，看了這封研究性慾的新文字，一時無明火起，把女兒叫了回來，痛罵一番。說道：

「你天天在學堂，學修身，現在修到這種程度，已是及格，不必再修。」說着，給她兩掌，逼着退學。雲儂受了一場嚴訓，自然痛不欲生，悄悄寫一封信，把家庭壓迫情形，告訴戀人，求他想法。鄒先生立時回了一封信，說着女子貴自立，當這時代，何處不可謀生。家庭既如是黑暗，不如一走了事。若肯棄家來滬，當掃榻歡迎。雲儂得了覆書，自慶憐才卓文君，得

## 說不 得

配司馬相如，總算此生有託，悄悄地背着老父，偷些銀錢，搭着火車，逃到上海，滿望戀人一見了她，必然倒屣相迎。那知一次二次求見，多情的妙人，竟學起狄梁公，閉門不納奔女。可憐雲僊，日暮途窮，走頭無路，只得在三洋涇橋一個小旅館內住下。孤燈相對，說不盡淒涼苦況。所幸他命帶桃花，不出三日，竟來一位流星，姓何名武，本是一位上海滑頭大少，住在雲僊對面小房，見雲僊終日愁眉淚眼，長吁短嘆，何武察言觀色，知道這女人不是奔女，必是逃妾，遂施展吊膀手段，向雲僊賣獻殷勤。雲僊本是主張開放門戶的，當此危難關頭，遇着有情人，陰陽電一交，便成眷屬。二人既結成露水因緣，提起過日問題，何武只得老老實實說道：

「我東飄西蕩，毫無恆產的一個少年。生平第一本領，只是在長三么二

說 不 得

身上出花樣，你若願出犧牲色相，暫操賣笑生涯，我可能爲你介紹一家娼門，暫圖駐足。若得花運亨通，不但衣食無憂，碰着一個壽頭，敲幾下竹槓，也許一生吃着不盡。」雲僂到此地步，只得屈從，由何武送入三馬路采來堂，樹起「柳雲僂」芳幟，自此迎新送舊，朝雲暮雨，暫操神女生涯。

却喜雲僂財星照命，招牌不到幾日，芳名已艷傳遠近。別的姊妹們，都要出來兜馬路，跑旅館，招攬生意，雲僂只須坐在家裡，引得一班狂蜂癡蝶逐隊而來。第一因他面貌不錯，其次爲他能寫數個字，做幾首詩。上海一破附庸風雅假名士，憐才慕色鬪老官，都要前來一親鸞澤，弄得雲僂門庭如市，大有接應不暇之勢。

雲僂本是有心計的人，見大家捧他，也就高抬身價，把游客分作三等招

待，第一等客人，是出名國老，會做總長的人物，到他敷衍可以談詩說畫，恣情調笑。第二等的客人，是銀行經理，洋行買辦，到他堂裡，可以猜拳行令，亂鬧一場。第三等的客人，是浮滑少年，白面郎君，碰着自己高興，可以調笑；碰着不高興，說幾句應酬話送他出門。好在上海是一個通商大碼頭，一年關人往來不絕，雲僂生意也非常興旺。一混就是兩年，接着客人總算不少，但是心中却無一個得意郎君。因為這些大人先生們資格殼了，性情又大半鄙吝，富商巨賈，手頭鬆些，而舉動又甚粗俗，揀來選去都不稱心意。

一日下午雲僂纔梳完了頭，在房中抽水煙，忽聽阿金大姐在樓下喊道：「二小姐，凌大人來了。」接着聽見樓梯上一陣脚步声，雲僂知道是熟客凌章乾，也不出來迎接，仍然抱着金烟袋，坐着細抽。章乾走到門口，

說 不 得

一疊聲喊道：

「雲僊你還不快些出來，今天我特特帶了兩位儂才慕色的名士來了。」說着一腿跨進房門。雲僊仍端坐不動。舉眼一看，章乾後面跟了兩位客人，年紀都在四十左右。一個身材魁偉，容光煥發，兩眼目角下垂，很透一種精靈古怪樣子，一個是青白臉膛，兩眼露睛，嘴上幾根鼠鬚，肩背微駝，饒有隱君子風度。雲僊一看，不是章乾平日海軍幫的朋友，赶忙起來送茶問姓。章乾不俟二位客人說出名字，伸出一個指頭，在雲僊耳邊，低低的告訴兩句，倒把雲僊嚇了一跳，畢竟章乾說的是什麼話，下回便有分解。



第二回 問字評詩道人沉色海 尋花問柳大將落泥窪

說 不 得

却說上回凌章乾引兩位闊客，到柳雲儂房間，說起名字，引得雲儂嚇了一跳。因為這兩位闊人姓名，是雲儂在報紙上常常看見的。一位姓莊名佩，做過總長，一位姓洪名義，曾任秘書。這二位客人當日在北京政界，很有名色，後來因國事勤勞，病體難支，不得已向東交民巷外國兵營借一坐洋樓，暫避政囂，邀從房主人約束，終日射雀練槍之外，連保衛界外一步都不容出來。今日忽然這兩位闊人跑到自己房間，怎不合雲儂驚奇呢？好在雲儂是常常閱報的，前數禮拜剛剛讀過洪秘書致房主人一篇四六謝函，知道他病好出

說 不 得

營，現在或是由天津來的。知道這兩位有才兼有財的客人，非等閑可比，趕忙打起精神，招呼道：

「莊大人，洪大人，今日甚麼幸運，竟會把貴人吹到賤地。」莊洪二人，本是花叢老手，這幾年關在外國兵營，屏除聲色，十分鬱悶。今日重踏歡場，宛似出籠小鳥，格外活潑，莊佩先說道：

「雲僊不要講俗套，大人長，大人短，我是行四，你就稱我做莊四爺。」又指洪義說：

「他行二，你叫他做洪二爺就是了。」雲僊不敢怠慢，連忙開了特設的精緻書室，請莊四爺，洪二爺，凌老將進去談心。洪莊二人一跨進門，見四壁琳瑯，圖書滿架，不禁先喝一聲采道：

## 說 不 得

「果然名不虛傳，風雅得很。」他二人雖是半生做官，胸中却有些墨汁。走到架旁，抽出書本一看，半是詩詞歌賦，又與雲僊談詩問字，見他對答如流，頭頭是道，國文很有根底。章乾在旁看他三人扭在一塊，言來語去，十分相得，遂對雲僊說道：

「現刻天色已經不早，我要在這裡排一台酒。不過這台酒不請客，不叫局，只是清談。」莊洪二人聽了，先已叫好贊成，雲僊赶忙傳命預備。到了燈上筵開，四個人團團坐着，淺斟低酌起來。席間莊洪述些在外國兵營起居情形，章乾說些海軍帳事，雲僊也述些當女學生時代歷史，清談娓娓，比那猜拳行令，呼三喝四，別有一種風致。酒至半酣，莊洪看着雲僊一張光潤寶滿的秀腦，紅如蘋果。二隻水汪汪的眼睛，光芒炯燦，微含醉意，的實可愛。

說 不 得

，不禁接近他的身旁，拉着手，笑道：

「雲儂你真不愧姓柳，似你這般才貌，可算柳如是後身，可惜我非錢收齋，不能把你深藏金屋。」雲儂抿着嘴微笑道：

「我那裡配比柳如是，連大觀園中一個花襲人丫頭，只怕還趕不上呢？」洪義接着笑道：

「雲儂若是花襲人，憐香惜玉的莊四爺，可成了寶二爺了！」莊佩道：

「我行四，你行二，還是洪二爺做寶二爺能！」章乾道：

「我看洪二爺做寶二爺，不如稱他做璉二爺，因他家裡有一位慣吃醋的鳳姐兒，雲儂若跟了他，可當點心，別學尤二姐，生生的給鳳姐磨滅死了。」洪義道：

「凌大將你藉着手中有快艦，處處逞嘴欺人，我是佩服的，尤其佩服你那枝燭槍。雲僊若跟了你，只怕一個極紅的雲僊，不到三個月，要變成黑瘦瘦的燭鬼了。」雲僊笑道：

「諸位別拿我開心，我是沒有這麼大福氣的。」這一場酒，彼此清談雅謔，直吃到三鼓始散。

莊洪二人自見雲僊之後，慕才愛色，無日不到他的妝閣。雲僊知道他二人將來必有出息，表面上春色平分，不敢有所軒輊，心中裡却處處留神細看二人行動，頗有擇一而終的意思。莊洪二人爲雲僊才色所迷，也盡力報効，不是今天洪二借房間打牌，就是莊四包花樓請聽戲；今天莊四送他一粒鑽石戒指，明日洪二就孝敬一串珍珠頸鍊，二人既沉溺色海，只想在雲僊面前，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鬪富爭奇，把前在外國兵營所計畫的大事，預定的密謀，都付之九霄雲外，一心一意，四個烏溜溜眼睛，只想把雲儂摟在懷中，吞之腹內，始行快意。只碍着凌大將是舊朋友，不敢明目張膽，當面割靴罷了。

那凌大將也深知他們情形，自恃是雲儂老客，平日在軍餉項下，提出報効雲儂，也不在少數，料定雲儂決不敢怠慢自己。遇着洪莊二人在雲儂房中打牌排酒，他也上前湊趣一陣。遇着洪莊未來時候，他就一榻橫陳，恣情吞雲吐霧。雲儂也因自己平日一切供億，要遠在大將身上作糧台。所以雖有洪莊二闖人在他那裡孝敬，他對於這位老客，仍是不敢得罪。

有一天凌大將在俱樂部請客，客散之後，看壁上鐘纔十一點，因與雲儂約定夜裡前來住宿，酒後也不願抽烟，坐一輛汽車，赶到采來堂。一進樓，

說不

見雲僊房內靜悄悄的，毫無聲響。章乾掀起門簾一看，只見阿金大姐，一人在房內打盹，給章乾脚步驚醒，抬頭一看，見是章乾，急忙站立笑道：

「凌大人來的弗湊巧，二小姐剛剛轉局去哩。」章乾道：

「上那裡去？」阿金道：

「洪二爺在亞東旅館請客，二小姐本懶得動身，後來一次二次電話，狠命緊催，剛纔走去了半個辰光。」章乾聽是洪二爺，也就無話可說。阿金連忙把煙榻鋪好，請他抽煙，章乾煙癮已到，一人躺下，把打好烟泡，連抽十幾口，纔過了癮，又閉目躺了一會，聽房內大鐘已敲了十二點，雲僊還未回來，心想我在這裡悶坐，很是無味，昨天在一品香碰見花四寶，他怪我許久不去招呼，今夜何不趁此空閑，到他那裡叙叙舊歡。主意想定，起身下牀，

說 不 得

阿金見他起來，赶忙捧一條熱手巾送上。章乾擦一擦臉，告訴阿金道：

「我出去，找一位朋友馬上就來，你先生回來時，請她多等一會。」說着下樓走出門口，坐上汽車，開往仁壽里到花四寶門前，吩咐汽車先行駛回公署。一人步進樓上。花四寶看見章乾進來，宛似捨了活寶一般，歡天喜地，捧茶裝煙，曲盡殷勤。章乾在他房中，足足胡纏了兩個鐘頭，看看差不多有兩點多鐘，想雲儂必定回來，隨手取出二十塊錢，攔在棹上，起身要走。四寶還是佯嗔詐怒，要把章乾留下。章乾哄盡好話，方纔脫身。走到門口，見弄中黑洞洞的無有燈火，章乾心中頗悔，剛纔把汽車打發回去。本想僱車，又想仁壽里到采來堂，只須穿一條小弄就到，遂慢慢的摸了出來。剛剛要出弄口，一不留心，左足一滑，一個筋斗竟跌在穢水溝裏。因這兩天下過大



說 不 得

雨兩場，弄中不好，把溝道穢水溝漲得給地面齊平，黑夜裡看過去，辨不出是溝是地。章乾左足踏在溝旁菜葉，脚跟一滑，就連身跌入溝內。幸而章乾是學過游泳術，這些深不滿三尺的臭溝水，本不算什麼，一縱身也就掙紮出來。只是渾身泥水，頭髮耳嘴，滿黏着豆渣菜葉，穢臭冲天。章乾爬出來，嘔心了數口，身上穢水，滴滴瀟瀟，流了滿地。本要到澡堂洗澡，一想起自己是上海灘體面的闊人，澡堂夥計，大半認識，若傳播出去，豈不笑話。又想就近到雲僊那裡，又怕雲僊尋根研由起來，又將吃醋。想回公署，又嫌路途太遠，渾身又冷又臭，實在熬不住，後來忽然想到公署有位秘書嚴繼臣，却住對面弄如意里，還是到他那裡，先借衣服，換一換，再作道理。遂不管好歹，連奔帶跳，跑到嚴臣門口，舉起拳頭，槩槩亂敲一陣。屋內粗做姑娘，

說 不 得

聽見擋門聲音厲害，不知是誰，只得披衣起來，坐樓頭問道：

「啥人？」章乾應道：

「我是凌章乾凌大人。」嬢嬢聽不清楚，下樓開門一看，只見一個又矮又臭的落水泥鬼站在門前，嚇的哎啊一聲，趕把大門掩上，說道：

「你快向別家叫化去罷！這裡老爺太太都睡了。」章乾急忙把門用力推進，囑道：

「別關別關，我要見你們老爺的。」嬢嬢戰兢兢問道：

「你到底是啥人？姓什麼。」章乾知道再告訴姓名，他也說不清，忙在腰間口袋摸了一會，摸出一張又濕又臭的片子，遞與嬢嬢說道：

「你拿進去，給老爺看，就知道了。」嬢嬢掩着鼻子，接了過來，把門

虛掩一掩，跑到樓上，告訴蓋臣。蓋臣一看名片，原來是皇上司大將降臨，連滾帶跌，跑到樓下恭迎。一看章乾，渾身濕漉漉，穢而且臭樣子，又可驚，又可笑，問道：

「大將你半夜三更裡，怎麼弄到這種地步。」章乾道：

「我剛纔在仁壽里失足，跌入穢水溝中，現在別的話不用說，你家有浴盆沒有，先打盆水，給我洗一洗。我身子又濕又癢，實在難過。蓋臣連說道：

「有，有。」一面讓章乾到客室，一面一疊聲呼喚娘姨打水。章乾倒也知趣，見蓋臣緊讓他到客室，說到：

「我滿身穢水，進了屋內，反弄壞地板，還是站在這裡等候罷！」一時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嬖娘攪到一個大木盆，排在厨房旁邊自來水龍頭底下，滿滿燒一盆熱湯。蓋臣帶了嬖姨上樓，打點衣服，預備章乾更換。章乾脫了衣服，在盆中洗一回，又在自來水頭沖了兩陣，纔把身上臭味，稍稍滌去。穿好衣服，走進客室，蓋臣已備好鮑魚粥，給大將充飢。章乾呷了兩口，只覺胃口穢氣上沖，又要嘔心，放下不食，一時爛癱又起，鼻涕眼淚齊流。蓋臣家中該不出煙槍，只得揀了最好呂宋煙兩枝，遞與老將過癮。又僱一輛汽車，恭送大將回去。章乾回到公署，倒頭先抽十幾口大煙，就沉沉睡去，到了第二日醒來，已是日上三竿，覺着昨夜雖大洗數陣，身上仍帶酸腥臭味，又到澡堂，剃頭刮臉，大洗一場，纔把身上餘臭滌盡。趕到采來室，看視雲僊，一進門見阿金大姐，站在院子裡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凌大人你怎麼昨夜不來，累得二小姐好等，真正急煞哉！」章乾道：

「我實在有事，你先生可生氣麼？我且進去勸解勸解。」阿金搖頭道：

「二小姐不在家。」章乾道：

「到那裡去？」阿金道：

「上西湖去了。」章乾道：

「爲什麼好端端跑到西湖去呢？」阿金道：

「弗曉得，凌大人猜着罷！阿勿給你生氣哉！」章乾一聽，倒呆了一呆，一時猜不出緣由，只得無精打采回去。看官要知雲儂爲何忽然離開黃浦，跑到西湖，下回便能分曉。

說 不 得

第三回

旅舍儻情老妾倏驚好夢

病牀設誓英雄密訂同心

話說洪二爺自認識柳雲僊，購首飾，捧場面，所費不下萬金，他生平本是最鄙吝不過的，一文錢不肯虛花。雲僊身上既用過一大筆巨款，自然立意要把他弄到手裡，方不至本利無着，他知道雲僊雖是章乾的人，但章乾爲人是糊裡糊塗，終日在煙榻上過生活的，倒不必怕他。眼前只有一位莊四爺是個勁敵，莊四不但手頭闊綽，不在錢上着眼，並且擅長內媚工夫，無一個婦人不受其籠絡，現在惟有先把莊四擠倒，不怕雲僊飛出掌外。

那天晚上，雲僊接到洪二電話，來到亞東旅館，只見房間，並無客人，

只有洪二一人坐在房內，見雲儂進來，笑嘻嘻拉他坐下。雲儂道：

「請的客都在那裡？」洪二道：

「請的客就等你。」雲儂道：

「二爺，真會拿我開心，我今天還有要緊事體，百忙中趕來。」洪二

道：

「我今天給你商量事件，也不算不要緊。」雲儂不知洪二要商量什麼，

只張兩隻眼睛，癡癡望着，一聲不應。洪二道：

「我現在老實告訴你，你我交情已經好幾個月，總算意氣相投，現在我

要打算娶你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雲儂聽說，低頭想了一會說道：

「前幾天莊四爺，也曾提出這問題，我還沒有答覆，現在叫我如何回答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你呢？真真是一個難題。」洪二道：

「你要嫁四爺，總算不錯，我也很贊成的。不過四爺脾氣是和平，手段倒很辣，你跟了他，要當心一點。我知道四爺從前在北京時候，有一位十幾年老相好，長的也還不錯，四爺關的時候，這位相好真是紅極了。他說東，四爺不能指西，他道南，四爺不能走北。不說別的，只添置鑽石戒指頭練一項，也有百數十種。到了後來，四爺在外國兵營養病，耳聞他那位老相好又辦一個小白臉，四爺却不動聲色，悄悄寫一封匿名信，寄去司令部，只說莊某人所有財產，都在他姘頭陳小玳手裡。司令部與莊四爺作對，方抓不着主兒，得了這個報告，十分歡喜，連夜派人到陳小玳家中，一輛汽車，硬把姘架進司令部。起始念她是女流，還客客氣氣哄她，命將莊四存款繳了出來，



## 說 不 得

卽行釋放。小玳推說不知，只言莊四避入交民巷之後，他的錢財給人家拐的拐，騙的騙，與她實不相干。連問數堂，總是這套口供，一時把問官招惱，也不管你是千金小姐，闖人姘頭，一聲斷喝，按在地下，打了十餘軍棍，拘押起來。小玳自出娘胎，嬌生慣養，那有吃過這種苦頭，自經毒打，一息奄奄，病在看守所裡面，快要死了。後來還是她的一位親戚看不過，把小玳寄存銀行的首飾，變賣數萬銀子，繳了進去，纔把小玳暫保出來，你試想，莊四爺這一着棋子，下的巧不巧呢？我這話並非有意在你面前挑撥，實因有怎麼一回事，說說罷了。」雲憐聽了，心中思潮一時起驚不定，低着頭一語不答。洪二知道雲憐心已活動，急轉了話頭說道：

「這不相干的話，且勿須討論，我的意思，明天是海甯潮期，想請你同

說 不 得

往觀潮，並在西湖盤桓數日。你願意不願意呢？」雲儂此時眼中又覺溫柔的莊四爺，不及爽利的洪二爺可掬，於是慨然答應。到了第二日，二人搭火車到斜橋，改坐汽艇，在海甯園場看潮。潮退之後，即往西湖中西旅館住下。終日鶻鶻鱗鱗，深情密意，徘徊三竿六橋之間，別有一種風流別致，且不去管他。

却說洪二當日在北京時候，曾在石頭胡同，娶一位姨太，名叫雪鴻。因為這位姨太，曾經浣浴過一位閩人，復行出來，取名雪鴻，以示雪泥鴻爪，不忘舊痕的意思。雪鴻雖非多才多藝，却是位多性慾多心計的人物，後來洪二在交民巷兵營休養政躬，雪鴻看他老爺有點不濟事，就想琵琶別抱，重行浣浴一場。虧得洪二眼明手快，把她賺入兵營，從此棘門深鎖，春光不能再

第三回

旅舍偷情老妾候驚奸夢

病牀設誓英雄密訂同心

## 說 不 得

漏人間。雪鴻無可奈何，只得奉湯侍藥，與洪二聊數晨夕，一混三年，洪二時時作詩贊他這位侍妾，是患難中第一知己。此次洪二來到上海，仍把雪鴻帶在身邊，在泥城橋居仁里，租一幢小樓居住。上海本是雪鴻老巢，舊地重臨，茶樓酒館，到處出其風頭，洪二也亦步亦趨，終日做她的侍衛。及至洪二認識雲憫之後，不免見異思遷，戀着眼前知書識字的妙人，漸把常年患難相從的老妾，丟在腦後。大凡娼門出身的姨太太們，對着自己吊膀偷情，視為分所應有，若見他老爺沾花惹草，就要吃醋拈酸。雪鴻見洪二近來服務不勤，貌合神離樣子，心中已生疑惑，處處留心，想抓他錯子。這次見他一去數日不回，就料定他在外面幹不了好年，坐了一輛包車，到一品香找莊四爺打聽消息。莊四這幾天也因為雲憫跑到西湖，鬱鬱不樂，今見雪鴻忽然前來

說 不 得

，打聽洪二行止，恍然大悟，知道雲儂此去，必定中洪二的鬼計。一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微微一笑，對雪鴻說道：

「你要打聽二爺去處麼？我却知道，不過我告訴你，你可不許再告訴二爺。」雪鴻笑道：

「四爺儘管放心，我決不多嘴。」莊四道：

「也能，我且指給一條路，你明天一早就搭滬杭火車，一直赶到西湖，  
包管你把心愛的二爺找着。」雪鴻道：

「謝謝儂，說得好，只是那麼大一個湖子，叫我那裡找去呢？」莊四道：

「你一個聰明人，原來這樣沒想頭，西湖還有多大地方，也不過幾家中

西中華著名大旅館就是了。」雪鴻聽了喜不可言，謝了莊四爺回去。

到第二日，一清早雪鴻搭着滬杭早班快車，赶到西湖。下車之後，先在西湖旅館住下，打電話向中華熙來各旅館打聽，都說沒有。後來電話打到中西旅館，回說這裡住有一位洪義洪大人，不過現刻還在房間睡覺，不敢驚動。雪鴻聽了，知道找到冤家。挂上耳機，馬上坐一輛洋車，赶到中西旅館。到櫃房一查問，洪二住在樓上第八號。雪鴻命茶房帶路，意欲直闖進去。幸虧櫃房掌櫃十分精細，見雪鴻神色有點不對，一面命茶房慢慢引着，一面派一個夥計飛報上樓。那時剛剛十點鐘，洪二驚夢初回，聽夥計報告有一位女太太來找，快要上樓了，吃了一跳。心想莫非漏了風聲，雪鴻找上門來了？急忙披衣下牀，再看雲儼，尙是沉沉睡着，悄悄離開房內。剛走到扶梯轉角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，見雪鴻已迎面而來，冤家對頭，恨得洪二牙癢癢似的，頂好一脚把她直踢到樓下，纔覺痛快。只得勉強笑道：

「你怎麼會跑到這裡來呢？」雪鴻道：

「我來找你說話。」洪二道：

「有話且到客廳說罷，樓上還有別的朋友，說着一直往下讓。到了樓下客廳，洪二沉着臉道：

「你到底有什麼要緊事情，特特跑來這裡。」雪鴻道：

「說來也沒有別的事情，因為你出去好多日，我不放心，特找你回去。」

洪二道：

「回去就回去罷，我本打算今天回去的。」說着一疊聲喊茶房進來算賬

。雪鴻見洪二這般倣作，只是坐着不語，心想你算完賬，總得回房，我且跟你上去，察看察看，再作道理。一時櫃房送上清單，洪二理清旅費，又命在櫃房裡取出寄存皮包，對雪鴻說道：

「走罷！」雪鴻道：

「你不上樓取東西嗎？」洪二道：

「我的東西都在皮包內，走罷。」雪鴻只得跟了出來，到西湖旅館，用過午飯，一直監視着洪二不許多走一步，直到二點鐘，火車鐘點到了，一同回去。

洪二在車上，愈想愈覺可氣，費盡心思，好容易把雲儂騙到手裡，生生給這潑貨拆散，總要一天拿這賤人鑽處，羞辱一場，把她赶走，纔出我心頭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惡氣。不說洪二跟着雪鴻回到上海，且說雲儂一覺醒來，見洪二不在屋內，問茶房。茶房回說：

「今早來了一位女客，說有要事，洪大人忙着算清店賬，就跟這位女太太搭火車回上海去了。」雲儂聽說，怔了一怔，心想這女客是誰呢？莫非洪二太太來了麼？可恨洪二去的時候，也不告訴我一聲。他果然如此懼內，將來跟他，倒要分立門戶，不能給母老虎混在一塊的。現在洪二既已回去，自己留此也沒有意思，決定也搭晚車回歸上海。不料一到采來堂，剛剛進門檻，只聽阿金迎着喊道：

「我不信二小姐今天果然回來了。」雲儂見他說得古怪，問道：

「阿金你這話怎麼說？」阿金道：



「剛纔莊四爺告訴我，說接着二小姐的電報，夜車回來，催我到車站去接，我又不相信，現刻不想果應四爺的話。」雲儂道：

「胡說，我那裡有電報通知四爺。」阿金道：

「二小姐不信，可就問四爺去，四爺還在樓上等着呢！」雲儂聽說莊四已來，心中十分疑惑，也不願得回答阿金，赶忙上樓，三步兩步，跨進自己屋內，果見莊四一個人躺在牀上抽大煙。見雲儂進來，笑道：

「我早料着你今天一定回來。」雲儂道：

「四爺，我那裡有電報給你。」莊四笑道：

「你雖沒來電報，難道不許我接別處的電報嗎？」雲儂道：

「那裡來的電報？」莊四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由洪二爺處轉來的，洪二爺回來，你一定也回來，這是我新發明的一種無線電。」雲儂見莊四說出洪二爺，心中不免有些慚愧，一時答不上來。莊四又搭訕着問長問短，湖上風光可好麼？你這幾日可辛苦麼？雲儂道：

「四爺你不必說這些不相干廢話，我且打聽一宗事體，洪二爺的太太，可是昨天剛來上海麼？」莊四聽說，故作驚訝樣子，說道：

「沒有吧？二爺的太太少爺一家子都在天津，只有他姨太太一人跟洪二爺來上海。」雲儂聽說道：

「哎喲喲！洪二爺還有姨太太呢？怎麼一向我不知道。」莊四道：

「洪二爺沒對你說嗎？我也忘記告訴你，他這位姨太太，是北京南班裏的花魁，洪二爺愛她到十二分，也就怕到十三分。」雲儂聽了，一時心中又

說不不得

急又妬，又酸又苦，氣得眼淚差不多要流下來。莊四看雲僂神氣，知道嗎啡針打中了，若再往下說，怕又着了痕迹，於是復倒頭烟榻，又連抽數口大烟，起來對雲僂說道：

「你剛回來，很辛苦的，我不相擾，明日再來看你能！」說着辭了出去，剩着雲僂一人，躺在牀上，兩眼汪汪，望着煙燈，不住的掉眼淚。思前想後，覺着自己實在命苦，自墮落風塵，原想早日擇人而事，好容易物色洪二這一種人物，自信眼光不差，誰想這薄倖東西，在被底枕邊，把家中什麼話，盡情傾訴，單單把這最緊要事體遮瞞起來。今天若非天使這娘子親身出現，我還蒙在鼓裡，冒昧嫁他，竟成了洪二第二房姨太太，豈不辱煞我柳雲僂身分麼？一時千愁萬恨，交攢心頭，氣一回，哭一回，昏昏睡去。及至半夜

說 不 得

醒來，覺着渾身發熱，兩邊太陽穴，痛似刀割一般，起來呷了數口開水，貼兩塊頭膏，重復睡下。

到第二日莊四來時雲僂竟病在床上，不能起來。莊四走到牀前，揚起羅幃一看，只見雲僂雙頰紅似玫瑰。探手向他額角一按，滾熱似的，忙問道：

「好端怎樣病了。」雲僂本是滿腹悲憤，經莊四一問，觸動心事，一縷酸楚，直透心脾，不禁抽抽咽咽，哭了起來。莊四趕忙細心安慰一番，又替他請醫生診視。據醫生說，是外感風邪，牽動心火，要好好調養。莊四自這日起，早來晚去，捧湯煎藥，奔走牀前，曲盡孝子順孫之道。有時日間有事，忙着出去，不到二三點鐘，又轉回來。每次來時，問過病體之後，總要問一句「洪二爺有來沒有，你的病，我已告訴他了。」雲僂聽見提起洪二爺總

說不 得

是皺着眉頭，搖頭不答。你道洪二何以不來看視雲儂，一因自己在西湖鬧出笑話，不告而去，覺着對雲儂十分對不住。二因雪鴻自挾洪二回來之後，嚴行監視，差不多洪二走到那裡，雪鴻要跟到那裡，弄得不容易脫身，故此雲儂一病兼旬，洪二足跡竟未一造妝閣。雲儂看他這種薄情，益發可氣。又見莊四朝夕不離左右，禁寒惜煖，宛似親人一般，心中十分感激。

到了重陽那一天，雲儂的病已好了九成。坐在病榻上，看莊四抽大煙。

莊四一邊吸煙，一邊告訴雲儂道：

「我們現在快要分手了。」雲儂驚道：

「你這話從何說起？」莊四道：

「因為得了天津老總的電報，催我到不天交接一件要事，我因為你病的

說 不 得

厲害，不能動身，現在你已好了，我要到奉天去一趟。」雲傑道：

「你一去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？」莊四道：

「這却說不定，因為我身上負着接洽事件多的很，到了奉天，也許還要到山東，末了還要回天津開會議。」雲傑聽了，心中盤算一會，想這幾個月來，我在洪莊二人身上，總算花了許多手段，費了不少心思，原想擇一而事，現在那壞東西的洪二，是不用說了，莊四雖然年紀大些，吃上大烟，却喜他家中並無太太姨太太這類貨物，並且我這一場病，虧他照應，看他體貼溫存，倒是一個多情種子，不如提出條件，與他商量一下。果然能如我意，就跟他了，免了長年飄泊，無有歸宿。主意想定，開口向莊四說道：

「四爺，我現在有幾句心腹話，和你商量。在我未病以前，你不會對我

提起摘牌子問題嗎？現在你又惠遠行，我甚想和你商量一下。」莊四巴不得有怎麼一句話，立時把烟槍擱在盤上，睜起兩眼，問道：

「你意思怎麼樣呢？」雲儂道：

「我有幾個條件，不知四爺肯否容納。」莊四又把眼睛閉上，說道：

「你且說來。」雲儂道：

「第一我若跟你，要作正太太，一切結婚儀式，要照娶正室的辦法。第二你娶我之後，一切須聽我約束，從前所有姘頭相好，都要決絕，不得纏三惹四，此後并不得再行娶妾。第三我過門之後，家政聽我主持，家中親戚大小，應待我以相當敬禮，你的子女，應向我叩頭稱媽媽。你能應允這三個條件，我即日摘下牌子嫁你。」莊四聽了，只閉眼睛，一聲不響。雲儂催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你意思怎麼樣呢？可算吃不了這條條件嗎？」莊四忽然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

「我道你有什麼奇貴條件，原來說了半天，沒一條成爲問題。在你提這條件，以爲很鄭重，在我看去，可謂多餘之至。」雲儒道：

「四爺別打哈哈，到底你是什麼意思呢？」莊四道：

「你還不明白嗎？我且告你能，第一，你要作正太太，我家太太已死了多年，你雖不說，我也要把你當正太太看待。第二，我現在已是中年以上的人，有你這麼一個人，我意思已十足，那裡還有精神應酬別人呢？你的醋盆醋甕，趁早收拾起來。第三，我已把你作正太太，親戚大小，當然以正太太敬禮相待，我家中並無小子女，一個女兒，早已出嫁，見面叩了一個頭，稱



說 不 得

一句媽媽，不見怎麼樣，見面不叩頭，不稱一句媽媽，也沒有多大關係。不過我行程已迫，這事說辦就辦，現在不在我容納不容納你的條件，只問你願意不願意嫁我呢？」雲僊聽了，默然一想，莊四所說的話，雖帶點滑頭，但大體總算一一答應，以後再要他寫一張字據，收據手裡，就不怕他不受我擺布。遂說道：

「你既願意，我還有什麼不願意呢？」莊四見大事已定，又與雲僊唧唧噥噥，把退花捐，開銷堂內賞錢雜賬等等手續，商量定了。一臂無話，第二日雲僊就不復接客，預備做新娘，莊四也忙發請帖，籌備一切婚禮。

到了星期日，莊柳二人在大亞東旅館，實行結婚，一切繁文，不必細述。到了晚間，客散之後，雲僊悄悄問莊四道：

說 不 得

「今天賀客怎麼不見你的好友洪二爺呢？」莊四答道：

「你還想念他嗎？」雲嚶道：

「今天幸不見面，見面怪難爲情的。」莊四道：

「你放心罷，這幾日內，包你不會見面，洪二爺早離上海去了。」讀者

要知洪二爲何離去上海，下回再說。

## 第四回

領薪金一篇糊塗賬

求差缺三道沒字書

說 不 得

却說洪義這次來到上海，原想向各處活動，恢復舊日政治生涯，只因給一個柳雲僊迷住，所謂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把一切事業，全都擱下。自從那天西湖失意回來，終日無精打采，後來又聽見雲僊竟與莊佩訂了婚約，益形懊喪。兒女之情既絕，英雄之氣陡長，本想打疊行裝，離開上海，可巧他的老友金鼎彝在本天來了一個急電，催他即日前來，因為已經替他謀得一個極好差事。洪二接了電報，深中下懷，帶着小老婆，連夜乘津浦車北上。到了天津，趁便將雲鴻安頓在天津寓所，就單身一人，出關而去。他此去投効

說 不 得

，本想帶着一副嘴臉，大出風頭。到奉之後，略顯手段，果然大蒙當局賞識，本想給他一個極重要職務，後來不知怎麼樣，僅弄得一個顧問頭銜，洪二十分不得意，就想告病回去。金鼎彝却極力勸阻，并對他說道：

「此次給你一個顧問，並非上頭看你不起，實因上頭看你太重，被一破左右親近吃醋，硬把你壓下。却也因你老哥求進太急，鋒芒太露，以致惹人注目。究竟大才終有重用之日，只須你老哥耐着性兒，韜時養晦，暫屈一時，後來總有得意日子。好在此間財政比較別處充裕，無論顧問諮議，薪水是一律按月照給的。我再指給一個俱樂部，專門為聯絡本省要人機關，你老哥只須把月間所得幾百元顧問的薪水，在俱樂部中給大要人，小要人，應酬敷衍一番，彼此感情一融洽，什麼吃醋妬忌念頭，也就消滅了。既無礙手礙

脚的人，我們也就可一意進行。」洪二見鼎彝說得有理，也就把告假念頭打消。

說 不 得

過了幾日，就由鼎彝介紹到共和俱樂部。供二看見裡面各種賭博都有，麻雀，撲克，牌九，押寶，色色俱全，大的小的，不下數十種，賭客有當道關老，有小機關人員，進出輸贏，有數萬的，有數千的，有數百的，有數十的，大約都是按本人財力，分賭品高下。洪二本是好色不好賭的人物，今日因欲結識一班關人，只得姑充行家，隨和敷衍。鼎彝問他：

「愛玩那一種？」洪二道：

「還是打麻將有點把握罷。」這由鼎彝介紹三人，湊成一棹，分定坐位，就玩起來。鼎彝復取出三百元，交與洪二，暫作賭本。張羅已畢，又向他

說 不 得

方面招呼去了，洪二官運不通，財運却是不錯，那夜打了八圈，第一次試手，就贏了二百多元。第二夜又贏一百多元，於是一連數天，每賭必贏，多則百餘元少也數十元不等。鼎彝看洪二手風甚好，每次總埋怨他賭的太小，若是聽他的話，打一萬塊底五千塊底的，這幾回豈不撈了數萬元嗎？洪二却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來俱樂部，原是聯絡一般武朋友，及一切要人，為將來活動地步。他以為若贏了人家太多，弄得不好，聯歡反致結怨，若自己輸了太多，五萬六萬老本拉出，也實在捨不得。所以鼎彝儘管慫恿他大賭特賭，他總是按着老規矩，打五十塊底，或二十塊底的麻將，每次贏贏輸輸，總不出百十元範圍。賭贏了不用說，有時輸了，錢尾不穀，總是由鼎彝代墊。好在鼎彝每夜都在俱樂部招呼，洪二也靠着有這一個東家，所以一進俱樂部，遇

着武朋友，有邀他打牌，他無論身邊有帶錢沒有，總是坐下應酬。到末了，歸結有鼎彝替他理賬。

有一早洪二剛剛起牀，當差送上一封信，封得嚴嚴密密的，說是公署裏送來本月薪水，守候回棧。洪二接過手，覺着輕飄飄似的，心想內中必定是一張支票。拆開一看，却是一紙賬單，開首第一行，寫的：

「本月份發洪顧開薪費六百元正。」第二行寫道：

「開支項下：

本月十一日共和俱樂部賬房代墊三百元，

又十五日代墊一百元，

又二十日代墊五十元，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又廿五日代墊六十元，

又廿七日代墊九十五元，

又代發汽車費二十五元，

又代墊點心費二十三元，

又代發局票三十二元，

共六百八十五元，

除收六百元外，還透用八十五元，此款歸下月薪費項下扣除。」

洪二看了，十分疑惑，心想怎麼公署所發薪費，竟變成俱樂部一紙賬單呢？難道俱樂部給公署有關係嗎？再看賬單末後，却印了一顆猩紅的圖章，細看圖章篆文，却是鼎彝名字。洪二本是聰明透頂的，料道俱樂部與鼎彝有



說 不 得

第四回 領銜金一驚糊塗賬 求差缺三道浮字樣

關係，立刻寫了一張收據，交來差帶去。

到了晚間，在俱樂部找一個熟人，趁便一打聽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共和俱樂部表面上是大家同人組織，暗中却是鼎彝個人獨立創辦的。鼎彝在省多年，當着各種關差，認識的人既多，所以俱樂部會員，大半由鼎彝拉攏來。鼎彝又能按人分配，先墊資本，隨你們任憑快樂，所以本省軍界政界要人，貪着便利，無一人不在其中消遣。自古道：「贏來輸去頭家好。」不論別的，俱樂部每月只這抽頭一項，也就不下萬金。兼以鼎彝身任公署軍需，並銀行協理，差不多與全省金融界都有關係。到了發薪水時候，鼎彝只須把平日各人與池有出入的將他薪水留下，開一篇俱樂部清單送去，彼此都罷了。好在各人月間薪水，本預備花在嫖賭上頭，既有鼎彝這麼一位理財家，替他

## 說 不 得

熱入塾出，毫不須自己分心，倒也很贊成他的辦法。還有許多說不上資格，及不認識鼎彝的人們，要想在俱樂部運動，還託三尖四，求人作保，向鼎彝介紹，請他墊腰。鼎彝也只看你是本省軍政中人，設得賭品資格，無不結納，所以鼎彝在俱樂部當中，不但是二個窩賭頭家，且兼放利債權者招牌，他每月抽頭一項，利息一項，以及各種措油，收入的確可觀。洪二探得內容，暗暗咋舌，深佩鼎彝算盤打的厲害，好在家中不靠這幾百元顧問薪水，自己此次來此，總算鼎彝在內牽線，所以每月領薪水時候，鼎彝總送一張虛虛實實的賬單，洪二也只好命簽給一條回據，不去管他，一味只向各要人施展交際手段。如此埋頭做了一年工夫，後來果然藉着武朋友勢力，又在北京大鬧特鬧起來。此是後話，暫按下不表。

## 說不傳

且說莊四在上海娶了雲儂之後，就在三馬路如意里，租了一所房間，將才家眷妥頓妥當，遵着老總使命，到處奔走。到了奉天，又往濟南，赶到南京，又往福建，一件任務纔行交差，一個緊要使命又來，終日僕僕道途，差不多都在火車輪船上過日子。真算是國事勤勞，席不暇暖。這一日纔由天津會議散後，乘着津浦車南下，車經泰安站，莊四坐在飯車上用膳，一面吃，一面心中自想，近來東奔西走，耗口舌，嘔心血，苦差總算當數了。所幸今日一場會議，事機總算成熟，此後若是一帆風順，仍可恢復舊日政治生涯，帶雲儂到北京享受點清福，也不枉我年來奔波勞苦一場。一人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聽背後，有個至熟聲音，喊道：

「四爺，你却在這裡。」莊四忙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從前古北口鹽局的舊

說 不 得

朋友林東甫。東甫又說道：

「四爺，你上次不是上奉天嗎？我趕到奉天，你又到南京了，我找到南京，你又來天津，真累我好跑。」莊四知道東甫心直口快，說話從沒關顧，深怕他在飯車上稠人當中，說出不好的話，忙對他說道：

「東甫，我住在五十七號包房，你先到裡面等一等，我吃完飯，馬上就來。」東甫去後，莊四暗想，看東甫那副急迫情形，必定有什麼要事，此人從前很替我料理過許多私事，倒不要錯看他，於是三口兩口，把幾樣湯菜胡亂食完，回到包房，把車門關上。向東甫笑道：

「你有什麼要事，四處跟着我？」東甫道：

「四爺，我不瞞你說，自從替你向黃勉齋扣留那筆款子，給他怪得了不

得，無論我在那一方面，辦理那一宗的事情，他總暗中破壞。我現在本頭生意，遠不及從前，鹽務上也站不住，不得不另打一條出路。天幸四爺又出來了，所以我東找西找，想求四爺給我一碗飯吃。」莊四聽了，一想從前黃勉齋捲款南下時候，多虧東甫，替自己扣留一筆款子。此人對於朋友，總算熱心，照道理不能不照應的。於是故意說道：

「東甫，你家中放着幾十萬生意，何至說到要飯吃。」東甫急道：

「四爺是明白的人，我在生意上能站得住，又何必出來。這幾年東奔西走，費盡心力，總是不得意。若不趁此時候，向別方面打算，到得餓得連長褂都沒有，那時求人，人也不睬我了。」莊四聽了，也覺好笑，說道：

「你找我，是什麼目的呢？」東甫道：

說 木 得

「現在局面既已變遷，內而北京，外而直魯皖等處，四爺都有熟人的意思，更想在政界上活動。不過現在官途中稍可沾潤的，只有煙酒，鹽，縣知事，這三箇世方，我意趁我腰腳還靈動，好把剩的一點老本，再抽出來，放住煙酒，鹽，縣上面發展，撈些利息。」莊四笑道：

「東甫，你算盤倒不錯，不過現在尙未到時機，我替你留意就是了。」東甫道：

「謀事給做生意一樣的，總要預先定貨，到了應用時候，把發票一支，就可掙銀。求四爺先給我定一批現貨吧！」莊四道：

「你說的話，不爲無見，論貨色總算煙酒買賣最好，不過這批貨物，已經有許多股東包銷去了，輪不到我們的。其次便是驟驢知事，所幸缺分尙多

「不過定貨不能空口說白話。貨主是要定錢的，你現在可以拿出多少呢？」

東甫道：

「前數天，我剛把從前買的豐台那塊地皮，賣了出去，變得五千塊錢，就拿他做定錢。何如？」莊四道：

「數目有限的很，我姑且替你試一試，不曉得貨主答應不答應。」說着取出懷中日記本，撕下一頁，把「林東甫」三個名字寫在當中，又在左上角上，寫了「五竿青鹽」四個小字，看過去，好像林東甫用的一張名片似的。莊四又取一個大信封，把小紙片封入裡面，舉起筆，在對面寫道「天津大興里，西天寶李小媽親展」，下寫「佩記」。又取出圖章，在函面蓋了一個猩紅印子，交與東甫道：

說 不 得

說

不

得

「你把這封信，帶回天津，附上五千元支票，去找李小媽。這幾天黃麟震剛在他那裡，碰你運氣，或者能定得一批現貨出來。東甫知道西天寶是天津著名金店，一段武朋友行樂去處，莊四這一張小紙片，其中必定大有來歷。」

車到徐州，東甫就辭謝莊四，轉車北上。到了天津，已是天黑，在德義樓住了一夜。第二日東甫先向銀行打了一張五千頭的支票，又在三不管浴德澡堂，洗澡理髮，把數日來滿身風塵，滌個乾淨。然後換上一套時新衣服，僱一輛馬車，直奔到大興里而來。到天寶堂，剛有四點多鐘，門前汽車已停了七八輛，那些馬弁衛兵，已塞滿門口，東甫心想此處生意真是不錯。側着身軀走進去，門檻毛膠，見着東甫進去，赶忙站起。纔要張開大口，高喊有



客，東甫急走到身旁止住，低聲說道：

「我來找李掌櫃的。」毛膠把東甫瞷上一眼，說道：

「喂！找李奶奶，上這邊來。」把東甫帶到東邊一個房子，向一個紫臉  
臉兩撮鼠鬚老頭子說道：

「這位老爺要見李奶奶你帶進去吧！」老頭聽說先向東甫上下打量一下，  
見他個體厚背，滿面紅光，料定是有錢財東，忙嚥着嘴，說道：

「老爺係貴姓，有什麼事呢？」東甫道：

「我姓林，打徐州來的，帶有莊四爺一封要信，要面見李奶奶。」老頭  
子忙道：

「是，是，老爺係候一候，我進去通知。」不一刻跑了出來，說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請，請！」領了東甫，跨進院門，東甫盤着天寶堂院中很是寬廣，轉灣抹角，繞了好些院落，纔到一欄客室。老頭子讓東甫進去，說道：

「老爺坐一坐，李奶奶就出來。」說完退出，東甫一人在客室裡，見屋中陳設很是清雅，壁上掛了不少字畫，當中是孟恩遠寫的一筆虎，夾的江湖宗七字對聯。左邊掛了一個直幅，是王懷慶寫的行草。東甫看了，心中想道，畢竟武人爽快，大大方方把真名寫出，不比那一般文人墨士，又愛灑墨汁，又是膽小，寫上一條對子，挂在妓女屋內，總要扭扭捏捏，造出什麼居士山人種種名目，對之真有媿色。東甫一人正在屋裡徘徊觀覽字畫，只聽門簾響處，走進兩個十八九歲女子，一人手中捧瓜子碟，一人送上一條熱手巾，笑向東甫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林老爺，坐一會，我嫖就來了。」東甫知道是李小媽帶的小伙計，把手巾接過，隨口問她名字，一個叫翠玉，一個叫紅寶，東甫見李小媽未來，就和翠玉紅寶胡扯一陣。翠玉紅寶也婉轉隨人，極力招待，不像別的妓館，對嫖客有說有笑，對生客又是冷冰冰排出一個閻羅面孔。東甫和二人胡說八道，約莫有一個鐘頭，翠玉忽然側着耳朵說道：

「來了，來了。」忙跑出門外，把門簾高高舉起。東甫只見有一位老太，年約五十左右，皺皮臉上，薄薄施些輕粉，兩鬢星星，却梳得非常光亮。身軀不高不低，略帶微胖，一雙眼睛，閃來閃去，尙帶風流餘韻。就那面龐而論，在二三十年前，必是極出名一朵名花。身穿一件青花緞旗袍，底下兩足，却是很小，款步走進屋內，態度極其安詳。若是在他處遇見，必定疑

說

不

得

她是人家一位闊太太。李小媽一進門，笑着向東甫說道：

「對不住得很，累你老人家好等。」東甫也忙起來招呼，紅寶翠玉見老板已到，就退了出去。李小媽讓東甫坐下，復親斟一碗熱茶送上，然後問道：

「林老爺，聽說你打徐州來的，什麼時候會着莊四爺呢？」東甫應道：「我在徐州會着四爺，到天津剛有一天，就來這裡，因為身上還有莊四爺一封要信，怕誤了時日，故此急急送來。」說着把莊四交給那個大信封取出，送與李小媽。李小媽接過來，先把函面圖章細細端詳一會，然後把信封拆開，取出小紙片，略略一看，仍然放在信封內，說道：

「四爺囑辦事情，我總極力幫忙。」東甫見她答應，又把帶來那張五千

元支裏取出送上，李小媽接過一看，也裝在大信封裡頭，於是向東甫問長問短，現住在什麼地方，從前幹過什麼事情，現在有兼什麼差事。雖是閑談，細嚼她的話，句句都含有意思。東甫覺她語無虛發，心中很是佩服，把自己所當過差使，據實告訴，又將現在目的略略表示。李小媽把東甫履歷，打探明白，就欠身說道：

得 不 說

「那邊幾個老總，還等我打牌，我真忙的不得開交，林老爺儘可多坐一會，我這裡極乾脆，極隨便的，不比別家拘束，有許多不痛快的花頭。」說着一聲聲呼喚翠玉紅寶進來伺候，又對東甫說道：

「對不住，我要失陪了，你老人家若看這兩個孩子不對，我再換幾個上來。」東甫忙道：

說 不 得

「得了得了，你不必再張羅罷！」李小媽退出之後，東甫又與翠玉紅寶胡纏一陣，趁便打聽今天來的什麼客人，翠玉道：

「今天有林將軍，王老總，和我媽在一塊鬥十合。還有黃宏將，胡師長，給上海新來的費大人，李大人推牌九呢！你若愛耍錢，我告訴幾媽，替你介紹好不好？」東甫道：

「不必不必，我們說說話，很有趣的。」東甫看他二人一團孩子氣，又查問她堂裡排酒，住宿，打牌是什麼規矩了紅寶道：

「這裡沒有一定章程，老爺賞多賞少，都是照顧我們生意。」東甫又問：

「堂內姊妹共有多少？」翠玉道：

「我堂裡本有三十八個，前幾天珍珠姊給一位奉天老總帶去，還有一個

小紅給山東劉師長娶去，現在只剩三十六個，聽說過兩天還有幾個新來的。

「東甫道：

「你們堂裡許多姊妹，就是你媽一個領家嗎？」紅寶道：

「是的，我們一切都是聽我媽調動，有專門堂內伺候的，有兼在落子館唱大鼓的，有在下天仙茶園唱戲的。不過唱戲也好，唱大鼓也好，客人們無論招呼那一個，我們都得出來。客人挑上這個，仍可招呼那個，給這個攀相好，仍可再給那個相好。我們吃堂子裡飯，只要討得大人老爺們歡喜，絕不敢爭風吃醋。」東甫聽了，心中暗暗佩服李小媽心思巧妙，這種公開公用的辦法，無怪一班不論精粗，愛乾脆的老總們，個個都跑來報効。那天東甫足足坐了三個鐘頭，纔起身回去。翠玉紅寶，還是屁股糖似的黏在東甫身上，

說 不 得

要留他吃飯，東甫給纏不過，答應明天再來。

東甫回歸德義樓，細細一想，求差缺，走到老鴿的門路，總算奇妙之極了。不知這一寶將來效果如何？又想莊四向來手段極其圓滿，常見他對付求差缺人們，總是滿口答應，交給薦書，總寫得結實親切，到了客去書發，他却另打一個電報，通知前途，說前書爲人所騙，不必實行，弄得人家到死，還不知道是他耍的把戲。他這回給我那封沒字書小紙片看那鄭重秘密情形，或者不是再演那套戲法，但是給無情的老鴿交盤，終是危險，設使李小媽反臉不承認，我豈不白丟了五千銀子嗎？想到這裡，覺着事情辦得不大妥當。

第二日等不到三點鐘，就跑到天寶堂，仍是紅寶翠玉二人出來招待。問他的媽，回說：



「有點不舒服，還沒起牀。」東甫直等天黑，還未見出來，知道見不着，只得回去。

第三日又去，據紅寶說李媽一早上醫院去。東甫知道又是見不着，無精打采，給翠玉紅寶賭說一回，也就回來。

第四日東甫又去，紅寶迎着說道：

「我媽今天病已好了，可以出來會客。」東甫聽了，很是歡喜，心想今天見面，總要想法子要她一個憑據，又想應如何說法，纔見大方，左想右想，直想到五點多鐘，還未見李小媽出來。東甫發急，忍不住命紅寶去請。紅寶去了一會，出來說道：

「現刻我媽正給黃老總搶食狗肉呢！一張臉搶得緋紅，看掉上神氣，進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出很大，我媽搶狗肉時候，最忌人家打斷她的興頭。我不敢上前告訴，你老有什麼事情，明天再說吧。」東甫聽了真是墮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。那天回到旅館，把李小媽前後情形細細一想，愈覺可疑，深悔當日作事太痛快，現在五千銀已落在老鴿手裡，若聲張起來，也很不名譽。本想寫信告訴莊四，又想彼此書信往返，又須數日，並且遠水救不得近火，設使在這數日，老鴿果有什麼消息，現在冒昧寫信通知，豈不被莊四見笑，不如再耐一下子。

到了第五日，東甫到天寶堂時候，出來送手巾，捧瓜子，却不是紅寶翠玉了，另換一個粗眉大眼，二十多歲的姑娘。問她名字，叫做鳳卿，常在下天仙唱黑頭的，同紅寶翠玉二人，回說伴費大人逛大羅天去了。鳳卿人極刁皮，對東甫雖是初次見面，却一味胡來亂扯，東甫滿腔心緒，那有閒情與她

調笑。又見她面貌長得粗黑，種種舉動，極覺可厭，正在不耐煩時候，忽見門簾一動，李小媽攪了進來。東甫一見李小媽，好似見着仙姥一般，忙起來招呼。李小媽對東甫說道：

「我病了幾天，林老爺來了，總沒會着。昨天你來的時候，我又給個老總勝着推牌九，不能抽身出來，因為每次病後賭錢，總是不利，後來擺脫不了，只得上場湊數，開手還順利，到後來十分不好，我拿八點，莊家總是九點，我拿九點，莊家天橫地槓壓下，略略玩了一會，竟輸了三千塊錢，真算倒霉。」東甫好容易盼着李小媽出來，滿指望把謀幹的事情，細說一番，孰知李小媽只管對他講牌經，弄得東甫十分煩燥，口中隨便答應，心中仍想什麼法子，可以把她話頭打斷，引入正題呢？李小媽把牌經講完，又問東甫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愛賭那一樣？」東甫搖搖頭道：

「我對於此道，都不大高明。」李小媽笑了一笑，說道：

「凡是在應酬場面上，賭之一門，是不能免的。林老爺你將來如得了一差半缺，上司有請你捧場湊趣，你難道也是搖着頭辭絕不會嗎？」東甫給李小媽一問，倒覺不好意思，一時答不上來。李小媽又道：

「論理我們堂子裡做生意的人，本不該賭錢，要討各位主顧歡心，就不得不賭，昨天若非我輸了幾千銀子，討得黃隣震老帥歡喜，只怕所求事情，未必那樣痛快答應。」李媽說到這裡，忽又掄起指頭，簞一算，似記什麼數目似的。東甫見李媽剛說到正文，忽又停住，心中益發着急，禁不住脫口問道：

說 不 得

「我托你老人家求的事情，到底怎麼樣呢？」李媽笑道：

「事情總算順手，不過昨天一場牌九，我替你賠幾太多了。」說着由衣袋裡掏出一張紙條，交與東甫，說道：

「你先把這張回執收起罷，遲日事情發表，我再給你道喜。」東甫聽了，十分歡喜，忙接過一看，倒楞一楞，只見上頭寫道：「收到林東甫老爺節賑五千元正，天寶堂具。」東甫心想這豈不是給我開玩笑嗎？明明一張嫖賬，說什麼回執，本要向李小媽問個明白，又一回想，覺着不妥，莊四這次給我介紹，就是一張沒字書，李小媽的回執，當然也是一個隱謎，我若問出來，轉見外行，就假充大方，將賬單塞入口袋，向李小媽拱手說道：

「費心，費心。」李媽笑道：

說 不 得

「這也是您老的運氣。」說着起來，對鳳卿道：

「你好好伺候林老爺。」又對東甫說道：

「我可不陪了，你若覺悶着，可叫鳳卿唱幾支曲子。」李小媽出去之後，東甫覺着對鳳卿鬼臉，實在談不入港。鳳卿還要叫烏師進來，預備唱曲，東甫忙攔住道：

「我還有事呢！明日再來罷。」也就辭了出去。

到第二夜，東甫已經解衣就寢，茶房進來回道：

「天寶堂來了電話，催你就去。」東甫心想半夜三更，又有什麼事故。本想不去，又怕有事，只得披衣起來，坐一輛車，到天寶堂來。李小媽已在屋內等候，一見東甫，迎着笑道：

「恭喜！恭喜！林老爺，今夜黃老總告訴我，青鹽的事件，一時挪不出缺來，今天已替你在這裏鹽署，交了一盤，這張名片，叫你封好，明天一早當面遞給黃政務廳長，必定有好處。」東甫接過一看，仍是一張小紙，上面寫「林東甫」三字，下面一個猩紅圖章。東甫心中十分疑惑，想莊四向李小媽交盤，用秘密法子還可說得去。現在黃隣震薦我到鹽運使署，儘可寫一封大大方方八行書，又何必再鬧這鬼異手段呢？再聽李小媽向自己說道：

「現在時候已經不早，您老明天還要早起見上司，我也不再留你了。不過我試着交盤，總算虧本，將來是要找補的。」說着笑嘻嘻站起來相送。東甫只得起身告辭，回歸旅館。心中仍是疑惑，想這次化了五千塊錢，只買這一張小名片，她說黃隣震向這裏鹽運署交盤，怎麼又叫我去見那位黃政務廳

說 不 得

長呢？牛頭不對馬嘴，莫非上了老鴿的當嗎？那夜東甫在牀上翻來覆去，不得好睡，腦筋中迷迷糊糊，一會做夢見着黃政務廳長，大受優待，立刻挂牌署缺。一會又夢名片一投進去，大遭斥責，嚇得一身冷汗。一夜怪夢重疊，直到天亮，纔清醒過來。心想現刻錢也花了，時刻也到了，無論這片子是吉是凶，總要硬着頭皮，去試一番。遂整頓靴版，預備上衙。看官要知東甫此去有無好處，下面再表。



## 第五回

鬧餉捐打草驚蛇

榨鹽汁借花獻佛

說不

話說上回林東甫託李小媽運動黃隣宸，在鹽務上，交了一盤，李小媽命他去謁見黃政務廳長，東甫疑她說的話，牛頭不對馬嘴，其實李小媽的話，並沒說錯，實是東甫初投政界，對於官場上，黑幕中人物，未弄得清楚，致生誤會。現在在下先把這位黃政務廳長歷史，表白一下，大家也就明白了。且說這位黃政務廳長名叫若節，是浙江人氏，由一個中學堂學生，在東洋商業學堂混了幾年，畢業回來，開手不過在一個銀行當夥計，月薪三四十塊的薪水。後來一躍而為財政部部員，再躍而為熱河道尹，三躍而為政務廳長。

說 不 得

論他年紀，還不到三十歲，總算少年早達了。若縱在宦途，一步一步騰達，並非他的才能出衆，全靠他有個好老子，事事指點，處處提攜，故能一帆風順。他老子單字名叫道，在前清是個出名幕友，到民國是數一數二的理財家，無論你是那一黨，那一系，他都能伸得進去，退得出來，一般總理總統，拜服他是出名理財能手，一上台都要拉來籌款。他雖伸伸縮縮，幹那短命總長，只須在公債上略噴符水，變個把戲，鐵櫃裡的金錢，也就如潮水一般，湧了進來。但是黃道雖能弄錢，却是錢不留手，千方百計，在百姓身上剝了進來，只須三聲兩聲，在么二三四上喝了出去。所以他外面雖負一個侵吞公帑的貪名，內身仍虧了一大筆私債。每次上台，名爲替當局幫忙救急，實都含着自己洗債的意味。無論外面怎麼樣罵他無恥，他總是老着臉皮，幹我的

說 不 得

好事。好在政府只要你能弄錢，就不管名譽香臭，他只要錢能到手，也不管人家說好壞。及至當局難關過了，自己私債洗清了，經人家參了一本，他就縮着脖子，躲去租界。及到當局餓荒了，他的私債達到極點了，經人家保了一本，又伸出老頭，來到北京籌款。所以無論在那一個總統任內，黃道總長名字，總要三浮三沈。他的道德，姑不必說，就他的魔力而論，也就可驚了。這一二年來，黃道雖撈了一票，可以休息一時，也因眼看當局人物，不大合式，犯不着出來賣氣力，終日躲在租界，做些小詩，看些小戲，表面好似優游林下，無所事事，其實他一雙明亮眼光，給探海燈一發，已在四處照射。他看本地軍興之後，民窮財竭，當局身擁十幾萬的兵八，無處籌款，東抓西撮，毫無章程，起初專向幾個反對黨身上想法子，把他在省會經營的家產

說 不 得

，查抄的查抄，拍賣的拍賣，抄完了，賣盡了，經手人的腰包也腫了，八大爺肚裏還是餓的，於是又光顧到本省紳富頭上，倡出一個餉捐的美名，請大家毀家紓難。東敲一槓，西詐一槌，弄得一般紳富，縮頭縮足，躲閃不迭。紳富的油水揩遍了，又看到平民身上了。百姓們做壽，稍爲風光一點，賓客未散，綵騎已至。先把壽翁請去，繳了一批壽禮。民家娶親，稍見排場一點，新夫婦還未同床共夢，製造小國民，而新郎已被傳去，預寫一筆國民捐。如此一來，弄得當地商民，無不叫苦連天，怨聲載道。黃道冷眼看去，的實可笑，心想你們手中，握得如許威權，什麼事不好辦，眼前最好吃，最甜美的，無過當地鹽商金燴祭，在他身上，狠咬數口，榨出幾百萬出來，不算什麼。放着一塊肥肉不吃，却來打小算盤，詐了一個小富戶，跑掉十個大東家

## 說 不 得

，敲了一個小竹槓，誤却一宗大買賣，犧牲許多名譽，所得纔有幾何，賣力不討好，也算外行極點了。本想不管這些閑賬，後來一想，這般鹽蠶，腦滿腸肥，平日也吃的太飽，總要叫他吐點出來，纔合衛生原則。並且這事不趁此刻有強權無公理的時候辦去，錯過時機，也就不容易榨得出他們鹽汗。想到這裡，不覺技癢，私下暗暗做一個條陳，把當地鹽商，從前借過官帑若干萬，虧欠官課若干萬，未繳官息若干萬，歷年息上加息，又是若干萬，略略寫上幾項，已是一百多萬。心想這百萬銀子，已般般點消受，我也不必盡情把鹽商黑幕披露，留些餘味，備他日再行咀嚼地步，條陳做好之後，又想着把自己大名勝人，靠着平日理財老招牌，弄百十萬銀子，不算什麼稀奇，他們武朋友雖然感激我，充其能力，也不過保舉我再當財政總長。外面見我替

說 不 得

他們幫忙，或者轉笑我做武人的走狗，豈不辱沒自己身分，不如把我兒若節名字謄入，代他佔一個好地盤，不爲無補。我雖不十分愛惜這個兒子，但比較那般鹽商，總覺親近得多，主意想定，把若節叫到跟前，將鹽商黑幕，略略告訴他，又把條陳中所指各項，與他解說明白，命他將條陳帶到衙門，趁便呈與當局。若節看這篇條陳，知道是一張陞官符，中心感謝他老子恩惠，真是不可言狀，忙答幾聲「是！是！」把條陳珍襲存了起來。

過了幾天，黃若節上衙門回公事的時候，趁便將這條陳呈進，該省當局那時正爲手下籌款不力，請來老頭票，個個權不出油水，送在監獄裏，個個要死要活，心中十分煩燥。忽見若節遞上這本條陳，說得頭頭是道，不禁又喜又恨。喜的是當此財政枯竭時候，若節竟能想出籌款地方，的實可嘉。恨

的是金愼祭是當地一個首富，既虧官家許多公帑，當日倡餉捐時候，他不但盡情報効，勒捐數萬銀子，反說許多艱難，這種奸商，着實可惡。現既有把握在手，非叫他算個清楚，決不輕饒，於是對若節的實嘉獎一番，立時下一道嚴諭，照條陳所說款目，勒令鹽總金愼祭如數照繳。

金愼祭接到公文，大吃一驚，細看實繳款項名目，都極正大的當，料想這班鹵莽武朋友，如何能知道鹽帶的底蘊，其中必有人指點。細細一打聽，果然是黃若節上的條陳。若節一個乳臭小兒，終日嫖賭巴結上司之外，未必能出這壞主意。這條陳必定是池老子黃道手筆無疑，黃道做過鹽運使，當過鹽務署署長，通國鹽政的利弊，都羅列在他胸中，他現在既向當局把鹽務黑幕，揭開一角，我若不如數照繳，這鹽的飯碗，立時打破，若是繳了進去，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他老先生再動一動筆，揭穿數條出來，我又須吐出百來萬，如此一繳再繳，我的家私，不到幾次，就得破產了。解鈴還是繫鈴人，如今還是先向這位老先生疏通要緊。於是託了黃道一個老友前去說項。不敢指明黃道從中作祟，只說黃道少君在上憲面前，很說得起話，懇請從中帮忙。黃道也知道來意，却大大方方，對他老友說道：

「這條陳實不相瞞，是我手筆，我並非願意做的，實迫不過纔寫點出來，並不是給金愼榮開玩笑，實是替愼榮解圍。因為當局知道鹽商積弊甚深，又知道我是老於鹽務的，三番四次，託人示意，要求請教，請我把鹽商黑幕，悉數抉出，藉籌一筆軍餉。這事遠在數月以前，我以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，竭力拒絕。當局對我很見不滿，我也不以為意。近來聽見小兒說：當局因



說 不 得

軍餉急迫已極，要打電報到山東請教一位老鹽務姓彭的，打算將此地鹽汗，狠命榨他一下。我想此地鹽商黑幕，若給姓彭的盡數披露出來，不但慎榮破產，連此間市面也受影響。我爲顧全地面起見，迫不得已，急急草了一個條陳，由小兒遞了進去。明爲替當局籌款，先拿一杯水，止他們慾火，暗中實是替慎榮解圍。若我果與慎榮過不去，試問他們短得款項，豈只我所指那幾條。他們都是內行明白人，細細一想，就知道我的苦心。現在軍權時代，他們手槍，誰不得人，並誰不得什麼法律。既然開口，總須給他一點，請老兄轉達慎榮，不要多耽擱，作無效的運動，還是快快把款子弄清，是要緊的。只要姓彭的不出來教唆，就不安無事了。黃道的老友聽他口氣，知道他一邊打人，一邊賣好，回去報知慎榮。慎榮再精靈不過，忙把家中收藏貴重古

說 不 得

董字畫，檢出數件，送與黃老先生清玩。一面撥了一百萬款子繳進。當局見不出幾日，不費心思，唾手得百萬進款，十分歡喜，稱讚若節，不媿名父之子，家學淵源，畢竟不凡。於是該省凡與財政有關係地方，都把若節名字註了進去，以便襄理幫忙。又遷怒王運使辦事不力，參他一本，暗保若節繼任，所以當時黃若節雖爲政務廳長，實是鹽運使候補者。

東甫那裡知道這段官場黑幕，當日趨轅求見，名刺投進，實懷着鬼胎，深怕觸怒政務廳長黃若節，討一場沒趣。豈知片子進去，立刻請見，見面又大大敷衍一番。東甫心中已是十分詫異。第二天一角公文下來，派東甫在政務廳某科辦事。東甫纔知道老鴿交的小片，比命令還靈，不過幾禮拜，若節署鹽運使命令也發表了。走馬到任，立刻就委東甫一個鹽場知事。論缺分，

一年有二萬盈餘，東市本利兼收，十分得意，心中感激莊四栽培，飲水思源，急忙恭修稟帖，報答恩公厚德。那知東市得意修函報謝之時，正是莊四左右爲難之日，諸君要知是智多謀的莊四，爲什麼事情難倒了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說 不 得

第六回 營金屋舊歡重拾 浴溫泉二美爭風

說 不 得

話說莊四從前那位舊相好陳小玳，自經莊四躲入交民巷，累她受了一場官司，出獄之後，美人憔悴，已無復當年妖嬈舊態。所姘那位小白臉，也不知去向，自己家宅歸爲官廳所有，親戚朋友大半星散，知道北京站不住，病軀養好，就往上海找她丈夫去了。她丈夫名叫應波，若論儀表，身軀魁偉，一張豐滿的白臉，比莊四滿面煙容，縮肩駝背的樣子，漂亮得多。小玳所以不愛他，或者因他說話聲音，不及莊四宏亮，逐日不務正業，專愛打鼓敲鐘，吟經齋醮，幹那老道玩意兒，不及莊四能在政治舞臺耍手腕，撈錢財，供她揮

說 不 得

響。當莊四圍的時候，應波很叨老婆錯帶邊的福氣，不但月間坐領數份乾薪，連嫖費，賭費，應酬費，也都出在莊四身上。後來莊四走入交民巷，小玳又被官廳請去，嚇得這位公婆主義實行家乘夜跑到上海，縮頭不迭。住了數月，金盡裘敝，正在禍栖皇皇，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小玳又找他來了。應波好似得了一枝搖錢樹，搖而擺尾，高興非常。小玳這兩年來，往來津滬之間，雖藉着平日交際手段靈敏，刻意吊膀，無如色身漸衰，上鉤者的實有限。自己素常使用，本極揮霍，進少出多，弄得手邊非常拮据。這日正在屋中悶坐，忽見應波笑嘻嘻跑了進來，說道：

「我們運氣又來了，財神爺又來石顧。」小玳攢着眉頭說道：

「應波！你這瘋瘋癲癲的，到底爲的什麼事，莫非得了香檳票的頭彩，

說 不 得

這樣歡喜。」應波搖頭道：

「不是不是，我們那位財神莊四爺又上台了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小玳道：

「你別造謠言，何以我沒聽見這消息。」應波道：

「你平日何等精明，近來真是窮得發昏。連這天大的事情，也不知道。現在時局變遷，四爺從前跟的那位老總，又要出山問世，四爺當然也跟着出來，四爺現在已經進京，不但把從前給人家佔去屋子，都討了回來，還領了一大筆酬勞費，報他年來東奔西走的辛苦。我看不久什麼總長督辦的明銜，又要加在四爺身上，這不是一宗極可喜的事情嗎？我想四爺倒霉時候，你也跟着倒霉，現在四爺得意了，他應該給你好處。我們快些上京，免得在這裡

挨窮受苦。」小玳聽了一番報告，也覺歡喜。回頭一想，當日莊四不得意時候，背着池偷姘小白臉，現在他得意，再去找他，未免難以爲情。應波見小玳躊躇不決，深怕錯過機會，又說道：

「四爺極講面子的，你不見面罷了，見面總能生情。」小玳細細一想，覺應波說的話很有理，並且自己與莊四，不過那麼一回事，並不是什麼正式名義，一定要學節婦貞女行爲，難道莊四見面真要斥罵我不成。縱使他不似從前情好，我只說一場官司，受他拖累，請求幫助，他也不能不敷衍了。苦是害羞不去，倒落池講一句便宜話，說我做賊情虛，更不合算。小玳前後細細斟酌一番，遂決計收拾行李，攜帶應波，前往北京，拜訪財神。

却說莊四自從那天天津會議之後，搭津浦車回歸上海，知道一切火藥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，都埋伏妥當，不久就要發動，日與雲僊，聽歌飲酒，坐待好音。不到幾時，果然一聲霹靂，風雲變色，平日信仰那位老總，功完行滿，應運出世，超度衆生。莊四是老總坐下敲木魚的大徒弟，萬難離開左右，就一通快電，二通急電，催他晉京，參贊密勿。莊四知道機會已到，攜帶新寵，率領僕從，浩浩蕩蕩，乘著專車，來到北京。莊四這次奉命入朝，比那夜私逃出境，自是不同。專車一到車站，一切朋友親戚，幕僚舊屬，闊老窮士，大人小的，擠擠擁擁，前來歡迎。莊四下車，見月台上滿是人頭，一時也無從辨認，只得嘻嘻笑臉，俯下身軀，半蹲半鞠，做出十分謙和感謝樣子。走出車站，乘着汽車，一溜烟回到廬所。一跨進門，見院內屋裡，黑壓壓已站滿客人，遂又俯下半身，斜着眼，張開兩手，表示向衆人招呼。走入屋子裡，揀最親近



最關絳的一二人，說了三五句官話。當差回報府裡電話前來催請，又忙忙走出，坐上汽車，去議國家大計了。這裡遺下一班承望貴人顏色的客人，但不能與貴人說一句話，連貴人的貴聲，也聽不見，只得明日再來伺候。

莊四到京，將近一個月，逐日辦擋國務家務，應付闊人窮人，忙的不得開交。一日正在煙榻上吸煙，老僕阿遂前來回道：

「剛才陳姑姑太來了電話，現在已到北京，住在東方飯店，問老爺什麼時候在家。」莊四聽了，倒吸一跌，心想這女魔王，若闖進我宅門，給雲儂知道，必弄得家口不安，這事倒要仔細對付，免露出馬脚，悄悄向李遂問道：

「陳姑姑太來了電話，你怎麼回覆呢？」李遂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小的只告訴她，老爺不定什麼時候回來。姑太太又說：老爺回來，可打電話通知，要親來說話的。」莊四點頭道：

「是了，你出去吩咐預備車，我要出門。」李遂答應兩聲「是！是！」退了出來。剛走到門口，莊四又喊他回來，輕聲說道：

「剛纔姑太太來的電話，不必再提。」李遂又諾諾連聲答應着退出，自己去招呼汽車，伺候大人出門。這裡莊四，急急抽了十數口大煙，把精神提足，又燃一枝呂宋煙，啣在嘴內，然後咳嗽下床。找雲僮打一個照面，略略說了幾句話，只推外間還有應酬，坐上汽車，一溜煙奔到東方飯店。進門問西  
息：

「陳太太住在那一號？」西崽楞一楞，回道：

說 不 得

「陳太太却有二位，不知老爺是找那一位，住第幾號的。」莊四給西恩一問，倒自覺好笑，頗悔剛纔慌張，未向李遂打聽明白，遂自向壁上掛的旅客姓名表一看，果然牌上寫的兩位陳太太，一住二十一號，一住三十八號。莊四心想，這那能冒昧亂指，萬一錯了，豈不笑話，一面想，一面又往下看。看到五十八號，見寫着「陳應波」名字，心想原來這位默大爺也帶來了，遂對西恩說道：

「我就找五十八號陳先生罷！」西恩引莊四到五十八號，方欲報道有客，莊四已把虛掩的房門，輕輕推了進來，一眼看過，見應波坐在屋內大方椅上，一脚翹在桌角，手中拿一張報紙，口內學着道聲腔念着。小玳鞦在鐵床上，一手托腮，像思念什麼似的。地下亂七八糟，堆些箱籠衣包，好似下車落

說 不 得

店不久的樣子。小玳眼尖，見莊四進房，霍地由床上跳了下來，叫聲「四爺」。應波連忙放下報紙，也走過來招呼。見莊四儘對着小玳說話，自己插不上口，向棹上斟一杯茶，送與莊四，垂手站在旁邊。還想應酬幾句，見小玳惡得很瞅他一眼，就縮一縮頸，伸一伸舌頭，躲了出去。莊四見應波不在跟前，又挨進一步，小玳一把拉住莊四的手，說道：

「四爺你累我好……苦……呀……」一語未完，眼淚如珍珠一般，簌簌落了下來。莊四見小玳雖然比從前憔悴許多，嬌娜腰肢，柔媚眼波，仍不減當年風韻。覺這半老徐娘，若慕若怨的神情，煞是可愛。果應了應波說的那句話，不見罷了，見面總能生情，覺得當日寄履名帖，害他受苦一場，未免太狠毒。急忙安慰道：

「小玳，我們今天重行見面，應該歡喜纔是，怎麼反哭起來。」小玳抽抽咽咽說道：

「你們男子，受了冤抑，不見怎麼樣，我們女人，有點委曲，是受不了的。你試想想，那天殺千刀的司令部，找你不着，把我拉進去拷問，天下有這種暗無天日的事體嗎？」莊四忙道：

「這件事，當日我在裡頭，也略略聽見，非常替你着急，恨不得一步闖出，把你救下。好在現時又是我們的天日，終有天替你報仇雪恨，這過去不如意的事情，不必再提，提起轉見傷心。」小玳經莊四一番安慰，也就把眼淚收住，又問道：

「你每天什麼時候在家，我可以去找你。」莊四心想我家有了那一位，

說 不 得

豈比從前，任你胡來亂走，遂說道：

「我現在一天忙到晚，差不多沒有在家時候。」小玳聽了很不高興，若照從前癖氣，必定向莊四發作一場，不過現在有求於人，只得忍着氣說道：

「我聽見你現在住的屋子很大，想必空閑下不少房間。」莊四一聽，知道小玳言外之意，仍想照從前辦法，收拾一間臥房，與他居住，急忙說道：

「我現在住的屋子，雖然略大一點，地道過僻，很不便當。我想過幾天，把東城那間房子收回，收拾出來，你搬進去，彼此來往，較見便利。」小玳見莊四說話，躲躲閃閃，不把真情告訴，心中不免有些酸氣，冷笑道：

「四爺，你也不必這樣，藏頭露尾，你道你在上海堂子裡弄個人兒，我不知道嗎？現在你宅內既有那位令寵居住，自然就沒有別人的分兒了，請你

也不必費心，把東城那房子收拾出來，我是不敢當的。」莊四見小玳說話尖利，忙陪笑道：

「小玳！你別疑心，你我情分，豈比尋常，別的不用提，你試想當我斷絃之後，不是給鄭家定了親事麼？女家已把姑娘由南邊送到天津，後來這位姑娘，聽說我身邊有你這麼一個人，提出條件，內中有一條，要我與你脫離關係。我以供養丈母娘，照顧小姨子都可履行，惟獨與你脫離關係，是辦不到的。那位姑娘，就一氣南下，這事你應該還記得。我當時正正當當要續娶一位正室夫人，尚且因為你，寧願把婚約解除，而況現在那個堂子裡貨色，不過一種臨時式的玩意兒，算得什麼，豈有把你我老交情棄掉的道理。我這話，若有半點虛假，就是玉八且生的，下牢落獄，不得好死。」小玳見莊四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賭咒，急攔住道：

「罷了罷了，你這賭咒口頭，我早已聽慣，不道到了現在，還是未改。你這兩年，牢獄之災，安知非平日口頭許了出來的。」說着撲嗤一笑。莊四見小玳笑了，知她醋意已消，又加意溫存一番，討得小玳十分歡喜，然後辭了出來。

過了幾天，莊四果然把煤渣胡同一幢房子，收拾整齊，請小玳夫婦搬入居住。自己每日抽空，總要到她家裡盤桓一二句鐘。應波叨老婆貴福，也就身兼數差，把渾身打扮給花蝴蝶一般，終日或在胡同內逛姑娘，或在人家充老道，各樂其所樂。

光陰過隙，又是夏天，北京闊老們，照例要向西山避暑，有別墅的，住



自己別墅，無別墅的，也要在大飯店，或是古寺裡，包一兩間房間，以備星期日前來抽換新鮮空氣，休養政躬。莊四生平雖好置產，但他性近市塵，不愛泉石，所以在北京建了許多連雲甲第，在西山却無片瓦半椽。他見同時一轍關老，都向西山賣弄臭架子，也就摹仿時髦，在西山旅館，包定一個房間，偶遇閑暇，或携雲僮，或帶小玳，前往溜躐。雖不知探幽攬勝，領略山泉林壑之美，但浴溫泉，吃大菜的風頭，却是出一氣。

有一天正值禮拜六北京天氣極其酷熱，小玳忽高興，要想往西山洗澡。本意要約莊四同去，等到二點鐘，還未見前來，又想莊四生平不愛洗澡，若約他去，未必願意，不如我先去洗澡，在旅館等他，較見妥當。遂一人坐輛汽車出門，並吩咐家中，今夜不回來，四爺來時，告訴他，我在西山旅館等

說 不 得

着。小玳到了西山，先往黑龍潭溫泉洗一回澡，吃點點心，看手表已經五點，心想莊四此刻或者已到西山，遂坐山兜到山脚，仍換上汽車，趕到西山旅館，進門問道：

「莊四爺來了沒有？」茶房回說：

「沒有。」小玳道：

「我是莊太太，四爺定的那間房間，可開出來。」茶房聽說是莊太太，又彷彿見過一二次，就引着小玳到莊四包定那間房間。小玳因天氣炎熱，剛纔洗澡，出汗太多，又坐山兜汽車，趕來趕去，一路山行顛頓，覺得十分疲憊，進房略進茶水，就和衣臥在牀上休息。

躺了一會，剛要朦朧睡去，耳邊似聽窗外有個女人聲音罵道：

「那個莊太太，我就是莊太太。」又似有個男子聲音，低低的不知說了什麼，那女人又高聲罵道：

「混蛋……瞎說。什麼東西，等我瞧瞧……」小玳正在驚疑之間，忽聽房門砰的一聲，一個少婦淘淘地闖了進來，渾身打扮，極其時髦，年紀約在二十三、四左右，面龐長得很是嫵媚。小玳心中一動，此人莫非就是老四弄的那個堂子野貨柳雲櫻嗎？雲櫻一進門，見牀上果然躺着一個中年婦人，滿臉厚粉濃脂，衣褶穿得非常華麗，不禁心頭火起，指着小玳罵道：

「那裡來的暗娼娘子，膽敢冒稱我莊太太的名義，佔據房間。」小玳見了雲櫻，已經滿腹酸者，兩眼發紅，又聽惡語相侵，那肯退讓，也就破口罵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爛婊子，知道你老太太是什麼來歷，我沒上門把你趕出，已算恩典，你反來冲撞討死。」雲僊益發大怒，喊道：

「反了反了，茶房快把暗娼逐了出去。」小玳也嚷道：

「茶房，快給我這婊子掃了出去。」茶房聽說你喊逐，他曠撞，都是太太，那敢動手，只有站着瞪眼發直。小玳雲僊見茶房叫不動，益發大鬧大嚷，殺千刀，爛貨，婊子，淫婦，彼此對口相聲，愈罵愈上火，竟扭在一團，你擰我屁股，我抓你頭髮，急得茶房不住的連聲喊道：

「太太住手，太太住手。」旅館住的許多游客，聽見女人叫罵的聲音，只道是胡同裡姑娘吃醋爭風，密密層層，圍在門口看熱鬧。有幾個向茶房打聽，知道是莊四的太太，就交頭密語，指指點點，老的是某人，少的是某人

說不

。在那裡譏笑。小玳雲僂，正注全神厮打，那管得許多。後來還是遊客當中，有位金署長的姨太太，在上海認得雲僂，實在看不過，分開衆人，冒險上前，把雲僂拉出。雲僂給小玳扭了一會，已是筋疲力竭，見有人來勸，趁勢罷手，跟金姨太太到她房間去了。小玳見雲僂已去，自己弄得髮亂釵墜，衣裙凌亂，不成樣子，一面哭，一面仍是大罵。罵完雲僂，又罵茶房招呼不周，將來定叫莊大人，來討你旅館。罵一陣，哭一陣，見無人睬，也就訕訕的坐汽車，進城找莊四算賬去了。雲僂經金姨太勸到屋裡，問起原因，雲僂說道：

我今天因爲天氣太熱，叫我老爺回來西山避暑。老爺告訴我，今日府中會議，怕散的太晚，叫我先來，他會議散後，能趕得出城，一定來的。若

說 不 得

趕不上，明日是星期日，一早準到。叫我只在旅館等候。不想他却安下壞心，先弄一個人兒，在他包定房間，特意來糟蹋我，你想這班男子，存心可惡不可惡。我非趕回去，與他算賬不可。」金姨太道：

「你老爺，不說會議散後就趕來嗎？設使你走回去，他又來了，豈不相左。」雲儂道：

「這壞東西決不會來的，他是有意給我開玩笑，不知其中還安什麼壞主意，我非回去質問他不可。」金姨太見苦留不住，也就放她去了。

且說莊四那天在府中會議散後，已是七點多鐘，想往西山，已來不及，不如到小玳家裡，多盤桓一會。出府之後，一直來到煤渣胡同，一進門聽說小玳已往西山，倒把莊四驚了一跳，心想這兩個女魔王混在一起，那能相容

說 不 得

，必定大鬧大戰，這一場惡醜，如何掩飾呢？急得抓頭挖耳，坐立不妄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正在着急，忽聽門外嗚嗚的一陣汽車聲音，小玳披頭散髮，滿面淚痕，由外面跑了進來。一眼看見莊四站在屋裡，就如飢鷹撲兔一般，斜着身軀，一頭撞到莊四懷裡，哭道：

「我不要命了。」莊四急忙把她扶住，假作驚惶，問道：

「什麼事！什麼事！慢慢說來，別哭。」小玳哭道：

「你快把那婊子趕掉，她不走，我是不活的。」莊四故意問道：

「到底是那一個得罪你。」小玳道：

「還有誰，就是你心愛的柳雲儂，我今天在西山旅館遇見她，她竟出手打我。」莊四道：

說 不 得

「哦！是了！你今天上西山去，爲什麼不事先告訴我，我把她壓住，就免得衝突。」小玳道：

「若照你說，我走一步，都要告訴你，如此不自由，還成什麼呢？」說着益發黏在莊四身上，攪嬌大哭。正在不可開交，却見應波口內哼哼，唱着道詞，由外面走了進來。小玳見應波回來，當着他丈夫面前，不便十分縱肆，哭聲畧止。莊四趁勢把她扶在椅上，對應波說道：

「她今日很生氣，你快來招呼，我有要事出去，一會再來。」說着戴上帽子抽身就走。莊四去後，應波細問情由，小玳把在西山給雲儂打架情形，訴說一遍。應波道：

「我看這事要四爺趕掉雲儂，是辦不動的，若藉此題目，敲四爺一個小



竹槓，是很容易。」小玳恨道：

「呸！不爭氣的東西，只知道要錢。」應波縮着脖子，嘻嘻笑道：

「當這個年頭，有什麼法子呢？」

說不  
得

不說小玳夫婦密議要敲莊四竹槓，且說莊四出來，坐上汽車，趕回家中，淮門先捏一把汗，生怕雲儂見面，又要大曬大鬧，尋死覓活。走入內院却靜悄悄的，毫無聲響，十分疑惑。問家人：「太太回來沒有？」回說在內屋躺着。莊四走入臥房，見雲儂面朝裡，躺在銅牀上面，知道她在那裡生氣，只得硬着頭皮，上前輕聲問道：

「你怎麼又回來了。」問了兩聲，雲儂纔慢騰騰的，把頭轉出來，惡狠狠瞅莊四一眼，說道：

說不 得

「老四，你應該記得那三個條件吧！」只說完這一句，又閉着眼睛，掉頭向裡面睡去。莊四涎着臉，伸手搭在雲儂香肩，問道：

「你好端端的爲什麼又生氣呢？」問了一聲，不應，再問一聲，又是不應，莊四用手在她肩上一搖，又連問兩聲，雲儂只是不睬，弄得莊四無法，退出外間。心想雲儂若是哭嚷，我倒容易哄騙，她現在冷冰冰的只是不言不語，弄得我無法可施，看她神色，自然是知道我和小玳情事了，她現在不說出，我如何可提起來呢？此事最好能請一個能言善說的中人，從中調和，或能轉圜得來。若彼此一味對僵，她那種斬釘截鐵癡氣，弄得不對，只怕會出大亂子。但是在北京朋友當中，和雲儂相熟的，又是什麼人呢？凌章乾是她老朋友，只嫌口才太拙。洪二口才最靈便的，但他見我要了雲儂，已經

說 不 得

吃醋，若請他調和，趁便再挑唆幾句，豈不更糟。莊四想來想去，想不出一個相當人兒。正在屋裡旋轉的轉，忽見李遂送進十幾封信來，放在桌上。莊四怕裡頭有什麼要函，攢着眉頭，一封一封，拆開觀看。起先數紙，都是親戚朋友求差事，交條子的信件，莊四看完，一古魯往桌下字篋一攤，後來看到林東甫的謝函，也扔在字篋，最後拆出一張請帖，莊四一見底下名字，心中大喜，自罵道：

「我真氣得糊塗，放着怎樣一位教星，我不去請他來解圍，真是該死。遂把請帖放在桌上，走入臥房一看，雲儂仍是面向裡編書。知道一時絕不會找他，就走出屋，溜烟坐着汽車，去請教星去了。看官要知莊四請的什麼人，下回再續。」

說 不 得

第七回

背德忘恩叛師作婦媼

趨炎慕勢棄婦認螟蛉

却說莊四有個好友，姓陳名志，因他行三，人家都叫他做老三，生得儀表非凡，饒勇善戰。從前在田老將帳下，充當一名將官，轉戰江東，立下不少功勞。後來田老將坐鎮浙西，老三已由團副升到師長，手帶數萬健兒，隨侍入衛。浙西本是著名膏腴之地，民國十餘年來，未嘗遭過一次兵燹，物阜年豐，比那蜀黔等省，真有天壤之別。老三住在這麼好地盤，宛似虎入羊羣，任意獵食，除尅扣軍糧，搜括民脂之外，就是徵歌選舞，怡情聲色，一連娶了七位小老婆，偎紅倚翠，恣情娛樂，極盡儒將風流之能事。如是數年，

說 不 得

老三腰包，至少限度，也有千數百萬，

一旦江南烽烟四起，田老將爲着地位問題，不得不出來一戰，就命老三率領手下雄師，抵擋前敵。在老將意思，老三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，自己生平訓練勁旅，也都交付他手裡，命他獨當前敵，是萬無一失的。那料老三這幾年住在西子湖畔安樂窩裡，把一條百戰疆場鐵打的身體，爲色聲所陶，已成一個虛怯的書生。自奉老將命令，命他打仗，心中十分不願。不但他不願，連他部下將官兵士，也沒一個願意。因老三所部將卒，大半是山東大漢，平日一身光棍，驍悍非常，自入浙江，住了數年，粗魯性質，給清麗山水淘化，一個個娶妻抱子，喝黃湯，暖火腿，已無復當年赳赳態度。一旦叫他打仗，拋妻棄子，幹出生入死把戲，誰人願意。但是老將軍令已出，不得不遵

說 不 得

，老三把隊伍開到黃渡，縮縮進進，打了幾陣，沒有什麼大輸贏。後來敵方添了生力軍，自己大本營內部又生變動，老三一看，心說不好，我若一味拚命，替老將出力，打贏了，好處有限，若打輸了，進退失據，犧牲部下數萬兵士，沒有什麼可惜。若把我在浙江歷年手置偌大產業，給人收沒，豈不白丟心血。識時務爲俊傑，事到如今，我可顧不得恩帥了。只好穿上灰色號衣，變做蝙蝠，暫看風勢，再作道理。

那夜田老將開軍事會議時候，老三當場說道：

「現在我軍連戰皆北，外有強敵，內無援師，餉糈俱絕，士無鬥志，若再硬幹下去，不過同歸於盡，師長愚見，還是請恩帥顧念部下數萬生命，暫行下野，俟到了相當時機，再出來爲國宣力。」老三說完這話，當時坐中惱

了」位老將的義兒富仁，掏出手槍，要向老三拚命。田老將見當此危難關頭，自己拜門的學生，一手提按的心腹，尙且說出這種忘恩負義話來，知道大勢已去，忙把富仁喝住，說道：

「罷了，事到如今，自家人不要再火併，各走各的路罷。」當夜田老將把軍需處存的四十餘萬銀子，全數提出，帶同妻子，搭日本輪什麼丸向別府遊歷去了。

老三逼走老師之後，率領部下，退回浙江，看看風色不對，忙把兵權交還主人，自己討得一個空空洞洞的頭銜，收拾細軟財寶，來到上海，在一品香，開了房間暫住，終日尋花問柳，倒也逍遙自在。

有一天老三剛打房間出來，忽見對面一個年輕女子，山自己身旁掠了過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去，身上穿一件玄色旗袍，袍上前後襟繡着兩朵鮮花，足下蹬了一雙光漆縷花錐底的皮鞋，一路登登，走了下樓。腰肢婀娜，身段苗條，十分好看。面龐雖未看得十分清楚，覺得一張蘋果的臉，兩隻眼睛黑溜溜光閃閃，煞是風流可愛。老三本是好色之徒，遇着這樣縹緲人物，如何放得過去，一雙饞眼，直望女子背影，送她下樓。自己兀自一人，站在樓前痴痴發呆。心想這個女子可算爲絕色了，那裡來的，正在猜疑不定。又聽皮鞋登登的聲音，剛纔下樓的那個女子，又走上來了。行經老三身旁，見老三一雙眼睛淨釘住她身上，女子鬢上雙渦微動，似露笑意。走到了二十七號房間，把鎖匙插進房門，忽回過頭來，向老三微微一笑，翩然進去。一時弄得老三六神無主，七魄失依，麻木一會，纔定了神，心中想道，這女子是那一路貨色呢？照她變



說

章打扮，好似良家婦女，看她舉止行動，又像堂子裡人物，到底是什麼人呢？一時委決不下。一眼看去，有一個西崽，手中拿了一塊擦地布，正在樓前擦地。老三認得他名叫麻六，急向他招手。麻六連忙扔下地布，趕了過來，問道：

「陳大人，有什麼吩咐。」老三道：

「你知道剛纔走過那一位堂客，是姓什麼。」麻六道：

「可是住在二十七號房間那位奶奶嗎？」老三點頭道：

「是的」。麻六抿着嘴笑道：

「大人不認得她嗎？她是潘五奶奶。」說着，伸一個指頭出來說道：

「上海灘上頂瓜瓜的。」老三聽了，不禁暗贊道：

得

說 不 得

「果然名不虛傳，這個雛兒，實在長得不錯。」麻六見老三只痴痴仰着頰子，一言不發，又搭訕說道：

「大人若要會她，只須找櫃上阿貓說去。」老三會意，向麻六點頭一笑，就命他叫阿貓進來。且說這位潘奶奶，名曰青史，是蘇州著名巨富潘家裡一位少奶奶，潘家因財多品雜，家庭中生出笑話，編了十部小說，還說不完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。這位五奶奶，尤其是出類拔萃新人物，自他丈夫老五死後，五奶奶不甘寂寞，孝尙未滿，就在外頭，大開房間，姘小白，吊戲子，鬧得一塌糊塗。潘家因她鬧得太不像樣，不如把他休了出來，免玷家聲。潘五奶奶本恨這舊家庭縛束，一朝得脫樊籠，深合私願，仗着自己有點私蓄，在上海選美揀後，的實快樂一陣。後來私囊罄了，自己不能倒貼他人，就硬他

## 說不待

人津貼自己。嫩面龐本長得不錯，再加她平日名氣，這風聲一傳出去，就有許多色中餓鬼，上門報効。潘五奶奶見生意興隆，也就高抬身價，人家鹹肉，不過二三十元一斤，潘五奶奶的門市，一百元起碼。上海灘的貨物，不怕貴，只怕不出色，既出色了，無論居寄到什麼地步，都有人前來光顧，所以潘五奶奶的顧客，很有幾個。消魂一度，化上一千八百的，潘五奶奶見這無本生意，比那交易所買空賣空，安穩十倍，也就樂此不疲。把一品香二十七號房間，權當臨時事務所。櫃上阿貓，就是獨惟一的拉皮條馬泊六。

老三在浙江時候，早已聽見潘五奶奶芳名，只苦無緣見面，今日無意相逢，潘五奶奶又送他一個極甜美的眼風，老三如何按捺得住，當時命麻六去找阿貓，自己便退入屋裡等候。不一會阿貓笑嘻嘻推門進來，老三向他說

說 不 得

道：

「阿貓，我找你的意思，想麻六已經對你說過。」阿貓笑道：

「是的。」老三道：

「我最性急不過，凡事說幹就幹，不能慢慢做文章，你就向那邊介紹，把她請過來。」阿貓見老三是性急，便斂住笑容說道：

「這事只怕不能那末乾脆吧！潘五奶奶在上海灘上的名氣，三爺應該知道，不比別人家，可以一拉就攏。」老三道：

「若要慢慢兒吊膀子，我又何必找你呢！你可不要推三阻四，這責任都在你身上。」說着取出六百塊鈔票，遞給阿貓道：

「這一點意思，算我第一次贊見，你好好幹去，另有重賞。」阿貓見老

## 說不 得

三出手就是六百元，知道這買賣大有油水可揩，忙又嘻着臉笑道：

「我姑去試一試，若碰了釘，三爺可別嘆怪。」老三伸着指頭，似放手槍想勢，向阿貓一指，說道：

「你若空手回來，我就賞你一粒衛生丸。」阿貓伸一伸舌頭，退了出去，走到二十七號，舉手在門上通！通！通！敲了幾下，潘五奶正拿一個粉撲對鏡撲粉。聽有人叩門，就叫聲進來。阿貓把房門輕輕推進，潘五奶由鏡裡看過，阿貓手指縫內，夾一疊鈔票，知道又有主顧前來掛號，在鏡中向阿貓點一點頭問道：

「那裡來的。」阿貓道：

「就是斜對過十二號房間住的陳三爺，命我送來的。說來可笑，三爺意

說 不 得

思，要請奶奶即刻到他房間會會，這樣性急的人，叫我怎麼回覆呢？」說着走近幾步，把一百塊頭的鈔票六張，放在梳粧台上，站在旁邊，聽候回話。潘五奶奶一看這位關客，一釣就上鉤，心中暗暗歡喜，表面上却裝出一種不願意樣子，蹙着眉頭說道：

「我此刻要到先施公司買點東西，那有工夫呢！」阿貓生怕潘五奶拿身分，把好買賣弄掉，又低低說道：

「這位陳三爺不是別人，就是從前浙江陳老三陳師長，說少家財也值千來萬，手頭闊綽，又極爽快，是一個好戶頭。」潘五奶聽了，心中甚是好笑，說道：

「我此時實在沒工夫過去，陳三爺既住在斜對面房間，又不是幾千里路

程，錯過機會，不能見面，又何必如此性急呢？」阿貓道：

「三爺還在屋裡立等回信，叫我怎麼回覆？」潘五奶又沈吟一會，說道：

「我此刻不能過去，他還見面，請他到我房間，說幾句話還可以的。」

阿貓見潘五奶答應，很是歡喜，回到老三房內，說道：

「潘五奶奶答應是答應了，不過她此刻正忙着粉飾身體，要上先施公司，不能過來，請三爺過去。」老三一想過來過去，橫豎目的是一樣，就穿上馬褂，又開起提包，取出一捆鈔票，塞在身旁，把衣履略略彈拂一下，就同阿貓走到二十七號房間。阿貓搶先一步，報道：「有客。」老三就跟了進去。見潘五奶奶站在鏡台旁邊，露出兩隻玉手，向後掠髮，身上玄色旗袍已脫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下，只穿一件淺杏黃花緞繡鳳的駱駝絨的袂袄，下面褲子也是和袂袄一色，煞是十分富麗清華。這時候潘五奶因剛纔對鏡撲粉，兩隻袖子，捲得高高的，露出兩彎玉臂，手腕上，帶着一隻鑽石鐲子，鑽石光芒不住閃來閃去。頸下的兩粒紐扣，也敞着沒扣，露出裡面玫瑰紫的緊身，益襯出面白膚細，顏色嬌艷異常。見老三進來，擺過頭，點一點，說道：

「請坐請坐。」阿貓見二人已經接談，也就退出，老三就坐在鏡台旁邊一張軟椅上，飽餐他的秀色。潘五奶一邊打扮，一邊問老三幾時到了上海，在一品香住了幾時，一套見面應酬話，隨口說出，又自然，又的當。老三胡亂答應，一雙饞眼，只釘住五奶身上，看她眉黛，又看她俊眼，見她一口白牙，十分整齊，又覺她紅暈秀靨，極其可愛。潘五奶掠完頭髮，又拿一塊濕



說不不得

手巾，擦一擦手，取過花露瓶，向頭上噴了幾下，又把頭微搖一搖，說道：「短命的阿桂，今天把我鬢子梳得太鬆，狼不吃勁。」老三在旁靜領色香半晌，已是忍俊不禁，笑道：

「好極了，不用再梳了。」說着立起來，趁勢把鼻尖向五奶頭髮上聞了一聞。五奶回眸向他一笑，把頸下兩個紐子扣好，又將反捲的衣袖放下，對老三說道：

「三爺！你現刻有工夫沒有，可能同我到先施公司買點東西麼？」老三連聲應道：

「有！有！」五奶把衣架上淺藍色的斗篷，披在身上，取了一個小提籃對老三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我們走罷！」老三忙跟五奶出來，走到樓下，老三問道：

「我們叫橫房喚輛汽車來如何？」五奶笑道：

「不必不必，我有我包定一輛汽車，每天下午總在門外等候。」二人到了門口，老三果見有一輛黃色汽車，見五奶出來，開了過來。五奶讓老三先坐進去，自己也挨着他身旁坐下。老三見汽車裡面，四角安下四個電燈，車籐車墊，都十分講究，心想似五奶這樣縹緲的人物，纔堪配坐這種汽車出風頭。

不一會車到先施公司，五奶奶進去，揀了兩件衣料，兩雙絲襪，一打絲巾，合算起來，一百二十五元。老三爭着要替五奶付款，五奶堅執不肯。出了公司，老三對他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你太客氣了，買兩件東西，亦值得如此推讓，現在天色已不早，我想請你吃一頓卡爾登，看一場電影，這個小小東道讓我做，想你必不至再推辭了。」五奶笑道：

「我若再推辭，你不但要說我客氣，只怕要對我生氣呢？」老三道：

「豈敢，我現在正不知用什麼法子，討你歡喜，那敢生氣。」說着上了汽車，命開到卡爾登。吃完滷菜，又到中西電影場看電影。老三本是性急的人，那裡有閒情領略外國障子戲，不過要藉在黑暗場中，學銀幕上拉手接吻戀愛行動。五奶因受過池六百元贊敬，自然聽他使宜行事，不加阻止。及至電影演完。老三和五奶不俱成了手足之交，彼此受了銀幕上感觸，都有服服難言之概。

說 不 得

回到一品香，老三索性請五奶在自己房內，把銀幕上情境，細細研究一番。五奶也就本着平日學問，盡情貢獻。自此老三迷戀着五奶，差不多一刻不能離開，五奶在枕邊盒底，打聽明白，知道老三手中還有千萬財產，正太太已死了，從前討了幾位姨太太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可厭的可厭，所以此次來到上海，就只單身一人。五奶見老三年紀並不大，性情又豪爽，手中擁有許多財產，心中非常羨慕，三番兩次，露出語意，要嫁嫁他。老三只是含糊敷衍，沒個確實答覆。五奶好生疑惑，心想難道老三還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嗎？不然就是無心於我，拿我權當暫時式的玩意兒，一朝興盡意闌，撒手了事，他果然果存這個念頭？我倒要趁熱度未退時候，狠狠砍他一個大斧頭，纔不負這場買賣。前天在申報上，看見西湖半畝園要出讓一條廣告，我何不藉

說

這題目，對老三說要置這個別墅，因手邊銀錢不敷，暫向他借三五萬元，看他如何回答。主意想定，就向茶几下報紙堆裏，把申報找出，一人坐在沙發上，低頭細看。此時老三剛剛從外面進來，見五奶手中拿一張報紙，笑問道：

「今天大舞台演的什麼戲，有新角色沒有？」五奶道：

「總不過幾齣『梁武帝』『狸貓換太子』『無味的舊戲，誰有閒情看他。

這種廣告倒登一種便宜貨，我很想給你商量商量。」說着站了起來，挨近老三身旁，把報中登的半畝園出讓廣告，指給他看。並說道：

「這麼一個好所在，只賣七萬元，我很愛他園內風景，只因手邊錢款不敷，不然立刻把他讓了過來，三爺你可能暫借我三萬塊錢湊數麼？」老三聽

得

說 不 得

說，把報上廣告看一看，又向五奶面子相一相，呵呵笑道：

「我倒想不到你如此風雅，竟要在西湖邊起別墅了。」五奶祥嘆道：

「我是俗物，不配有這想頭。」老三忙道：

「你別誤會我的意思，因為近來時髦女子，差不多都在衣服首飾上注意，對於起居的地方，就不大理會，你有怎麼思想，足見胸懷高雅，與衆不同。不過你說半畝園風景好，據我看來，還不及我的怡情別墅一角呢！所恨你爲身上名義束縛，不然我早要你接到別墅居住，又何必花這些冤錢呢？」五孀詫異道：

「我身子是很自由的，說什麼名義束縛。」老三道：

「我說來你別見怪，你身子雖是自由，名義上比堂子裡姑娘，總高十倍

說

不

得

。你雖和家庭脫離關係，但潘家在江蘇，是最有名的巨族，我娶了一個宮保媳婦作妾，不但辱沒了潘家盛名，就連我名譽，也有妨礙。」五奶聽了，暗暗好笑，潘家家庭怎麼樣，你還不知，也值得如是重視。一時心中已有主意，也不說破，只答道：

「畢竟你們幹大事的人，眼光看得遠，與我輩女流識見不同。」老三聽怕五奶生氣，說道：

「你要買牛畝園我就撥三萬元過來如何？」五奶道：

你既說不好，我就不買了，有你這麼一個財東帮忙，還怕找不出一個好地方麼？」說着一笑而罷。

當夜五奶奶却暗暗修一封信給潘老太，只說現在上海，陳老三要娶他，

說 不 得

不日就要成禮，自己從前總算潘家的人，故特行知會。潘老太接了這信，又驚又喜，喜的是五奶竟會妍識一位有財有勢的武朋友，總算有了着落，免得在外東飄西蕩，給人家指摘。驚的是現在武朋友豈不講理，陳老三雖然在外，內地裡尚有一部分潛勢力，一有機會，儘可恢復從前地位。設使五奶記着舊怨，在老三面前挑撥幾句，江浙交界，是毗連的，一有變故，我就身家難保。現在顧不得什麼，第一先拍馬屁，結人緣要緊，五奶的親生父母早故，一個兄弟，又不成材，流落在外，母家差不多沒有什麼人。我何不趁此時機，認她做女兒。怎麼一來，她比較的面子有光彩，或可買動她的歡心，捐除舊怨，與我往來。將來還可以叨着老三的勢力保全家產，連忙修書回覆五奶，書中極端稱贊五奶深合文明舉動，表明自己十三分表同情。又說夫家不啻



說不

得  
母家，媳婦猶似女兒，將來卽照母家親戚行動，彼此也都不感寂寞。此外又恭楷寫一封八行書給老三，什麼恭附門楣，光輝蓬華，夾七夾八，一套客氣話，隱隱約約以丈母娘自居。五奶得有回信，知道趙英慕勢愛拍馬屁的無恥的婆家，果然落了圈套，狠是歡喜。趁着老三在房時候，把潘家兩封信取出，對他說道：

「我們事情，不知那一個耳報神實傳到潘老太耳內，你看，他昨天竟來了這兩封信。」老三聽說潘家突然來信，心中很是可疑。把信紙抽出來，細細一看。看完了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

「潘老太倒會知趣，我一向可算白擔心。」說着抱住五奶的秀鬢，一連接吻十數口，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從此以後，你就算我的人，老太太盛情不可辜負，這門親戚，我一定要走動的。」五奶也抿着嘴笑道：

「那末你的怡情別墅，我可住得有分了。」老三道：

「豈但一座別墅，凡我所有，無不與你共享。」五奶聽了，十分歡喜，登時把櫃上阿貓叫上來，賞了四百塊錢，並將自己情形，略略告訴他，阿貓會意，叩謝出去，把前度所引漁郎，一一謝絕。一時上海灘上，潘五奶嫁陳三，潘老太認媳婦作女兒的艷事，傳遍衆口。

老三和五奶在上海住了些時，又回浙江一次，見戰事結束後，政治中心已挪到北京，從前一班好朋友，都在中央活動，自己也未得免俗，把家事安頓妥當，攜帶五奶，來到北京，在北長街租一所極大房子，用奴蓄婢，一切

## 說不不得

舉動，極其豪侈。不說別的，只他家中使喚的婢女，要往戲園看戲，都可向賬房領款，比那些新發家專講外面排場，自是不同。

莊四和老三是極要好朋友，在上海時候，二人差不多無日不顛倒花天酒地之中，老三和柳雲德，平常二人很說得來。莊四那夜看見老三請帖，突記起此人，足以解圍，立時坐上汽車，趕到北長街。恰值老三在家，見是老烟侶來了，就請他到上房談話。莊四一進屋內，就聞着一陣奇香撲鼻，登時渾身癱軟，骨節裡癱蟲，好似一個個都要從口中跳躍出來。老三正躺在煙榻上，呼呼吸吸，見他進來，略點一點頭，說道：

「你來的恰好，有個朋友送我雲土，今天剛煎出，倒是不錯，你且試一試。」莊四此時饑渴欲滴，身不由己，一屁股坐在牀上，就躺下去，接過烟

說 不 得

槍，連抽十數口，纔放下。呷一口清茶，說道：

「果然不錯。」老三道：

「我明天請客請帖，你已看見過沒有？我的意思，要想多叫些條子，熱鬧一番。所請的客，大半都是熟人，你可要準來嗎？」莊四道：

「明天我來不來，只看你今晚賞光不賞光。」老三道：

「你今晚作主人嗎？是在家裡？還是在城外？」莊四道：

「老並沒作主人，也沒有請客，是特來請你到我家裡做救星的。」遂把雲僂在西山和小玳爭房間衝突情事，細述一遍，並說道：

「現刻在京朋友，只有你和雲僂說得來，快去給我作調人，一解重圍。」

「老三搖搖頭道：

說 不 得

「和女人辦交涉，我是最怕不過的，你還是請別人罷！」莊四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你若不去，是有意與我作難，以後你再提那宗土案，我可不能幫忙了。」老三笑道：

「你們政客，真真厲害，無論辦什麼事，都有條件。你且在此等一等，我姑去試試，成功不必說，若討不得面子回來，你可別見怪。」說着披上馬褂，坐汽車去了。

莊四一人躺在煙榻，細看老三用的那付煙具，特別講究。煙盤是純金製的，四面鑲着七寶象牙的煙槍，有二尺多長，翠玉的煙盒，鑷子上頭都鑲着鑽石，心想畢竟武朋友撈錢容易，只這小小一副煙具，已足破中人之產。一人悶着無事，把煙燈剔亮，將盒內清膏抽出來，向燈火細細燒熟，裝在煙斗

說 不 得

，一筒一筒吸了下去。約莫半句鐘工夫，老三回來了，進門向莊四笑道：

「我這趟差事，總算不辱命，可以繳卷。」說着脫下馬褂，躺在莊四對面。莊四道：

「你見面怎麼說法呢？」老三道：

「令寵可稱賢良之至，我到你府上，說要見太太，當差進去通報，約莫五分鐘令寵就出來，見面劈頭第一句就問我，『你來是替四爺作說客嗎？』我見她猜着，曲言不如直道，應道『是的，四爺現在很是抱歉。』她道：『四爺既自知理短，我也無話可說，不過凡事請他憑良心作去，此後能聽我的話，我絕對不學那些醋婆子強人所難，若是任意胡爲，是有心欺負我，我自有的主張。』我問她：『你要四爺聽你什麼話呢？』她道：『實在也沒有

說 不 得

什麼，不過請他每日三餐，務要在家用膳，即偶爾出去應酬，也須有一定鐘點回來，我並非一定要緊守他，因飲食起居，有個準時間，於衛生上比較有益。」我聽他這一派光明正大的話，那能不答應，遂說道：「你這般好意，我管保四爺聽了十分感激，萬無不答應之理。」莊四喊道：

「老三你果然如此說法麼？」老三道：

「自然的，難道還說錯了不成。」莊四道：

「你真是腦筋太簡單，她這話，明是愛護我，暗中實剝奪我自由權。我向來是野馬似的，閑蕩慣了，那能受這種縛束。」老三道：

「你這人真不好纏，剛纔我不去，你說我有意為難，我去說好了，你又怪我不對。」莊四道：

說 不 得

「我試問你，設使你的合寵，每日把你關在家裡，你能受得住麼？」老三方要駁他，忽見當差進來回道：

「剛纔莊宅來了電話，說宅裡有要緊事情，務請四爺即刻回去。」老三說道：

「好了合寵命令來了，你有本領可別去。」莊四聽說家中來了電話，心中已是突突亂跳，也顧不得答應老三，匆匆坐上汽車，命司機開足馬力，一路趕回。看官要知莊四家裡，又發生什麼事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回

攪學潮嚴懲狂簡子

翻醋海怒打薄情郎

說 不 得

却說莊四在陳老三家中接着電話，連忙趕回，見雲儂已經起來，坐在屋裡，一見莊四，說道：

「四爺！你真會使法，動不動就遣兵調將，實在自己家事，煩不了外人，何必請三爺前來做說客呢？」莊四見雲儂不似先前冷冰冰樣子，膽子就大了，說道：

「我並沒有請老三作說客，是老三自告奮勇，說請他老面子前來討饒，你必定答應。」雲儂道：

說 不 得

「你也不必假撇清，你不跑到他家裡，他怎麼會知道的。我也沒有什麼不答應，只問你答應不答應我的話，想老三早已告訴你了。」莊四道：

「我都知道的。」雲儂道：

「既然知道，何不趕快回來。」莊四道：

「我剛要走，你電話就來了。」雲儂道：

「我打電話，並非催你回來幹什麼，實因自你走後，文茂梧家裡來了好幾次電話，說有要事，請你前去商量。」莊四聽茂梧來請，就繃着眉頭說道：

「茂梧這人，真是纏不得，我早告訴他，現在什麼人都可得罪，惟是學生界得罪不得的。他只不相信，前日爲了一筆款項，得罪學界，把住宅給學

生搗毀了，還不知進退，現在因爲一個校長，又去得罪女學生，一些政策未實行，已弄得四面攻擊，衆口交罵。像這樣一味孤行的人，不知將來還要鬧出什麼大亂子呢！」雲僊聽了不耐煩。說道：

「人家有急事等你商量，你要去，馬上快去，若是不去，又何必在背後說人短長。」莊四道：

「他既來請，我總得走一趟。」雲僊道：

「去了什麼時候回來？」莊四道：

「現在已經十點鐘，至遲十二點總回來。」雲僊沉着臉說道：

「你的話可說準，這是你第一次履行條約，信用攸關，我要認真察看的

。」莊四笑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叫回，輕輕說道：

「關合如山，決不敢違。」說着起身就走。剛要邁出房門，雲儂又把他  
「你鬧了半天，想還沒過癮，何不抽幾口烟再去，免得在人前，掉眼淚  
，流鼻涕，做鬼臉。」莊四笑道：

「我在老三家裡，已抽過幾口，很可以熬了些時，現刻不必再抽。」說  
完又走出來，心中想道雲儂這人，真是說不出，扳起面孔來，冷冰冰一聲不  
響，令人莫敢接近。說起話來，體貼到心窩裡，又甜又蜜，令人可愛，顛倒  
得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今晚茂梧請我，一定又是學生麻煩事情，我只能和他  
略略商量，決不可耽誤時間，再生枝節。一面想，一面催汽車趕快開行。

且說莊四這位老友文茂梧，生平自命是一位大政治家，胸中羅列許多政

## 說 不 得

策，法學自命精通，文章極力摹古。當民國元二年，曾來北京一次，當道看他是個人才，很想羅致。他看政策和自己不同，託病避了出去。到上海，會着一班革命巨子，袖出討賊文章，謀設南京政府。後來政策失敗，就跑到西南，充參議，當代表，所獻策略，四面八方，又不容納。看看自己無處容身，託了北京一個老友，向政府謀一筆津貼，閉着一瓶子酸氣，躲向外洋。混了幾年回來，又投入豬仔幫中，想再發展些政策。無奈臭味又不相投，只得獨立離羣，在報紙上日誅筆伐，向自己同類攻擊起來。後來總算國會攻倒，豬仔擊散，自己政策，有人採納，攀龍附鳳，出頭幫忙。人家見他自誇法學淵博，又見他念書念得好，就選他兼任兩總長。一人掌了兩部大印，總算排場極了。他管的兩部，雖是冷冷清清衙門，在茂枯眼光看去，大是看為，很可

說 不 得

以發展生平政策。於是在教育部用一條鞭政策，要把學生教管一番，將主權收回，統歸自己掌握，無如一般青年學生，都是天真爛漫的，學風尙沒整頓嚴肅，自己住宅，轉給學生搞得稀爛。當那住宅被難時候，他很是生氣，一班好朋友如莊四等等，都替他主張，既和學生反臉，索性拿幾個澈底根究，嚴辦一下，以展威風。茂梧又不願意，要學書賢鄭子產以身報國，一面虎虎媽媽。上一張呈文，表白無他，一面仍要續行他的一條鞭政策。學界聞訊，通電驅逐，茂梧看風勢不好，先躲到天津，一面暗向老總面前訴冤。老總認定茂梧是個讀書人，實心爲國，絕對沒有陰謀鬼計，就下一道溫諭慰留。茂梧看諭中有幾句「狂簡小子，專賴裁成。學生若不聽約束，定行嚴辦。」說得非常貼切，深中下懷，覺着對於自己很有面子，就把辭意打消，得意揚揚

，仍然回到北京，幹那兩部總長生活。

有一天茂梧剛在總長室，和一個秘書商量公事，忽然掉上電話機丁丁的響。茂梧接來一聽，說是天津來的，心中已是詫異。又聽說話是女子聲音，心想莫非我的強太太由北戴河回到天津麼？遂問道：

「你是太太麼？」那邊應道：

「不是，我是寶玉。」茂梧聽說，嚇了一跳，又聽那邊說道：

「你是文老爺麼？怎麼好久沒給我一封信？」接着一陣嘮嘮叨叨，訴說起來，弄得茂梧面紅耳熱，對着部員面前又不便辯護，一時急了，說道：

「你是什麼人，我不認得你，……弄錯了……混蛋東西。」說着，把電話機挂上，茂梧以為如此做作，在部員面前，不至露出馬脚。孰知却惱動了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寶玉，惹下一場風波。

你道寶玉是什麼人呢？原來茂梧當年和一羣豬仔反對時候，避氣天津，辦招待所，擬通電之餘，在侯家后認得一個私門子，名喚寶玉。寶玉面貌雖非千嬌百媚，却生得嬌小玲瓏，且能知書識字。茂梧十分賞識，每日顛倒她家中，替她置傢俱，添衣服，自己又把一切書籍行李，滿移在她家中，儼然成了茂梧外室，一氣留連好幾月。後來招待所移到上海，茂梧跟着大家赴滬。寶玉看茂梧定有出息，要想跟去。茂梧怕給太太知道，哄着她不久就回天津，並把不要緊書籍衣服，攔在寶玉家中爲質。寶玉那知中計，信以爲真。茂梧在北京時候，有個老同志龔壽宇，平日跟茂梧在議會當中，搖旗吶喊，攻擊豬仔。茂梧到天津之後，他也來天津，常在寶玉家裡充邊務大臣，



說

不

得

心中很羨慕寶玉，只礙着老同志面子，不敢割靴。及茂梧走後，寶玉居處無郎，這位龔大哥不自菲薄，暫行攝代，替老同志略盡義務。寶玉見龔壽字長得風流瀟灑，也就把招待茂梧手段，招待壽字。壽字意在營新，異味既已到口，也就遠走天涯，別幹政治生活。寶玉却是戀戀難捨。

那時有個小滑頭白鎮裘，也是文龔二人老朋友，平日跟着文龔奔走，認得寶玉。壽字去後，他以為代朋友効勞，實無旁貸，自告奮勇，前來補缺，寶玉看他滑頭滑腦，本不大歡迎。但憐情勝無，姑且留下，藉解早晚寂寞。不久茂梧做到兩部總長，大鬧起來，白鎮裘藉着老朋友情分，要求補一個司長。茂梧深怕他搗亂，說他不設資格，只給他一個小僉事。鎮裘有自己和解壽字同是茂梧的老友，壽字却得一個高等顧問，自己只得一個小僉事，心中

說 不 得

狠是氣忿不平，有意糟蹋茂梧，破壞他的名譽。知道茂梧深怕老婆，不如用娘子軍攻擊一下，看他如何躲閃。遂在寶玉面前挑撥道：

「你從前老相好文茂梧，現在北京手拿着兩部大印，闊極了，他不來接你到京享福，因怪你和龔壽宇相好，忘了當日情分。現爲發洩醋勁，誣陷龔壽宇一個極大罪名，把他監禁起來，龔壽宇總算因你受累。幸虧你我事情，他還沒有知道，不然，我也難逃他的掌握。」寶玉聽了，不禁珠淚交流，說道：

「好茂梧，你竟然如此負心。當日在天津，我如何看待你，你走之後，不寄分文，我難道能喝西風，坐着老等麼？幸得老龔，能替朋友周急，他不感激，反來吃醋，把好人陷害，這種沒良心東西，竟會鬧起來，皇天真是無

眼了。」白鏡裘道：

「你哭也無益，怨天也沒理山，還是救人要緊。」寶玉道：

「我有什麼力量，可以救得壽宇？」白鏡裘道：

「你不妨先打一個電話到北京，試探茂梧口氣，看他如何回答，再作道理。」寶玉聽說有理，也不知道茂梧北京住宅在那裡，就叫了號，一直打到部中。部中司電生接到天津電話，又聽是女子聲音，說找總長說話，以為是總長夫人，忙把線頭接到總長室。茂梧為顧全面子，罵了一句，氣得寶玉渾身發戰。白鏡裘又發聲道：

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現在萬不能平白地受他臭罵，只有進京上門質問，索性和他論個曲直。」寶玉經鏡裘一激，果然把茂梧寄存的書籍衣物，一古

說不 得

說 不 得

魯收拾起來，星夜趕來北京。

次早雇了一輛汽車，跑到衙門，求見總長。號房看是一個年輕女子，忽來衙門求見總長，很是詫異。問她來意，寶玉自稱是總長內眷，打天津來的，因總長不在家，有要緊事情，特來衙門說話。號房聽是總長親眷，那敢怠慢，急忙進去通報。茂梧聽了，心中很是疑惑，詢問來人情形，料定是寶玉，虧他心機靈動，板着面孔，對號房說道：

「我那有工夫見這些人，你還不給我辭去。」號房碰了一個釘子出來，很高興，對寶玉說道：

「總長沒工夫見客，你去罷！」寶玉聽了，很是生氣，要想闖進去，又不知總長室在那裏。號房說完，已縮進房內，門口幾個荷槍的守衛，惡狠狠

看她。衙門口來來往往的部員，見門口站着一個時髦女子，都拿眼瞞她，好生疑惑，個個向號房打聽。號房正沒好氣，見有人來問，便說道：

「這位太太，自稱是總長親眷，來找總長，總長不肯見她，她又不肯去。」一時部中竊竊私議，把這事當一件新聞，傳遞起來。

寶玉在門口站了一會，見沒有人理會，她要想叫嚷，又怕茂梧若認真翻臉，說是假冒內容，轉討不了便宜，只得回到東方飯店。幸他尙能拿得筆起，寫一張很長白話信，寄與茂梧。書中訴說他薄倖，不應該如此負心，並說茂梧前存書籍衣物，都在她手裡，儘可作爲憑據。若不承認，一定遞呈向官廳伸冤，並將事實登報，請天下人公評曲直。茂梧得信，很是驚忙，心想寶玉若是任性登起報來，不但我的生平名譽掃地，這消息若傳入夫人耳朵，一

說不

說 不 得

定生出一場是非。對這些婦人們，只可說和，不能挑戰，說不得只可上門輸款罷。

那天茂梧在部內公事看完之後，就到東方飯店，去找寶玉。身邊帶了一千塊錢，原想破些錢財，打發她出京。那知見面之後，寶玉只一味埋怨他薄情，又哭訴一陣，倒弄得茂梧什麼話也說不出，等寶玉埋怨够了，纔慢慢聲明「自己一向東奔西走，實在沒工夫，近日在部辦理公事，又須在報館打筆墨官司，一天沒有一點空閒，不然，早就寫信給你。昨天你到部裡找我，號房又回得不清楚，直到今天，接你來信，方纔明白，故急行趕來。」又細細詢問寶玉近况怎麼樣？又說：

「我一向窮忙，手邊不充裕，因老沒寄錢來。近日雖做到兩部總長，兩

邊都是冷衙門，兩袖清風，一文也撈不到手。今日聽你來京，想旅居不免多所費用，先由朋友處挪借一千元，你且收下花費。」說着，取出一疊鈔票，交與寶玉。寶玉見茂梧平日很是鄙吝，出手至多不過二三百元，今天一下子，就是一千元，可見他是個賊心虛，前來行賄。遂撒嬌說道：

「我此次來京，難道就爲着一千塊錢而來麼？你也忒小覷我了。」茂梧見用錢打不動寶玉，心中很是驚惶，說道：

「你意思要怎麼樣，不妨直說，在我力最能辦得到，無不應允。」寶玉一時不便將要救龔壽宇的話說出，只說道：

「我們一別經年，無日不思念着你，現在你既在北京作官，我就跟你在北京過活。你雖然手邊沒錢，總是兩部總長，比當日在天津辦招待所時候，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好得多，難道連一所小房子也租不起麼？」茂梧聽說寶玉要跟他在北京居住，心中很不願意，深怕太太知道，惹出一場是非。一時又不便說出，只得含糊答應。當晚帶寶玉到北京飯店，吃頓大餐，又同她在開明戲院，看一回夜戲，討得寶玉歡喜，纔行放心。

過了幾天，給寶玉催迫不過，只得在丁章胡同，租一所屋子，把寶玉搬了進去。好在此時強夫人帶同子女遠在北戴河避暑，茂梧暗營金屋，秘密藏嬌，無人阻礙，可以略略放手幹去。寶玉在北京住了些時，茂梧待她情意，十分殷渥，但她心中時時總念着龔壽宇的恩情，未把他救出，未免有負好人。有一天茂梧回來得很晚，寶玉問他：

「因何耽擱？」茂梧繃着眉頭說道：



「我爲着體念當局好生之心，想把幾個政治犯釋放，因爲這事，要經法律解釋，商量半夜，纔把這問題解決。」寶玉道：

「我聽說你現在所做的官，好似從前刑部尙書，凡是國內的囚犯，有罪沒罪，都要經你判斷，如果有負屈的，你可以爲他伸冤，有這事沒有？」茂梧點頭道：

「這是我應有的責任。」寶玉道：

「那末魏壽宇此回給人家譴陷下獄，你何不替他伸冤呢？」茂梧詫異道：

「那個魏壽宇？」魏玉道：

「不是你的老朋友魏壽宇，還有誰呢？老魏總算你的故人，你既有此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權力，正可替他帶忙，不但公證私交，都顧全了，也可積些陰德。」茂梧益發可疑，問道：

「誰說老龍犯罪入獄，你由那裡聽來這話？」寶玉那敢說是白鎮裘告訴她，只說道：

「你別裝聾做啞，這事誰不知道。」茂梧發急道：

「你莫非瘋了麼？老龍好端端的，怎麼替他落獄。我前天剛和壽子在東興樓一塊吃飯，那有這事，你不信，我明日可招他來，給你瞧瞧。」寶玉見茂梧說得實在，諒非瞞騙。心中暗恨白鎮裘促狹，無緣無故，播弄是非，若不是自己說話檢點，只怕要露出馬脚。看茂梧還癡癡望着他，急忙解說道：

「也許別是一人，我聽錯了，其實這事與我沒什麼相干，你們都是好朋

說 不 得

友，當然關切的。「茂梧聽了，一時想不到寶玉的用意，也就罷了。

却說白鎮裘挑駿寶玉進京，原想支使娘子軍拆茂梧臺面，藉洩胸中不平之氣。不料茂梧善於應付，反成就他金屋藏嬌美舉，心中益發難堪，有趁茂梧在府裡會議，他就趁空跑去，和寶玉厮纏。寶玉本不願和他相見，只因舊情難却，勉與周旋，鎮裘却得隴望蜀，常作非分妄想。

一天鎮裘來到寶玉家裡，由十一點鐘黏到下午二點還不肯走，寶玉深怕茂梧回來，撞見不雅，屢屢催他回去。鎮裘仍是坐鎮不動，說道：

「今天府中有議會，部中有會議，茂梧至快也須鬧到四五點鐘纔能回來，並且我聽說茂梧太太早晚就要來京。這位醋婆娘厲害不過，我記得從前在上海時候，和茂梧逛過一回堂子，不知怎麼樣給太太知道，大發雷霆，把茂

說 不 得

梧闌在家裡一禮拜不許出門。後來我去找茂梧，太太辭我不在家，並在樓上指桑罵槐，詛誓一頓，平白地討一場沒趣。你試想看，她對朋友，尙且如此，設使知道你的事情，還不與師問罪，打上門來。茂梧是畏她如虎的，那時眼看只有你一人吃虧，不如趁此時候，向茂梧敲一筆竹槓，早早離開，還是上算。寶玉聽說，心想你這促狹鬼又來使計，我上次上了當，此次決不再落你圈套。遂笑道：

「承你白大爺關顧，這事我早門過茂梧，據說強太太因嫌北京天氣不好，領着子女，在北戴河養靜，連家中教讀先生都請去，一時決不會回來的，現在我倒不怕太太上門吵鬧，只怕你上門給茂梧撞見，倒見不妙。」鎮遠見說寶玉不動，心中益發不高興。

過了些時，強夫人聽說北京風潮已平，茂梧住京無人照顧，很不放心，就帶同子女回來。鎮裘得着消息，又跑去告訴寶玉道：

「強太太已經來京，你知道沒有，早晚要當心點，給他打上門，不是玩的。」寶玉道：

「我早知道了，強太太雖是來京，却住在東城，那知道這邊事情。茂梧已和我約定，每日無論如何，下午總來這裡。現在時候已到，你快躲開，別給他撞見，就算照顧我。」鎮裘給寶玉拒絕，忽忽走出，酸牙恨道：

「我若不把茂梧全家弄得馬翻人覆，決不姓白。」回到家中，沉思一會，想得一策，寫一封匿名信，寄與強夫人。信中把茂梧在天津如何結識寶玉，現在北京如何貽誤金屋，每日下午幾點鐘總在那裡盤桓，說得清清楚楚，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本後又註明現住在丁章胡同某某號門牌，門前掛着一寬廬門榜，就是他藏嬌之所。如若不信，盡可上門一看，以證虛實。

強夫人因近日茂梧每下午都忙着不在家，心中很覺不快，又接這一封匿名信，立時無明火起，要奔向丁章胡同吵鬧一場。後來仔細一想，茂梧自和教育界失感，結了許多仇家，安知此信非怨家故意作弄。若不調查清楚，冒冒失失跑去，萬一弄錯，豈不成了笑話。想他既租房子，必安有電話，我何不先向電話簿查看一下，如果有這個號頭，先打電話試探清楚，再去未晚。主意想定，隨把電話簿取來，查到中間，果然丁章胡同有個「寬廬」，電話號頭係「西局八八八」。遂命下人打電話到寬廬打聽老爺有在那裡沒有，只說是報館打來打聽，不必說是宅裡的。一會底下人前來回道：

「老爺現在寬廬，八點就到報館。」強太太聽了，知道匿名信所說的不是假話，一時心中又酸又辣，想率同家人老媽，霎時打到寬廬去。又因天色已黑，恐怕弄錯，且等茂梧回來，先行懲治一番，再作道理。

且說茂梧在寶玉房裡，黏到八點多鐘，用過晚飯，來到報館，見沒有甚事，並沒有人打電話，心中甚是疑惑。回到家中，見強太太鐵青的面孔，坐在屋裡，儼似裁判官一般，忙走到跟前，陪着笑臉，說道：

「太太今天又給誰生氣了。」強太太一聲不響，等茂梧走到切近，便勁向他腿上一擰，喝道：

「你做得好事，今日非看你是總長體面攔，賞你兩個耳光，看你有臉見人沒有。」茂梧給太太一擰，疼得徹骨，不敢叫喚，仍和聲說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太太息怒，我有什麼不是處，儘可明白見告。」強太太喝道：

「我試問你，我自到你家來，有一天舒服過沒有，你終年在外，我克勤克儉，替你管教子女，拋頭露面，四處爲你乞禱說項，有件事做錯了沒有。」

「茂梧道：

「我今日能到如此地步，誰不知道是藉夫人內助之力，夫人恩義，是一生報答不盡的。」強太太道：

「是了，你既知這個道理，怎麼今天剛有一碗飯吃，稍闊一點，就飽暖思淫慾，忘却當年貧賤夫妻情分，胡爲亂做起來。」茂梧辯道：

「夫人這話從何說起，自古道：糟糠之妻不下堂，不才雖是糊塗，總算念過聖賢的書，那有連這些先哲明訓也不懂得。」強太太見茂梧還是強辯，



使勁向他腿部膊臂捏了十數下，圓睜杏眼，喝道：

「你還敢胡說麼？政客的臉嘴，沒有一個中聽的。」說着，抽開抽屜，把那封匿名信取出，摔在茂梧面前。喝道：

「你自己看去，做的事能對得住人嗎？」茂梧急把信紙展來一看，見內中把自己和賀玉的事情，原原本本攻訐出來，暗暗吃驚。看完之後，強作鎮靜，把信攔在棹上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

「天下竟有這種血口噴人怪事，夫人難道就憑這一紙無名信，信以為真嗎？」強太太氣忿道：

「真憑實據，還有什麼信不得，我剛纔打電話到寬廬，你明明在那裡，還說八點到報館，有這事沒有？」茂梧給強太太一指明，纔明白剛纔報館電

說 不 得

話是太太託名打的，又辯道：

「我八點以前，的的確確是在寬廬，你說的一點不錯，不過這個寬廬，你道是什麼所在呢？」強太太道：

「還不是那婊子住的狗窩。」茂梧搖頭道：

「來信這種射影含沙的話，是有意譴罵我們，可謂荒謬之極。實告訴你罷！這個寬廬，是我們同志組織的俱樂部，每晚都有會餐，彼此見面，商量些政見，太太竟亦誤信，勿怪生氣。」強太太道：

「何以你一向沒提過這個所在，我不信這些鬼話。」茂梧道：

「這個俱樂部組織不久，還是莊四爺一手經理的，你不信，我請莊四來，你當面可質問他。」強太太見茂梧辯得逼真。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那末，你馬上請莊四來，我要問個清楚。」茂梧被逼不過，只得硬着頭皮，打電話請莊四，一連幾個電話，偏是莊四不在家，強太太又道：

「今夜若不能將莊四請來，無論俱樂部也好，婊子狗窩也好，我先打到寬廬，搗個稀爛再說。」茂梧見說，急得和熱鍋裡螞蟻似的，一面催打電話，一面在屋子裡左右旋轉。

後來雲儒見文宅一次二次電話，來的十分緊急，知道有要事，把莊四找回，催他快去。莊四在汽車上，一心只道茂梧又給學生難住，請他去想法。及到文宅，見茂梧請他到上房相見，心中已有些詫異。再看強太太鐵青面孔，眼中隱有淚痕，不似往常一團和氣，見面問長問短。茂梧也神色不定，現出張皇樣子，莊四是何等機警的人，一看二人神色，料定今夜請他來，不是

說 不 得

外間學生問題，只怕家庭裡面有文章。強太太見莊四坐定，開口問道：

「四爺，你知道有個寬廬所在麼？」莊四一聽強太太向他打聽寬廬，暗吃一跳。心想這個寬廬，是茂梧癡嬌之所，怎麼問起我來，難道茂梧已在醋罍子面前，供了罪狀不成。一時不便切實回答，只微微點一點頭。強太太又問道：

「這寬廬，是幹什麼用的。」莊四心想這是你對頭人住的所在，倒來問我，你若是不知內情，向我打聽，我若說出來，是和茂梧過不去。你若已經知道，特來試探，我又何必替人家包謊，於是只含糊答道：

「不過是聚會所在罷，大嫂爲什麼問他呢？」強太太嘆道：

「人家說這地方是茂梧新營的外室。」茂梧見強太太說出這話，深怕莊

四漏洩機密，急得滿面通紅，睜着兩眼，望着莊四。莊四是何等乖覺的人，哈哈笑道：

「大嫂這話從何說起？我們這一班老朋友，若論別人，不敢保也沒有外遇，獨文大哥是個書獃子，只知道做文章，別說不會胡爲亂作，連打一個茶圍，他也不願奉陪，我們都稱他是道學先生。今天竟然有人說他娶妾，真是笑話之至。大嫂別聽人家鬼話。」強太太聽了莊四極力解說，嚙信將疑，說道：

「我也並沒有什麼意思，不過茂梧果有這事，在外面另租屋子，顯着不名譽，不如搬進家來，較見妥當。」莊四知道強太太這話，表面說得大方，實在心裡還不放懷，心想我說好話，索性說到徹底，遂對強太太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大嫂若不信我的話，明日請到寬廬查看，就知虛實。」強太太見莊四說得如此實在，一時也無話可說。莊四見一場談話，已耗許多時間，深怕雲儂恹記，起身說道：

「我還有要事，須回家一趟。」強太太以爲他煙癮發作，不便再留，茂梧送莊四到門口，悄悄說道：

「你一切替我包謊，我非常感激，但又何必要說請她到寬廬查看。他明天一定會去，果被她查出真相，又如何是好。」莊四笑道：

「你真太傻了，我不如此說法，如何解得尊夫人疑惑，你明早到衙門時候，不會打個電話給你寶貝，只說學潮又發動，學生又有搗毀住宅消息，叫他趕快收拾衣服細軟，搬到東方飯店，暫避一時。人既躲開，就憑尊夫人到

寬廬一百次，也查不出細底。」茂梧聽了，暗暗佩服莊四隨機應變，足智多謀，無怪老總視如股肱，一天離他不得。

莊四回到家中，雲儂問起文宅有什麼要事，莊四把茂梧如何受窘，自己如何替他解圍，說了一遍。雲儂道：

「我說你們男子，沒一個有良心，總是算計欺負女人，我深替強太太不平。」莊四道：

「你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強太太是濟名醋娘子，我若不替他包庇，不但茂梧受罪，連寶玉一條命，也要送她手裡。可笑我今晚替茂梧造了許多功德，他還埋怨我說的不對。」雲儂道：

「難道要他向你叩頭，你纔滿意嗎？」莊四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家庭細事，最不易調解，就如今晚陳三爺前來說項，雖是他自告奮勇，我未嘗不感他盛情，所以他定明天請客，我總要去一趟。」雲儂道：

「你不必預先說定，我知道明天老三請客，必定有許多花樣，你是正當應酬，我絕不阻止，不過別流連忘返就是了。」莊四笑道：

「我是曾經滄海難爲水，豈是見糟亦醉的急色兒，你也忒看輕我了。」雲儂也就一笑而罷。

到第二日下午，約莫七點鐘，莊四纔由府裡出來，到老三家裡。見來的客人，老的少的，文的武的，已經不少，大半都是熟人，大家見莊四都圍攏上來，打聽府裡有甚麼新聞。莊四只揀一兩宗可以發表的，說了幾句，老三就招呼他到上房抽烟。



莊四煙癮過足之後，主人見所請的客，除凌章乾文茂梧二人未到，其餘差不多都來齊了，一面招呼大家上席，一面命打電話催請凌文二位總長。一時所招八瑯名花，也陸續來到，彈的彈，唱的唱，熱鬧一陣。

到十點多鐘，席已過半，纔見凌章乾鞠着駝背進來，對衆人略一招呼就拉着莊四，到外間屋裡。咚耳朶唧唧嚶嚶，說了一陣，纔回到席上。大家見二人情形，知道是商量機密事情，自不便動問。老三却對莊四說道：

「我今天訂的客，只短一個茂梧未來，你今天在府裡，有見過他沒有。」

這時候打電話到甚麼地方可以找得着。」莊四心知茂梧今夜不來，一定是因前案未了，給太太看守，口中不便說出，只答道：

「茂梧這時候不來，一定在觀館給人家打筆墨官司了。」老三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茂梧真是不脫書生本色。要做官，又要辦報，外間大半罵他反對新文化運動，壓迫青年，摧殘新機。他的文字如何價值，我不敢武斷，至壓迫青年，整頓學規，我是十三分贊成的。近來學風囂張，實在太不像樣，學生在青年時代，放着學問不研究，專愛在校外行動，動不動就罷課開會，示威游行。這種行徑，偶一為之，足令人敬愛，若是屢行不已，人家就目為一羣胡鬧孩子，作無意識的舉動了。我看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學生在街上跑走的時間，比在書棹上靜坐工夫，總多一二倍。現在學堂，不是培育英才，直是誤人子弟，若不把嚴嚴整頓一下，將來貽禍，不知伊於胡底。」莊四道：

「你所說的，一點不錯，茂梧整頓學風，我也是極端贊成的。就他反對新文化運動而論，並非一意要復古守舊，實欲力謀革新，深怕一般青年根基

說 不 得

太薄，不善選用，轉爲新文化所誤。他爲風氣，爲國本，故不惜屢頂放踵，和人家挑戰。乃他左右二三人誤會意思，謂茂梧是一個新人物，尙且不以新文化爲然。吾們可以利用他的名氣，放膽作復古運動，所以茂梧目的未達，轉激起多敵惡感。我常常勸告他，你既存這志願，儘可留俟下野之後，以國民資格，與大家討論辯駁，真理自見，何必在這時候，辦半官式報紙，生出許多是非，奈他只是不聽。『凌章乾平日對茂梧很有些意見，今見莊四一味袒護茂梧，心中不服，說道：

『茂梧辦的報，他也送我幾冊，文字如何，我無從批評的，不過他立論很有失體地方。如老繚本甚武聖，他不稱他眉略馮深，却頌他文字簡樸，這錯失檢處，真令人不解。』莊四被駁，一時也無話可答。

說 不 得

那時坐中有一位駐京代表，姓黃名鑑，因他生性談諧，人家都稱他做小尿壺，插嘴道：

「這又有什麼難解呢？大凡一個出名人，稱頌他特長地方，他耳朵已聽膩了，並沒什麼感覺，若是拿他所最不在行的，恭維一下，他非常入耳。像老總通曉六韜三略，可算民國惟一元勳，你稱頌他是軍人秦斗，國家元老，一切老套舊話，他早聽慣了，不大注意，何如不稱頌他武功，只贊他文學如何高深，筆墨如何古樸，好像一條又甜又蜜的陽貨，插入花心，使他渾身痺麻，說不出痛快，這是茂梧善拍馬屁的妙處。虧你們都是官場老手，連這一點秘訣也不解得。」大家見黃鑑挖苦得有趣，都哈哈大笑起來。莊四道：

「怪不得人家說你是小尿壺，說出話來，又腥又臭，使人噴飯。」黃鑑

笑道：

「自古文人無行，他說的話，幹的事，比尿還臭的多，不過茂梧雖不好，還是上等的文丐，若我昨天聽見一個文棍拐騙的怪事，茂梧若和他比起來，程度還差得遠呢。」莊四道：

「小便壺你又聽了什麼怪事，何妨說給我們聽聽。」黃鑑指着酒杯道：「你稱我做小便壺，我先問你喝一杯黃尿再說。」莊四只得喝一杯酒，怔怔的望着黃鑑，大家也鴉雀無聲，屏息靜聽，諸君要知黃鑑說出什麼稀奇古怪笑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說 不 得

說不

第九回 辦報章報盡食報 查烟案烟鬼吞烟

却說黃鑑見莊四喝乾酒，繾繾慢慢說道：

「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政界最出風頭，有三位大少，一位武大少，一位棋大少，一位嫖大少。三位大少靠着老子招牌，到處招搖的醜歷史，想各位都知其一二。就中最不堪的，可算嫖大少了。一向在南邊，排着大爺架子，終日打牌吃酒之外，便是尋花問柳。遇着一個女人，總是一往情深，千謀百計，弄她到手。及至躑躅之後，立時生厭，一分兩段，永遠絕交。他常說女子年過三十，還不死去，祇好活埋。這幾年以來，南朝脂粉，北地胭脂，葬

說 不 得

送這位關公子手裡，也不知多少。近來這位哥兒，忽覺中國土產的饅頭，看膩吃憤，實在乏味，要想跑到歐美各國，一嘗西方美人滋味。又怕自己一個白丁，出去人家看不起，就要求他老子向政府討一個考察各國幣制專使頭銜，藉做門面。諸位試想着，這麼一個菽麥不辨的紈袴子弟，小小一個算盤，還摸不清，要跑外國考察幣制，豈不是笑話。政府也明知他藉題游歷，幹不了甚事，因礙着他老子田將軍面子，只得下一道明令，派他出洋。嫖太少得着專使榮銜，自然趾高氣揚，十分得意。一面守着財政部催交旅費，一面物色隨員，要揀選深知外國娛樂秘訣，嫖賭內行的過來人，充他歐游的嚮導。政府只求敷衍要人面子，不管做的事情有損國家體面沒有，但是社會上看政府把國民膏脂，榨出來給一個孩子出洋嫖賭，未免痛心，就有幾家報館，在

說 不 得

時評社論上，把嫖大少冷潮熱罵一番。嫖大少見爲清議所不容，纔有些畏怯，私和幾個走狗商量，想花些小錢，聯絡報界，免受他們攻擊。這風聲一漏出去，就有一個報界壞蛋，出頭敲竹槓了。這個壞蛋，學擬似姓花，名字叫甚麼汝魂，從前充當上海報館小通信員，又在一家通信社充個訪員，近來自己又辦一通信社，社名叫甚麼，我一時可記不清。總之這人頭尖手快，無孔不鑽，無錢不要，大家都稱他做報界蠹魚。無大無小，他能爬得上，蹬得進，無不吃個盡飽。當嫖大少進京不久，他早想在這塊肥肉上頭，猛咬一口。恰好得着這消息，他連忙揀了一分撻苦大少最厲害的報紙，託人介紹給大少一看，並自吹自擂，本人在報界如何資格，如何能力，可以包辦一切。大少本是年輕無經驗的少爺，爲他花言巧語所動，立時簽了一張二千元支票，給



## 說 不 得

他試辦。汝魂有錢在手，賭興大發，跑到絨線胡同俱樂部，會着幾個賭友，推一場牌九。不到兩三個鐘頭，把敲來二千個老袁鈔，呼喝幾聲，全數送在別人袋裡。汝魂雙手握着空拳，繼咳了一聲，退了出去。虧他頭尖臉厚，過了一天，胡亂開了一張報界名單，送到火少跟前，說二千元小費，業已分配淨盡。現在還須請一回客，把火火小小記者的油嘴堵塞一下，就無話可說了。火少於是又撥一千元，交他包辦酒食。汝魂就遍發請柬，替火少在來今雨軒請起客來。滿想敷衍一下，再措些油水。但是北京稍有身分的記者，看透汝魂把戲，那肯光降，就是當日挖苦火少最厲害那家報紙，費了一番心血，做了好幾千字文章，結果只得一頓大餐報酬，也很不願意。接到請柬第二天，又做一大篇文字，登在報上，把火少罵的狗血淋漓，一文不值。火少見了

說 不 得

，很是動氣，責問汝魂。汝魂乘機進讒，說這家報館，專會和官僚作對，高等竹槓，既下攻擊，非送他三五千元，不能和解。不過此端一開，東家買是，西家又來，我們將有接應不暇之勢。不如索性化上一萬八千，收買一家機關報，給他們打一場筆墨官司，見個高低，以示不弱。大少聽說有理，又給一張五千元支票，教他好好辦法。汝魂把款支出，只拿八百多塊，送到一家時開時閉，不一定逐日出報的報館，運動替大少大吹大擂起來。過了幾天，汝魂又領報館原主，到大少跟前，訂了一種長期帮忙契約，又領了一筆津貼。大少以為有了機關報替我說話，可以高枕無憂。不想過了十多天，那個機關報，忽然無聲無臭，連汝魂也無影無踪。前前後後，統算起來，大少化在汝魂身上的冤錢，總在一萬左右。結果只替他說了十多天沒有價值的好話。

其餘報紙，都被蠶魚食了淨盡，你想這班斯文光棍騙錢手段厲害不厲害呢？茂椿拍馬屁手段，和他比起來，豈不是有天淵之別。」老三道：

「我知道嫖大少的老子，在浙江時候，很是發財。有這麼一個克家令子，由他花了一萬八千，算得什麼，我倒替那位文章罵大少的記者，掘了井，給別人食水叫屈呢？」黃鑑道：

「你說大少老子發財，據我看來，未必見得。聽說這次老頭子由南邊北上，帶着好些隨員，住在北京很闊一個飯店，開了許多房間，住到約莫一禮拜工夫，老頭子忽向天津一躲，吩咐手下人等，一切店租伙食，各掏腰包自理。內中有一位隨員，以為此行費出公家，沒有預備，幾乎不得開交。老頭子到天津，住在息遊別墅，茶房以大帥光降，十分巴結，那知大帥開了三個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房間。住了十多天。臨走只給兩塊小帳。在西天賣小班打牌，至多限五十塊錢，每夜在大羅天聽戲，還要人家請也白看，他如果有錢，何必較及銷銖呢？就標大少而論，他要用洋觀光，既得專使頭銜，當政府財政如此困難時候，自備資斧出去，何等冠冕，何必一定守着財政部，討得空頭支票，向山東省庫挪撥，藉着武朋交勢力，向財政部轉賬呢？這種鄙吝鬼行動，我看給人家訛了一萬八千，只怕心痛要掉眼淚，不比那位作文章罵人記者，平日訛人家酒飯，脾胃脹得很飽，偶然做些小點心，請人家替食，轉不見什麼委屈稀奇。」莊四笑道：

「得了，鑑翁，我勸你別再謾罵吧！今天幸沒有標大少關係人，和報館記者在座，不惹你這一場笑罵，要惹出是非。」黃鑑道：

說

「我是個臭屎窟，比不得你們是金杯玉碗，摔了可惜。他們若果把長遠小名，和金杯玉碗相提並論，排在一起，我方且慶幸不暇，還怕什麼是非。」

「說着引得大家都笑起來。正在這個熱鬧當中，一個下人走到莊四跟前，問道：

不

「剛纔宅裡來了電話，請大人就上府裡去，國府裡已來電話兩次催請。章乾聽見，對莊四說道：

得

「一定剛纔我說的那話兒發動了，你快去吧！」莊四連忙離席，向衆人拱拱手，告辭走了。這裡大家，亦有空興又談談話，漸飲一場而散。

如今且說府裡為何黑夜三更喚莊四進去，因為近來上海發生一宗極大腥土風潮，軍警方面，彼此攻訐，鬧得很為激烈。府裡得了這個消息，特請莊

說 不 得

四進去商量辦法。這次煙土風潮，何以發生，論屬根，埋伏很遠。當前清末季，我國與外人訂立禁運鴉片條約之後，嚴禁民間吸煙。無如禁者自禁，吸者自吸，種者自種。上海為著名煙窟，每年輸入煙土，總在六七千箱左右，水上輸入，由海軍保險，每箱納規費四百元，陸上運售，由法捕房包辦，每箱報効五百大洋，以免查抄。所以政府禁止鴉片，說得赫赫煌煌，而一般吃黑飯君子，仍抽得逍遙自在。但利之所在，羣思染指，大家見鴉土如此有出息，於是什麼水上警察，陸路緝私，都來分嘗一嚮。土販顧全生意，只得一一應酬。從前運售一箱大土，花費八百元，後來由八百元增到一千元，由一千元又增到一千二百元。不過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土販視土如黃金，狠命高抬價格，煙客也就看煙似瓊液，竭力抽筋購買。煙鬼剝皮勒効，土販唾手發

財，已成一種積習。

自黃浦灘上風鶴頻驚之後，忽然開到一團北方佬兒，來盡保護外人義務，日向民間搜括軍需，要寫些坐地分贓的權利。於是就有一種滑頭官紳獻策，說現在上海煙土，表面說是秘密私售，實際已成公開買賣，土販打着洋旗字號，方向內地肆毒，捕房每年所得他們規費，至少總在二百萬以上。現在既無法禁止，不如採取放任主義，聽土販在內地運售煙土，開設土行，命他把握劫捕房的規費，交來協助軍餉，也是挽回利權，裕籌餉糶之一道。那些騰筋簡單老總們，只知蒜粉的花花綠綠支票，一張一張裝入腰包，預備嫖賭，至於地方上有無貽害，百姓是否受災，一概不管。既有生利之途，自然狠命幹去，把外溢的利權一古魯搶回，於是藏頭露尾的土行老板，打起火鏢，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明目張膽，在內地大做買賣，東設一棧，西設一棧，清水雲霧的招牌，好像春筍一般的怒生起來。生意既好，報効益殷，一般有槍階級，攬起兩袖，大撈特撈。撈到後來，人多口雜，爭多嫌少，發生意見，開會討論，彼此開槍。打死兩個，傷了數人，弄得烏煙瘴氣，一場糊塗。地方團體見他們鬧得實在不像樣，深怕又蹈從前鴉片風潮，惹起戰爭覆轍，於是四處奔走呼援，把這醜事大曬特曬起來。那些芬臟不均的軍警們，各壞忿怒，也彼此告許，各打電報。

政府接到四面八方報告，知道內幕重重，若辦理不善，一定引起極大風潮。凌章乾也因自己管得是海軍一部分事情，若歷年黑幕，給別人揭出，覺着自己面子不好看，當時得了各處告許消息，就進府把莊四保了一本，請派



說

他到上海查辦。明是國公擇人，暗中却爲彌縫自己，所以在老三家裡，見着莊四，就先把這意思和他商量，請他通權達變，照顧一切。莊四是何等機警的人，安有不知言外之意。到府之後，老總命他赴滬調查，他自然一力辦當。過了數日，就奉着密命，搭着津浦通車，南下去了。

不

却說上海一班開槍帶香煙捐的武朋友，彼此因一時氣忿，把醜事嚷了出

得

去，聽見中央要派員查辦，又嚇後何。後來打聽，派來查辦員，是著名煙鬼莊四爺，知道此有圓通，容易運動，也就不放在眼裡。及至莊四到了上海，彼此分頭請酒，各送人情，莊四把煙土秘密販略一調查，知道上海只華界一帶，每年運銷火土，已在五六千萬以上，收入規數，約六七百萬元左右，還有川土，雲土，邊土等等，尚不在內。他們支配煙捐方法，全激勢力驅弱。

說 不 得

最有力是海陸軍，各占了百分之四十。陸警，水警，緝私，各占百分之五。餘下的歸參事會會員朋分。莊四一看內幕關係者，多半是熟人，犯不着去得罪這些朋友。並且此事，但有敷衍，絕無認真查辦道理，他們既來疏通，我也將計就計，表面諛略而暗通之。武朋友們見他意思活動，各送一份重禮，其餘各關係者也都有孝敬。莊四自然是細大不捐，一一笑納。

但莊四既知他們內幕，眼着一塊好肥肉，常啣在武朋友嘴裡咀嚼，未免有些垂涎。此來雖然敲了一大筆賄款，只算是趁火打劫，臨時的收入，總要想個法子，插足其間，成了坐地分贓一分子，纔有意思，就把這話意向疏通來人表示出去。一般武朋友見莊四既然開口，不便拒絕，但是自己團體，把持應有權利，和鐵桶一般，那能再容外人染指，於是硬派參事會方面，分出

一股，送給莊四。這參事會會員本是上海官紳，一共十四人，糾織而成的。見加入一個莊四，把各人應有權利，分去許多，當然不願意。但是莊四挾的是軍人勢力，前來強姦，抵抗不過，只得順從。有幾個心中不服的，把莊四受賄不職情形，傳到老總耳朵。那時候黃齊民剛剛來到天津，也順便送個消息，請他注意。

說 不 得

老總辦氣向來既信用此人，就信他到底，絕對不會半途聽信讒言，別生枝節，所以人家雖說莊四許多壞話，老頭子却一些不動，只命左右，打個電報給莊四，叫他留神就是。倒是黃齊民聽得部下在南邊如此胡鬧，覺着自己面子不大好看，打了兩通電報，命他們趕緊把事情撲滅。一般武朋友奉到嚴令，很是擔心，知道大帥言出必行，若辦得不好，要受處分。原想大家收盤

散伙，無如土商捐款，已收入客人荷包，誰願意再吐出來。土行老板既辛辛苦苦，花了許多血本，叫他關門大吉，如何答應，所以開會數次，總沒結果，弄得大家，大儂特儂。

莊四自接到京中私電，知道有人排擠自己，此時見大家蹙足抓頭，急得要死。他却一點主意不出，只高高坐在那裡，冷眼看他們怎麼辦法。後來還是參事會會長李老九想到莊四是老總心腹，新打北京來的，總該知道各要人意旨，親來拜訪，請他想個兩全辦法。莊四對他說道：

「我們朋分煙捐，好似儂吃鴉片一樣，只好會合同志，在暗室裡悄悄過癮取樂，那有排在大街上，明目張膽，大抽特抽起來。抽了不算，還要跑到官府面前自首，某人抽的多，某人抽的少，某人也上癮了。自己要投羅網，

又何怪官府前來抓拿呢？」老九聽說，知道莊四言外之意，還是麻怪他們辭擠，忙分說道：

「以前之事，只可不答，現在你老哥總算我們團體之一分子，對各方面要人消息，比較靈通，有何妙策，可解此圍呢？」莊四道：

「論法子何嘗沒有，只聞他們肯掏腰包不肯。」老九道：

「若是事情能彌縫得下，叫他們出些小費，何樂不爲。」莊四道：

「有錢就好辦了，現在上海灘上，不會發生一宗外國工廠槍斃工人的命案嗎？社會上對外人這種蠻橫行爲，工人含冤慘死，很是不平。現在民氣蠢蠢欲動，只要大家鳩集一筆款項，作爲運動費，向學生工人方面挑撥一下，立刻可以把風潮鼓動起來。風潮一擴大，把大家眼光都引向外交上注意，我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們烟案，也就無人過問了。這是一種聲東擊西，圍魏救魏的辦法。老九聽莊四說出這條妙計，非常歡喜，就依他意思，向各方面接洽。

那些武朋友，正在發愁要受處分的時候，聽說花點小錢，可以另起風潮，叫大帥無暇顧及此事，那有不願之理。於是大家按股分攤，立時集了一筆巨款。一般開土行的老板，聽說掏出運動費，生意仍舊可以維持，也是樂從。不到幾天工夫款集齊了，事情也就發動。無知的青年，抱着一腔熱血，跑向租界散放傳單。愚蠢的印捕，奉着鋪頭命令，狠命開槍射擊，一時動了公憤，鼓起風潮，那些抽煙捐的武朋友，販煙土的大老板，見他們中計，無不暗暗歡喜，趁大家不注意時候，狠命做他的生意，各發一筆橫財。

莊四當日替大家想出這條計策，明為消滅烟案形跡，暗中却另合別的作用

說 不 得

用。因他知道此次黃齊民西上，實懷着極大的計畫，想在北京發展，若不激起一宗大風潮，弄他發昏，北京已成局面，一定不能維持，自己後台老板的權利，也隨之喪失。及見學生被殺，工人受傷，知道文章已做到正題，就打疊贖款，收拾鋪蓋，一溜煙跑回北京繳令。決不料同時一般反對黨陰謀家看見有這機會，都想利用，有的想藉風潮推倒異己的，有的要實行他的古怪主義的，五花八門，各在暗中煽惑，弄得各處罷工罷市，風起雲湧，成了彌天大禍。要知後事如何收拾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說 不 得

第十回

行滿功圓女師返鄉

色衰愛弛老妾下堂

却說莊四回京之後，把查辦煙案情形，胡亂告報一番。老總自經慘案大風潮發生以後，早把煙案丟在腦後，逐日接着外人警告書，國民激烈的電報，已鬧得發昏第十一，正苦沒法應付，見莊四回來，很是歡喜，問他對此次大風潮有什麼辦法。莊四回道：

「現在外間最講究的是民氣，民氣正在激昂，絕對不可遏制。不過中國民氣，向來不能持久的，當他奮興時候，激昂跳躍，沛然莫之能禦，等到頹喪之時，儼如臥蠶，也就擦擦不動。我看他們所提什麼平等不平等各條件，



說 不 得

沒一樣可辦得到的，東西外交家何等精明，豈是一般沒訓練的國民，喊數牌口號，作幾次遊行，就把久享的權利，拱手奉還。我們此時對國民方面，不得不敷衍，對外交方面，也不可不顧慮，只有力持鎮定，最為上算。民氣激烈時候，不必阻止，民氣衰頹時候，也勿庸鼓動。他既自生，自能自滅。」老總聽了，覺着很有理。莊四又低低說道：

「這次黃齊民西上，很懷有野心，幸虧出了這麼一個岔子，把他眼光引到外交方面，不及內顧，不然，我們局面又不得安開了。所以我在上海時候，曾向民衆方面，略為招呼，只望亂子鬧得稍久，騰出時間，我們從容向那方面疏通，就可平安無事。」老總經莊四一番解說，立時放下愁腸，把日來憂國愛民的心緒，化作雲烟，仍然恬恬煙霞，幹那靜養禪理工夫。

說 不 得

莊四退出之後，回到家中，雲儂迎着說道：

「你到上海好多天，一回家又赶到府裡，鬧到這時候纔出來，忙來忙去，爲着何事。」莊四歎道：

「人家與兒孫作牛馬，我可算爲朋友作馬牛。」雲儂笑道：

「你不必提什麼朋友，兒孫，馬牛，只問你此番到上海，我要那蘇繡花緞，帶回來沒有？」莊四經雲儂一提，猛記起忘辦這宗差事，說道：

「我真該死，日爲公事鬧昏，竟忘記了此事。好在這種材料，北京也有，我明天同你到瑞蚨祥揀了幾色回來就是了。」雲儂怒道：

「瑞蚨祥果有這種花頭，我早買了，何必叫你到上海定繡呢？我叫你辦一點小事，也辦不到，可見你沒把我放在心上。」說着撇着嘴，撇下莊四，

走進臥房。莊四也連忙跟了進去，要想上前陪話，忽聽床頭安的秘密電話，丁丁響了起來。雲僊恨極，賭氣把電話耳機摘下，向床上一扔，罵道：

「半夜三更還來什麼鬼電話，不用管他。」莊四深怕府裡又有什麼要緊事件，忙拾起耳機一聽，覺着聲浪極其微弱，問了一會，纔知不是府裡，是洪二由天津打來的。

說 不 得

原來洪二自從跑到關外之後，花了一番苦工，刻意聯絡要人，等到老總上台，果然藉着武朋友力量，在老總駕前，充當一名清要職務，辦理文墨，宣傳意旨，極得老總信任。人家見他是老總身邊一個紅人，誰不巴結。洪二任事不久，就替老兄謀了一個極肥美的差事，明是內舉不避親，暗中却是兄弟公司，得來油水，四六均分。人家見他無錢不靈，求差謀缺人們如法泡製

說 不 得

，洪二也就大開方便之門，來者不拒，寫幾封大八行，把幾個學生故舊放了出去，得來冰炭敬，也不在少數，所以他當着這種差事，表面看似清苦，內裡極有出息，這也算是近來做官弄錢的進化了。

洪二有個老母，極其賢德，二十年前，在北京女學界很有名譽的。洪二幼年失怙，老人家晝夜課兒，辛勤撫育。及至洪二養病兵營，老人家念經茹素，日夕擔驚，到了洪二發達，老人家臥病津門，不能來京就養了。洪二也因公忘私，常缺定省，前日深夜得天津電話，說老太太病勢十分危險。洪二得着消息，星夜出京，趕到天津，老人家已是氣息奄奄，不能說話。見愛兒名滿天下，今日領着兒媳，在床前送老，私願已了，瞑目長逝。老人家一生苦節，歷盡艱辛，直等到兒子成名，行滿西歸，總算皇天有報。

說不 得

洪二突遇大故，赶忙打電報，報告老總，說了許多哀毀骨立，難勝繁劇，請予辭職終喪，一切套話。老總因洪二是自己身邊得力人員，親擬了一張親切唁電慰問。洪二得了老總電報，很是歡慰，忙把電碼，譯出一看，見劈頭第一句四個字，是「不告而去」，倒嚇了一跳。心想糟了，我當夜趕急出京，未行知會，他老人家竟生氣了。再看下文，雖是慰唁之辭，字裡行間，似挾些嗔怪意思。洪二本是熱中功名的人，捧着這張半通不通，似慰唁似責備的電文，疑心生暗鬼，如何受得了，顧不得在什麼昏迷苦塊之中，連夜打電話給莊四，把這情形告訴一番，請他向裡面打聽，到底老總是什麼意思。

莊四初聽洪二說來，也覺可異，後來一想，洪二正在信任頭上，不至出什麼岔子，把他安慰一番。第二日進府時候，趁便把洪二丁艱一提，老總皺

着眉頭說道：

「洪義一去，我如失左右手，擱下許多要件，沒一個弄得清楚。我昨天親擬一張唁電，叫他節哀順變，早給銷假出來，你見着他，可再把我的意思，勸解一番。現在時艱孔急，千萬叫他不要拘泥迂執。」莊四聽了，知道洪二慮容猶隘，替他放心，立時修一封快信，通知洪二，並告訴他，前日唁電，是老總親擬的，因為關切過甚，不免語無倫次。洪二得了這話，心中一塊石纔行放下，因老母一生苦節，無可報答，趁着今日自己在台面時候，遍發訃文，大辦喪事。

到了開弔那天，天津文武官員無一人不到，就是北京各機關人，因看洪二是老總的紅人，特開輛專車，全體出京弔唁。受弔之後，跟着就是發引

，不用說當然有許多當地的官紳，旅津的關老，以及學生故舊，窮親苦戚，擁擁擠擠，穿衾袍，充執紼，前來捧場湊熱鬧。

洪二把老母靈柩，寄厝在古寺之後，就把天津家眷一概移來北京，因北京寅年戚友，比天津更多百倍，不得不在江西會館，重行開弔一次。上自全體閣員，文武百官，下至尼姑僧道，孤兒院苦學主，無不前來鞠躬致敬，弄得宣武門一條大街，車馬闐塞，水洩不通。至於各界內所送的素幛輓聯，漫天遍地，好似野草一般，數也數不清多少。別的不用說，就所收奠敬一項而論，已在萬金以上。人家見洪二的老太太死後如此風光，誰不羨慕。都說總是老人家一生苦節，養得好兒子，纔有今日之報。至於那些眼淺剝薄的，反說洪二視錢如命，在他老母在日，不知略盡孝道，到得死後，反大開其喪，

說 不 得

縱使做盡排場，死者有何感覺，這種虛僞行爲，不是爲老母開喪，簡直是替自己開喪，一次二次受弔，都是他斂錢機會，這話未免過厚。總而言之，現在世風不古，人心澆薄，這種人不能說是沒有的，不過洪二是讀書種子，當不至如此缺德。

閒話少敘，且說洪二把老太太喪事辦完之後，並不銷假出來辦事，只遠遠躲在醫院，聲言終天抱恨，無意功名，要行辭職。其實因近來得意忘形，把當日所有的舊朋友舊恩公，無意之中，得罪不少。這次黃齊民西上，又聽信左右挑撥，深怒洪二過橋丟拐，很想抓一個錯處，把他踢出政界之外。洪二得着這個消息，惶恐萬狀，那敢出頭，口口聲聲，只說哀毀過度，病體不支，要乞假終喪。實在一心一意，只希望這位大帥，能够早些回去，他躲過



說 不 得

難關，再出來活躍。但是這位奕帥，也一心一意專等上海慘案解決，回過頭來，向中央幾個渾蛋的政客算賬。無如北京派去幾個僵瓜的交涉員，實在不濟事，終日在上海和外人辦外涉，什麼十三條呀，二十一條呀，賠款道歉，鬧個不清。洪二躲在醫院，淨等大帥出關，大帥坐在天津專候滬案解決，彼此對等，等了一個月，還沒有下梢，只苦了老總，逐日案頭積了許多告急的文書，沒有一個好帶手，替他料理。三番五次，派人在醫院勸洪二早點銷假，洪二只是一味不肯。後來還是莊四看老總終日動筆，實在費事，親到醫院力勸洪二出來。洪二因莊四是多年同志，就把畏罪情由，訴說一番。莊四對他說道：

「醜媳婦終須見翁姑，照我的主張，還是早些出來，疏通要緊。齊氏大

說 不 得

帥，腦筋簡單，很容易對付的。不見我們那位阿拉大哥嗎，因經手數目，未弄清楚，大帥一張兩張的電報，和雪片一般趕了進來，說他舞弊營私，侵吞國帑，要實行派員查賬，取他首級，何等威赫淋漓。及至大帥到了天津，阿拉假造一紙賬單，親捧出去，當面一解說，並應許每月若干協餉。大帥見面不但不行責備，反着實嘉獎，說中央財政若非他長才曠畫，早就不堪開閘了。可見事在人爲，阿拉如此大不了事情，掉些槍花，還能敷衍過去，何況你對也不過小小意見，有什麼疎解不了。若照你這種藏頭露尾，不澈底的解決，縱使此次能僥倖躲過，將來總是要栽筋斗的。」洪二經莊四一番勸解，覺着很有理，第二日硬着頭皮，跑到天津，住在熙來飯店，先找大帥身邊一個參謀李伯高，竭力疎通一番，求他在大帥面前，替他先容。

說 不 得

第二早洪二親到曲家花園，恭謁帥駕，把一張棘人洪義名片，傳達進去。大帥經過李伯高道地，一見名片，立刻傳見，洪二跟着副官，進入客室，見大帥躺一張沙發上，口中含一枝二寸長呂宋煙，煙氣繚繞之中，現出一張鐵青面孔，很是威嚴。洪二因新丁內艱，重喪在身，見人例應磕頭，一見大帥，不由分說，爬在地下，先叩三個響頭。大帥平日見洪二以諸侯賓客自居，無論見着何人，總是長揖不拜，今日竟然對着老夫磕起頭來，想他自知罪過，前來求饒，心中很是痛快，遂叫一呵腰，撚着短鬚，微笑道：

「罷了，罷了，起來罷！」洪二又磕一個頭，謝了大帥，爬了起來，側着身軀，把半片屁股搭在椅角坐下。見大帥顏色，已和悅許多，諒不至如何給他過不去，膽子立時大了好些，恭恭敬敬，說幾句感謝賜奠的套話。又訴

說 不 得

說近來辦事棘手，叢過招尤，不易討好，自遭大故，精力日疲，決意辭職。大帥經洪二見面一番磕頭，怒氣已平。再聽他說話恭順，一時轉不便責備，洪二口才本是敏捷的，應對之間，又隨機應變，拍了幾個馬屁，倒弄得大帥十分爽快。心想局勢如斯，此來計畫，既未能發展，又何必獨對一個書生為難呢？見洪二踟躇不安，楚楚可憐情狀，以行安慰一番，叫他安心供職，不要再萌退志。洪二受了大帥幾句溫諭，真是感激涕零，莫知所報，諾諾應了幾聲，又恭陪帥駕談些時事，纔退了出來。順便到參謀室找李伯高，見面先作三個大揖，謝他招呼，彼此又密密談了一會。臨走時候，伯高却袖出兩個名條，說是一個是他表弟，一個是他小舅，務要代為位置。雖是挂名兼事，倒是薪水要在二百元以上，纔能過得去，洪二自然滿口答應。回到飯店之後

說

不

得

，大帥行轅的隨員，接二連三，來了許多請帖和薦書，因自己在新喪之內，議會可以婉謝，薦人却不能不收。因受過前番教訓，知道這些武朋友不可再得罪的。此時正在憂讒畏譏的時候，那敢稱勛拮爾，細講價錢，只算舊店重開，各送主顧一份贖品，請他們以後多多照應吧。

洪二見大事已無問題，馬上回京銷假，終日替老總司筆札，傳意旨，汽車來，汽車去，仍然趾高氣揚，自無餘子。他在西城木置有一所極大房子，此番考太太死後，全眷來京，一妻一妾，及幾個孩子，都搬入裡面居住。正太太石夫人素有賢名，愛妾雪鴻，又是當年上海堂子裡出色人物，在他人正可左擁右抱，歡樂一番。洪二却是不然。第一嫌太太板滯，言語舉動，都不合美人身分，似乎不足匹配金龜伴婿。雪鴻雖是風流可喜，但自從在西湖飯

說 不 得

店一場吃醋，已恨她刺骨。男人家生性本來是喜新厭舊，而况洪二係當今闊人，這種家常便飯，如何吃得下口，於是常在東南城一帶飯店找點野味解饑。石夫人終日料理家事，管教子女很是忙碌，洪二在家不在家，不大注意。雪鴻是楊花水性的，那能受得如此孤寂，見洪二情意淡薄，知道緣分將滿，三番五次，尋釁吵鬧，想把洪二激怒，一聲驅逐，敲了一筆竹槓，下堂而去。無如洪二已參透她的意思，任她如何埋怨，如何吵鬧，總不理會。

雪鴻見吵了數次，沒有下梢，又改變主意，迫着洪二要錢。洪二每月限她二百塊錢花銷，一切衣履零用，都包在內，多用一文，概不認賬。雪鴻在他掌握之中，也無可如何，每日只可打扮花枝一般，到手帕姊妹家裡，打幾個小牌，或是在中央公園，城南遊藝園，賣俏吊膀子，藉消時光。洪二明知

## 說 不 得

她在外閒蕩，只圖耳根清淨，也不去管他。

雪鴻見洪二不管，益發沒有顧忌，有一天飯後出去，在中央公園溜了一會，覺着沒有意思，又跑到真光劇場看電影。進門時候，已是四點多鐘，由看座照着手中電燈，引到樓下中間第四排一個空位坐下。雪鴻嫌坐位太近，光線不好，看座又替她找了一會，在第八排中間尋了一個空座。雪鴻側着身軀擠進去，見左右夾坐，都是男客，也不去管他。再看銀幕上，映着一雙男女，初時在水邊喁喁私語，後來不知怎樣，女子忽然把男子狠命一推，一交跌在水內，載浮載沉，伸着蓬首向女子叫援。女子只站在岸中，戟指怒罵，一時座客掌聲雷動，譁然大笑。雪鴻因山中間看起，不知從前是什麼理由，覺着沒甚麼痛快可笑地方，要想找個人問問，只是左右都是陌生的男客，又

說 不 得

不便啓口。正在煩悶，忽覺有一陣極猛烈花露香味，由背後撲了過來。雪鴻以爲後面坐的一定是位女客，回頭一看，身後却是一個男子，雪鴻見前後左右都是男客，無人可問，只得仰着脖子，向銀幕痴痴望着。看了一會，見幾個男女，出出進進，猜不出是什麼意思，覺着又乏味，又疲倦，舉起雙臂，伸一伸懶腰，不提防腦子向後一仰，却撞在身後男客臉上，因爲那客人正伸頭靠近雪鴻椅背，望銀幕觀看，無意中給雪鴻猛然一碰，幾乎把臉上眼鏡，碰在地下，急忙躲閃不迭。雪鴻見碰着人，忙回頭一看，見那男子雙手正握住眼鏡，擦眼淚，不禁好笑。

遲了一會，電影停演，休息十分鐘，一時場內電燈，大放光明，雪鴻因剛纔誤碰了人，此時特意轉頭來向後望一望，到底所碰是什麼人物。那知不



說 不 得

看猶可，一看倒神搖心動起來，原來身後坐的那位男子，却是一個二十餘歲少年，生得非常漂亮，戴着一副玳瑁邊眼鏡，一張雪白滿月的圓臉，劍眉星眼，唇紅齒白，態度華貴，頭上細髮，刷得非常光亮，想一陣陣香氣，卽由髮上透了出來，一身西裝，極其整飭。少年見雪鴻看他，也向雪鴻釘了兩眼，雪鴻覺坐着沒有意思，起身走向食堂，命茶房沖一碗寇寇，揀盤點心。一眨眼間，那個少年手中拿了一個毡帽，也跟了出來了，在雪鴻斜對面坐下，一面喝牛奶，一面拿眼睛向雪鴻不住的打諒。雪鴻也不放鬆，趁便報他幾個眼風，直至場內開幕樂聲響時，二人纔止了電流，匆匆入場。

雪鴻此時益發無心在銀幕上注意了，一心只在少年身上轉念頭，看他態度雍容，好似貴家闊公子，穿裝打扮，又似一個出洋回來的學生。想了一會

說 不 得

，不得注意，無意之中，仰頭向椅背一靠，覺軟棉棉一種東西，觸在頸後。雪鴻嚇了一跳。忙回過頭來一看，原來背是後少年兩隻雪白手，搭在自己椅背，指上戴了一粒蓮子大金鋼石戒指，在黑暗中，透出光芒，好像一顆明星，閃來閃去。少年見雪鴻回頭看他，只裝不知樣子，仰着臉，兩隻手仍搭在椅背，並不縮回。雪鴻看他這般倣作，也放大了膽，索性把頭向後一仰，一個脖子，全枕在少年掌上，好似枕頭一般。少年雖然不敢動，却也不大老實，時時伸屈指頭，向雪鴻頸上擦撥，弄得雪鴻香肩，一聳一縮，又搔又好笑。二人在黑暗裡，悄悄鬧了一陣，及至電影演完，座客紛紛散去，少年站起來，對雪鴻低低說道：

「我們走吧！」雪鴻道：

「走上那裡去？」少年道：

「請你到大陸飯店，吃頓俄國菜可以嗎？」雪鴻點點頭說道：

「那末，你先走一步，我有包車在外面，隨後就來。」少年還怕雪鴻驅他，說道：

「當真的。」雪鴻笑道：

「這裡離大陸飯店，纔有多遠，還怕走錯了不成。」二人一面說，一面走出場口，雪鴻故意站在場前，望牆上掛的電影相片。觀看一會，讓少年先走數分鐘，隨後坐着包車趕到大陸飯店，見少年已在食堂一張小棹上等候。

二人見面之後，彼此互通姓名，雪鴻纔知少年姓陸，名叫夢蓮，美國留學生，回國還不到三個月，現在交通部當差。夢蓮知道雪鴻是一位關人姨太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太，十分已結。二人感談愈入港，大鑿用完，雪鴻故意拿身分，起身要走。夢蓮自然不捨，堅訂後期。雪鴻許他每日至真光劇場相見，自是夢蓮無日不在其光劇場，雪鴻也無日不來相會。看完電影，總在各大飯店，大鑿小酌，鬧了一飽。有時興之所至，嫌飯店嘈雜，另開小房間，密密談心。雪鴻戀着夢蓮，觀美年輕，夢蓮也巴結雪鴻有錢。日子一久，二人感情打得火熱似的。雪鴻只等洪二有時赴天津，或是在西山，她就在外面和夢蓮停眼整宿，徹夜不歸，見着石夫人，只推在姊妹家裡打牌。

石夫人對於雪鴻，本來放任，既不干我事，誰管這些閒賬，其中却氣壞洪二身旁一個家人李貴。李貴跟洪二已有十多年，當日洪二在交民巷養病時候，伺候湯藥，傳達言語，全靠李貴一人。洪二因他心地誠實，粗通文字，

說 不 得

竊細事件，都拿得動，辦得來，十分信用。李貴感恩圖報，一心衛主，近見家中這位姨太太，和野馬一般，逐日在外開蕩，實在有傷主人名譽，常常向雪鴻的車夫馬二打聽，今天姨太太上那裡去，幹什麼？總要盤問一番。北京車夫向來沒有一個好東西，最愛說主人壞話，而况雪鴻所幹的事，又沒一宗正經的，就把某日在外幹什麼，和什麼人說話食飯，常在那裡走動，一五一十，說了出來。李貴聽了，很是生氣。心中想道我主人在外總算有名譽的人，今無端給這位姨太太把臉子丟盡，如何是好。這事若不設法把他早行戳破，將來還不知要鬧出什麼亂子呢？但是這種不名譽的事，我們當下人的又如何說得出口，前思後想一會，却想出一個法子，莫如我寫一封匿名信，寄與老爺，把一切情形，告訴清楚楚，由郵局貼一張郵票寄去。

說 不 得

第二天，洪二收到匿名信，初看時候，很吃一驚，心想雪鴻在外邊胡鬧，我早有所聞，誰人竟管這閑事，前來報告。後來把筆跡細細驗一會，恍然會悟道，這是李貴所寫的，一定這呆子眼看不過，以爲我不知道，故來報告。總算他一番忠心，我倒不可辜負他。又看信中把雪鴻在外邊胡鬧情形，寫得明明白白，某日在某處吃飯，某日在長安飯店住宿。洪二把日子一算，都是趁自己不在京時候幹的事情。心想這野馬總算引得上路，現在時期已熟，可以打發出門。

過了兩天，便是星期六，洪二在外面打一個電話回來，說往湯山洗澡，晚上不回家，不必候着，石夫人因洪二自夏天以來，時常在外面避暑，並不以爲意。雪鴻得着這個消息，却十分歡喜，因與夢蓮已隔離多日，今天正可

說 不 得

趁此機會，暢敘一番。急忙打扮出去，到長安飯店，開了一個房間，打電話通知夢蓮，自己却在房內靜等着。雪鴻出去不大工夫，約莫天黑，洪二忽然回來了。石夫人接着問道：

「你剛纔來的電話不說往湯山洗澡，不能回來嗎？怎麼又不去了。」洪二道：

「今日因府裡有事又絆住，打算明天再去。」遲了一會，又故意查問：

「雪鴻又向那裡去了。」石夫人道：

「我可不知道，大約又往金馨長家裡打牌罷？」洪二心中明知雪鴻此去，又是在長安飯店找姍姍頭，在家坐了一會，不動聲色，帶了李貴，一輛汽車，直奔到長安飯店。向櫃房一查洪太太來了沒有？櫃上莫明就理，以為

是洪二約定的，忙迎着說道：

「來了來了，正在樓上第八十號等着呢。」洪二聽說，帶着去貴，一直闖上樓來，到得八十號門前，命去貴在門口守住，自己把門一推，闖了進去。雪鴻一人，坐在沙發上，正等的不耐煩，忽見屏門一動，以為夢寐深了。抬頭一看，却是洪二，氣昂昂站在跟前，大吃一驚，心想今天他不是往湯山，怎麼會跑到這裡來呢？是了，他一定得着風聲，驅我出來，前來捉姦，橫豎有一天決裂，不如今天趁此時候，與他脫離關係。想到這裡，神色轉見鎮定，坐在沙發上，一語不發。洪二見雪鴻沒有一點恐懼樣子，心中益發生氣，問道：

「雪鴻你這時候不在家，却跑這裡幹什麼？」雪鴻冷笑道：



說不 得

「你不上湯山，却來這裏，又是什麼意思呢？」洪二怒道：

「你管得我嗎？」雪鴻道：

「我不管你，你也別管我。」洪二道：

「你幹得好事，我不得不管。」雪鴻道：

「那末，你意思要怎麼樣呢？」洪二道：

「請你滾蛋。」雪鴻道：

「那好辦拿，你錢來，我就走。」洪二道：

「你幹得事情，可對待住人嗎？我的名譽，被你躡躡殺了，虧你有臉向我要錢。現在你不走也可以，等一會那個陸夢蓮來時，抓他算賬。」雪鴻聽洪二要抓夢蓮算賬，纔有點着忙，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你要我走，我馬上就走。」洪二道：

「你現在要走，我又不給你走了，你可寫張願書來，說明自此之後，永斷糾葛，免得你走之後，你老母又來麻煩。」雪鴻道：

「我不會寫字。」洪二道：

「你不會寫，我叫別人替你寫，你畫個押子總會。」說着開門出去，命李貴向櫃房取副紙筆進來。

李貴守在門口，當半刻鐘以前，看見一個洋裝少年，匆匆走到八十號門前，聽見裡面有人說話，逡巡退去。李貴正在疑心，聽見洪二命他取紙筆，知道交涉辦妥，急向樓下，借一副筆墨上來。洪二一面口中念着，命李貴一面寫，寫完願書，命雪鴻在紙尾畫個花押，因尙少個證人。洪二命李貴打電

說

話到稅務署，把雪鴻的堂弟王心漢找來作證。王心漢當日得這稅務署差事，原藉雪鴻之力，今日雪鴻下堂，叫他作證人，是再妥當沒有。李貴打了一會電話，回說王心漢已回公寓，電話打到公廨，又出去了，現在須要派人找去。洪二罵道：

「這一類東西，沒一個安靜的。」又對雪鴻說道：

不  
得

「手續未辦妥，我不能放你走，你今夜且跟我回去。」雪鴻無可如何，只得隨洪二回家，石夫人見洪二忽然赴湯山，忽然不去，現在又同雪鴻一路回來，料定其中必有緣故。看二人神色都不好，不便動問，直到十點多鐘，心漢來了，洪二把原由告他，命他作證人簽字。心漢雖是滿心不願，但是老姊做出此種丟臉事情，還有什麼話可說，只有唯唯答應。洪二見把手續弄妥

得 不 得

，纔把始末告訴看夫人聽。看夫人聽說雪鴻要去，好似拔出眼中一根針，暗暗歡喜。

到第二早，洪二怕雪鴻空路逃匿，自己特親行押送到車站，又命李貴一路護衛她到上海，而交她母親王老鴿。因為王老鴿最悍潑不過，十年前雪鴻和楊老八脫離時候，不但攥了一大筆現款，並且事後王老鴿向楊老八索人，還詐了八千多金，洪二鑒於前車，故加意審慎。此次弄一條小計，花點少費，把著名辣貨赶走，總算沒吃大虧。但迴想前塵，未免有些惆悵，雪鴻却毫無依戀，一心只念着那個小白臉陸夢蓮，臨別未能一晤，不知後會何期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說不不得

## 第十一回 報厚恩小卒解衣救主 念舊誼故人通電漏師

話說洪二用計把雪鴻擄出之後，過了一禮拜，李貴已從上海回來，報告「雪鴻在火車上，三番五次，要想半途下站，幸隨時隨地留意，得以平安無事，護送到上海，而交她的母親王老鴿。王鴿初見雪鴻，單身回來，很不願意。後來詢問原由，知道一切願書手續，辦得完完全全，別無法子訛詐，也就罷了。看王老鴿近狀，似乎不大得意，據說她第二養女珊金，奉問跟了奉天王團長到山東去了，因不容火婦，不上幾月，却捲好些東西回來。不想火車將到上海，王團長派來護送珊金那位副官，將珊金帶來行李，一古魯拐走

說 不 得

，避匿無踪。調查到上海，險身邊存數十元零款外，也只單身一人，打了幾次電報到山東，報告副官荒唐，王團長也無一字回電。王老鴿自從給仇家潑了滿面硝磺水，在公堂涉訟兩年，手邊已無多大積蓄，原靠著妻女出花樣，現在都不能隨她心願，很是着急。聽說仍要別開門戶做生意，至如何計畫，不而得知。王洪二聽了，知道此事辦得落實，王老鴿不至再行詭詐，對李貴着實嘉獎一番，心中很是痛快。

過了兩日，偶然因個朋友開弔，命石夫人將前番收來許多素幛，揀一個好的送去。石夫人拿鎖匙到雪鴻臥室，把大櫃打開一看，內中只剩薄呢和舊緞的數十領，所有好的一概沒有，疑給雪鴻偷賣了。洪二是個鄙吝鬼，聽見丟了許多素幛，很是生氣。正在埋怨石夫人，外面報道莊四爺來了。洪二迎

說 不 得

了出去，莊四一見面，笑嘻嘻說道：

「老二，怎麼你那寶貝跑了？」洪二皺着眉頭道：

「有什麼寶貝，早就該走了，凡是一個人，既不願意，強留着，終是不妥當，不如一走了事。」莊四道：

「那末你是有意放鳥出籠。」洪二道：

「是的。」莊四道：

「你放鳥出籠，是一宗好事，似老總要縱虎歸山，真是再糟沒有。今天我賠了好些唇舌，總算把這事敷衍過去。」洪二道：

「昨晚那宗事情，到底怎麼樣？你今天見着馬鼎吉，他又怎麼說呢？」

莊四道：

他自然是十分不滿意，實在也怪不得他們，這事總是老總一念慈悲，所種的惡果，當老總離滬京時候，馬則吉，般人原想實行革命手段，主張把杆法借以的曲辦子，重重懲罰，我也曾告訴老總，斬草除根，曲辦子雖是一隻死老虎，總是一系之長，他們要嚴辦，就假手他們做去，也是除惡務盡一個法子。老總却一味調護，說什麼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循環報報，無有了期。今日上台，把下台之人作踐，當日自己下台，一定要受上台之人苦頭。並且曲辦子最舊時袍澤，無論如何，總要保護着，實在似老曲那種膿包東西，死了有什麼可惜。老總第一步想頭，就弄錯了。嗣後曲系一般將領，以及舊時老友朋，三番五次，聯名來電保釋，老總處於兩難之間，沒有法子，糊裡糊塗，把電報一調，不能討得兩邊諒解，反把兩邊人都招惱了。這第二步手



說 不 得

法，更是不對。及至曲辯子在裡面費了糖尿病，病得要死，索性由他死了，也了却一宗公案。老總偏念着老友情誼，遣醫送藥，派人省視。這麼一來，益發動了馬鼎吉一般人的疑惑，說老總有意屈全他，什麼移交國民裁判，都是假話。就是曲系那方面，也說老總是婦人之仁，既然念舊，應該把我首領放出，纔是正理，又何必媽媽虎虎，做這些不澈底舉動。實在老總意思，害他是絕對沒有，救他也是事實上辦不到，不過在位一天，總要保護他一天，你想這種片面的辦法，那能討得大家歡喜，又安得不引起曲辯子生心透腹呢？據今天馬鼎吉告訴我，他部下在裡面監視老曲，很是周密。凡是外間有住客進去省視，須經他部下認可，會面說話時候，都有人在旁監視，就是有什麼書信，也是先經檢查，纔傳遞進去。曲辯子初被監禁時候，終日歎哭無端

說 不 得

，後來見沒有多大危險，早晚仍是食大餅，看花弄鳥，和幾個小老婆胡鬧。大家以為他已死心塌地做囚王，沒有大志，却想不到竟會生心逃跑。他昨晚走的時候，把滿面鬚鬚，剃得淨光，穿着一套衛兵的衣服，由樓上走出，一路竟無人知覺。一直溜到花園後門，將要出去，守門的大兵，在天色昏黑時候，也辨不出是什麼人，看他穿着一身軍衣，以為是隊中同伴，呼道兄弟快要關門了，別出去啦。曲辮子經守兵一呼，一聲不響，往外飛跑。守兵見他行路倉忙，纔動了疑心，上前一把揪住。曲辮子伸起拳頭，望守兵臉上就打，守兵急了，一聲大喊，驚動裡面衆人，立時圍了上前。內中有認的是曲辮子，知道這亂子鬧的不小，不敢隱瞞，忙打電話報告馬鼎吉。及至馬鼎吉趕到，大家已把老曲送到樓上。馬鼎吉問曲辮子：『何以要想逃跑，是個人主

說 不 得

使的？」老曲只說：『我想走就走，既然走不動，我就在這裡吧？』馬鼎吉見問不出情由，看他身上穿着衛兵衣服，肩章是二百五十號，就把第二百五十號的衛兵甄守義，捉去衙門，拷問一夜。據甄守義供稱：『他把軍衣借給曲辦子，完全爲報答私恩起見。』因他有個阿哥，名叫甄守仁，當日在老曲衛隊營，充一名排長，人極老實忠厚，有一次曲老帥在公園裡看戲，吃了仇家兩粒炸彈，險些把性命喪去。事後有人誣告他阿哥甄守仁有通敵嫌疑，押在軍法處，已經擬定槍斃罪名。老帥看見名單，說自己子弟兵，萬不至有此背逆行爲，把守仁名字一筆勾去。守仁死裡超生，感恩圖報，及聽見舊主身受監禁，痛哭好幾次，常常對他兄弟說，你有機會，總要報答活命恩人。守義此次派在裡面，監視曲老帥，他認得老帥，老帥却不認得他，前幾天守義

說 不 得

在樓前值夜，三更時分，聽見樓內隱隱有啼哭的聲音，哭了一回又停，停了又哭。當更深夜靜，聽去好似曲老帥聲音，想到英雄末路，如此可憐，不免代爲傷感。第二天老帥一人正在小院裡看花，守義看左右無人，悄悄走過去，對老帥說道：『我是甄守仁兄弟，老帥對我哥哥有活命之恩，現在如有用我地方，願効死力。』老帥只說一句『如此甚好。』一時有人來了，彼此走開。到前天晚上，守義又在樓前值夜，老帥看見旁無別人，招手叫他進入屋內，說道：『現在我要向你借一件東西，你可辦得到嗎？』守義道：『凡我能辦到的，無不願意。』老帥說道：『那末你把身上那套軍衣借我用。』守義問：『老帥要用軍衣是什麼意思？』老帥道：『我告訴你，諒不至漏洩，因我前兩夜夢見我死的兄弟四爺告訴我，日來將有大禍臨頭，叫我趕快設

不 得

法逃走。我打算穿上你的衣服，喬裝衛兵，混了進去。」守義聽說，老師能逃走出去，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我此時正在值班時候，若脫下軍衣，怕人撞見不妥，好在我的軍衣，還有一套，俟覷個無人時候，悄悄送進。」約好之後，又悄悄退出，幸無人覺察。第二日守義趁一個空閑，把軍衣送進，並告訴老師說：「每晚六點時候，園門出出進進的人最多，趁那時候最容易混出。」不知怎麼樣，那天老師遲至七點鐘，纔喬裝出去，就給人家發覺了。據馬鼎吉的意見，曲辦子此次圖謀逃跑，一定裡外都約好，決不是如此簡單。就守義的供辭，有可信有不可信的，不能據為定讞。因有人報告，那晚六七點之間，距園門左近，停了一輛汽車，一個日人坐在車內，一個站在地下說話，遲遛一句多鐘不去。巡警因看汽車掛的是保衛界內綠牌，又是外國人開

說 不 得

車，不使上前干涉。據說那輛汽車很有許多可疑地方。馬鼎吉又說當時除口人一輛汽車外，還發見一輛長途一車，內中坐一個軍官，在圍門左近繞灣子，總之此事發作之後，疑神疑鬼，不免有應時而生的許多謠言。馬鼎吉一般人，歸根結局，總怪着老總不好。你試想想，似這種不相干的屎尿，沾染到身上，倒霉不倒霉？今天老總命我到馬鼎吉那邊剖明，經我賠了許多唇舌，總算敷衍過去。實在這禍根不除，將來不知要發生多少誤會。」洪二道：

「論曲辯子那種膿包，縱使走脫，也沒多大關係，還是曲系嬌子那位強風直魄力很可注意。此次曲辯子出走，與他必定有關係的。你與強風甫結下深仇，將來倒要留心。」莊四聽洪二提起強風甫，也不禁面目失色。

你道什麼緣故？原來這曲系嬌子強風甫，是曲辯子部下第一個健將。曲

## 說 不 得

辯子一生功名，半由他手中造就，強鳳甫好處，在不愛錢，不怕死，不貪色，在武朋友當中，總算一條好漢。短處在腦筋太舊，剛愎自用，迷信武力萬能，要想提着百萬雄師，統一中國。連年南征北討，兵連禍結，民不聊生，未始非強鳳甫武力政策所賜的。曲辯子本是一個庸懦無能之輩，看這派下嫡子如此能幹，比親爹還重，嘗對鳳甫說：「我就是老弟，老弟就是我，老弟叫我怎麼樣，我就怎麼樣。」鳳甫得了這麼一個傀儡，也就避名居實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雄踞中原，窮兵黷武，睥睨一切。

前年因一口氣不服輸，調動各路兵馬，向關外惡戰。旌旗所至，勢如破竹，重兵深入，行將直搗黃龍。偶不留神，中了敵人奸計，翻個筋斗，弄得全軍覆沒，狼狽而歸。強鳳甫見大勢已去，因與老總有師生交誼，把遺下槍

說 不 得

械鐵甲車，命部下封交與老總應用，自己率領心腹衛隊，坐隻軍艦，溯江直上，浮家泛宅，暫作海上高公。大家見他兵敗之後，不學一般軍閥，逃往租界，向外人旗下偷生，舉動磊落光明，不愧山東好漢，轉十分欽敬，這也是社會上一種扶弱抑強的心理。

獨莊四別具隻眼，觀察將來，以強鳳甫威望，必有崛起之日，三番五次，在老總跟前獻策，趁強鳳甫失敗時候，置之死地，杜絕根株。老總素以慈悲為懷，第一愛惜鳳甫人才，不願落井下石。第二有心縱放鳳甫，養成一部分潛勢力，留得將來牽制局面之用。莊四見政策不行，十分不快，他本是膽大妄為的人，倚藉老總平日糊塗不管事，討了一個差事，逕赴上海，私向海軍界幾個老朋友游說，當日強鳳甫得志，如何有功不賞，如何歧視艦隊，今



說 不 得

日鳳甫失敗，泛游江上，無家可歸，正可去避慶兵艦，潛行渡江，劃幾陣名義上為國家除害，實際也可一洩私仇。莊四本有個兄弟老七，曾當過艦長，還有一個妹丈充過海軍司令，在海軍界都有部分聯絡。莊四提出一筆款項，命他二人從中運動。海軍界本是要錢不要名的，得着莊四運動費，無不躍躍欲試。莊四見大功指顧可成，先回到北京，靜候好音，滿想等到把強鳳甫性命結果之後，再報告老總。那時生米已成熟飯，謔為海軍界一部分動作。老總縱不願意，也無可如何。

那知事機不密，當幾條艦隊生火鼓輪南下割髮之際，却驚動一位海軍界老將董斯仁，聞知莊四如此毒計，不勝驚駭。心念強鳳甫對於南派海軍，雖有惡感之處，但對於自己交情，總算不薄。此時他在危急當中，見死不救，

說不待

存心買死，豈是丈夫。混身艦隊，中了莊四纜計，業已變動，無由阻止。於是急打一個無線電，通知強風甫，叫他趕快離開長江流域，免中奸人詭計。

風甫那時，正徘徊赤璧之間，傷今吊古，暫作詩人，以為我既拋棄政治生涯，日與沙鷗為伍，當為國人所原諒。那知莊四偏不容人，要置之死地，待查董斯仁電報，把莊四恨入骨髓，知道包圍的艦隊，轉瞬即至，急忙把坐艦晝夜開往黃岳避難。等到上海艦隊趕到，見目的物已去，無可用武，也就廢然而返。

莊四此番謀殺強風甫，原為大局策安全，因手段卑劣，弄巧成拙，無端和強風甫結下殺身私仇，可算不值之至。莊四得知強風甫脫逃消息，後悔不迭，真是腫子吃黃連，說不出苦處。今天洪二因曲辯子逃走情事，聯想到風

甫，莊四也覺其中有許多蛛絲馬跡可尋，經洪二一提，很不受用。但政客的嘴臉向來要逞強的，過了一會，莊四又笑起來，說道：

「實在沒什麼要緊，我們在政治上討生活，本顧慮不了許多。當年風甫上台要拿我們，今日我們上台，也想法擺布他，本沒什麼不可，而況我們現在總算站在台上，風甫還在台下，安知沒有機會，再落到我手裡呢？」洪二見莊四如此解說，也就不便再提。莊四又道：

說 不 得

「我今天爲曲辯子濯眼的事情，說了許多廢言，轉把來意思却告訴你。」說着山懷中取出一封信來，交給洪二，說道：

「你且看一看，替我斟酌一個覆函如何？」洪二也不答應，先把信箋抽出一看，却是一封極艷麗的情書。信中具名是「海上閨客」，是寄與莊四愛

說 不 得

差雲僊的。洪二道：

「這封信那裡弄來的，這海上閑客，又是什麼人呢？」莊四道：

「你先看這位寫得好不好？」洪二道：

「詞意纏綿，哀而不怨，確是好手筆。」莊四道：

「據雲僊告訴我，海上閑客，就是他老朋友何武的別號。」洪二笑道：

「何武不是令寵的情郎嗎？你見着他的信不吃醋，反來央人寫回信，真

是貴人大量了。」莊四道：

「你別挖苦我，貴人也好，龜人也好，橫豎雲僊已歸我手裡，總算我佔了便宜。別說何武本人，現時遠在上海，不能和他吃醋，就是近在咫尺雲僊的老相好，我何嘗不敬而愛之。總而言之，愛屋及烏，雲僊所愛的人，我也

無有不愛的。」洪二見莊四雖語語滑稽，實含諷刺，呵呵笑道：

「老四，算了罷，可別說了，但你意思真怎麼回攬呢？」莊四道：

「據雲傑說，當年雖被何武誘惑，誤落平康，但當落難時候，若不遇他援手，怕已早死，若不是他引到堂子裡，又怎能認着我呢？所以反本歸源，何武還算難的功人。現着他來信，似乎落魄海上，不大得意。雖書詞之間，只埋怨她無情，實含有求援之意。她的意思，要答覆一詩詳信，措辭要婉轉，又要得體，裏表明不能不感恩地方，又要說出無法圖報意思，詞句更要典麗頑豔。這種筆墨，我是辦不來的，你爲我代擬一下如何？」洪二道：

「據我看這種筆札，簡直可以不管他。」莊四道：

「我也曾對雲傑說過，何武是個滑頭大少，這種借人代作的情書，沒有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答覆的必要，無奈她只是不肯。」洪二道：

「那末，是箇合如山，有不得不遵之勢了。」莊四道：

「只能說是恩深如海的感情作用吧！」洪二見莊四無事不精明，獨對於女人，就如此迷戀糊塗，甚是可笑，說道：

「你姑把信留下，待我有工夫代你一擬。」莊四見洪二答應，甚是歡喜，連作兩個大揖，辭了出去。洪二見莊四去後，左右閑着無事，又把何武的信細看一遍，他本愛做這種纖巧小品文字，一時興動，提起筆來，連揮一陣，成了一篇四六駢體的情書，較來書尤爲典麗工切。洪二寫完，自看一遍，也覺十分得意，看天色尚早，携了信稿，往找莊四去。到他家裡，門房回說老爺和太太都到修道社去了。洪二很是詫異，怎麼他們倆會跑到這個地方呢

？本想回去，又想久聽修道社近來非常發達，一向沒工夫去參觀，今日何不前去一趟，遂命汽車，開往半壁街。看官要知這修道社是什麼去處，又是什麼作用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第十二回

附神言鬼吏妄求天府寶

困藥囊將軍試演後庭花

却說修道社是北京最有勢力一個乩壇，壇中所奉祖師，爲八仙之一。當神壇發起之初，原是幾個無聊光棍，傳神命，作鬼語，打着慈善招牌，免求官廳查禁，募點捐款，藉作糊口之計。後來見善男信女，迷信的很多，漸漸把乩壇擴充起來。壇中設了許多名目，教主之下，有教統，教統之下，有教長，教長之下，又分別設科，有科掌，科士，副科掌，助科士……等等名目，刊鈐記，發文書，官樣文章，儼似一個行政機關的組織。除引誘一般愚夫愚婦頂禮輸捐之外，又進一步，用神職神爵，網羅當道顯要。北京一般闊老



說 不 得

，多半是居心鬼蜮，平日所作所爲，無非傷天害理的事情，每當平日良心萌動時候，未嘗不竊憂鬼責，所以這般閻人作惡心最強，迷信力也最深。聽說有怎麼一個神壇，花點小錢，弄一個職事名目，祖師可以替他消災除惡，於是上自首坐，下及聊貳百司，無不匍匐祖師殿下，皈依稱弟子，祖師只抱有過則改宗旨，無論你是善人惡人，海賊王八，既來皈依，無不收納。並且看你官職大小，酌量給你一個神職神爵。這麼一來，修道社勢力，日形澎漲。更有一班遂趨附吳之徒，視神壇爲終南捷徑，資緣進去，藉着同社名義，結識許多要人，賣官鬻爵，比那投刺干謁，方便許多，所以自修道社發達以來，人鬼混雜，陰陽淆亂，也不知鬧出多少鬼祟笑話。

當洪二驅車到半壁街之時，已有九點多鐘，門前汽車馬車停了不少，步

說 不 得

入客廳，見某將軍，某遺老，以及許多台上闖人，聚集一處，招手畫腳，贊嘆禪師威靈顯應。社內招待員見洪二來到，認得是老總紅人，連忙笑臉相迎，問是要到壇內進香？還是要問事？此時禪師正在下壇，可以先挂個特別號，進去叩問。洪二道：

「我是來找莊四爺的，現在那裡呢？」招待員道：

「四爺剛纔在壇內問事，此時或者已完了。」說着引洪二進入內院。洪二見壇內香煙繚繞，壇中站着兩個人，似道童打扮，捧着木筏，在沙盤上突突亂動，壇下正匍匐一個老人，叩頭如搗蒜，兩旁許多善男信女，垂手侍立，肅靜無聲。莊四和雲僊也搗雜在裡面，見洪二進來，點頭微笑示意。洪二見莊四紅光滿面，好像新逢什麼喜事似的，附他耳朵，悄悄問道：

說 不 得

「你爲什麼跑到這裡來呢？」莊四指着雲僮，低低應道：

「因她連做幾個惡夢，心中不寧，尼我前來求耐師解釋。承耐爺不棄，已答應爲她解除冤業，並說我和她，都是天上星宿轉世，神榜上有名的。」

洪二笑道：

「可是說你是申公豹後身嗎？」莊四瞅他一眼，低低說道：

「在這裡不許瞎說，祖師已錫我道號『慧靈』，並派我爲候補教掌。」

洪二笑道：

「恭喜恭喜，你未受人侮，先得天爵了。」莊四道：

「你也過去問問，似你如此口頭伶俐，一定有夙根的。」洪二搖頭道：

「怕沒有這福分。」當他二人說話之時，剛纔匍伏地下那個老頭已爬起

說 不 得

來，累得頭大汗，喘息如牛。洪二又悄悄問道：

「這老者是什麼人，為何弄得如此狼狽。」莊四道：

「剛纔聽見大家都稱他作共主爺，是境內一名教掌，因上香期站班不到，被祖師查悉，怒他未職無狀，奪褫奪名號，經他再四求饒，始准罰油一千觔了事。」莊四說時見壇上木筏，又在沙盤飛舞一陣，左司乩閉口宣傳教統，慈依道人前來聽命。洪二見左班中，閃出一個矮胖，認得是鹿祖臺鹿總裁，手中捧了一封書疏，恭呈壇上，爬在地下，恭恭敬敬，磕了三個響頭，站起來，垂手恭立，靜俟神命。當有壇旁司書，將鹿總裁的書疏打開，向木筆頭下逐字細念一遍，然後把書疏向臘燭一燃，擲在香爐焚化。立時乩筆就突突大動起來，左司乩閉着眼睛念道：

「鹿教統來是知悉，捐助棉衣，普濟窮黎，體上帝好生之心，成本社樂善之舉，殊堪嘉尚，着紀功一次。」鹿總裁忙又跪下，磕頭謝恩，乩筆又飛舞幾下，司乩續行念道：

「查該教統今年係五十整壽，念爾平日宣勞社務，積有陰功，例應賞賜壽言，以彰有德。」鹿總裁聽說，急又爬在地下磕頭，纔站起來。乩上又書道：

「奈爾陽數已盡，在此十日之內，應延登兜率，共證仙真，棄五濁之紅塵，登清涼之世界，功行圓滿，得此佳果，殊屬可賀。」鹿總裁聽了這幾句綸音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急又匍伏壇下，口中噙噲呀呀，如泣如訴，不知告求什麼。壇上乩筆，寂然不動，似不答應樣子。當有兩個社員，上前替他懇求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道：

「該教統妻弱子幼，尙有許多未了之事，近來壁畫社務，諸侯進行，可否加恩賜壽二紀，以竟全功。」崑上又疾書道：

「該教統既塵緣未盡，着其當壇報效萬元，留備建設水陸道場之用，吾神當代奏天庭，准其暫緩歸位。」鹿總裁在壇下得着敕旨，三稽首起來，當堂將贖命錢一萬元，簽了一張支票，交給會計科士收納。

鹿總裁一案判完之後，接着一個白髮老翁，跪在壇前稽首。洪二認得此人名叫海鏡清，從前做過大金吾，與清室皇族最有聯絡的。海鏡清叩了三個頭，顛巍巍站在壇前，回道：

「弟子奉師諭，向醇王府請發宋人手卷，奔走三次，無奈該府以手卷係

天家瑰寶。不願割愛，懇求祖師開恩原諒。」海鏡清話剛回完，木筏立時在沙盤上大動大舞，突，突，突，打的震天價響，好像暴怒一般。海鏡清看這情形，已嚇得爬在地下磕頭。只聽司乩大聲念道：

「該府向來樂善好施，布捨珍品，襄助本社善舉，已非一次，又何惜區區一畫，總因海鏡清傳諭未周，辦事不力所致，着該員迅赴該府，再行索借，務要婉辭曲諭，俾曉明本壇行善之至意，勿得推諉，致干未便。」海鏡清奉着嚴諭，叩頭起來，拭一拭額汗，坐輛汽車，只得再往王府交涉。

此時階前又閃出一位黑胖大漢，行步蹣跚，一顛一拐，走上壇來。壇前侍者，急把他手中書疏接來，又扶他跪下，洪二認得此人甚翻念禪，悄悄對莊四說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不見念祥，纔有多大日子，竟然如此衰頹。」莊四道：

「怕是有病吧！」說時，壇上書疏已看完焚畢，只聽司乩念道：

「念祥身患重瘵，症同花柳，少年不慎，致貽禍胎，本壇向不治此項惡症。姑念該員在社實力有年，破例給符一道，丹一包，令其早晚調服，此後務要清心寡慾，庶保天年。」常有司壇將畫成黃紙符一張，爐中香灰一包，賜給念祥。念祥稽首，拜了幾下，一步一顛，爬了起來。洪二正在暗暗好笑，忽見海鏡清已氣吁吁跑了回來，投身壇下，一面磕頭，一面口中說道：

「請祖師開恩，另選別的珍品吧，宋人畫本，弟子實在無法索取。」乩上突突動了兩下，左司乩大聲說道：

「豈有此理，速去。」鏡清又叩頭道：



## 說 不 得

「該府已表示決絕，再去也是無益。」崑上批道：

「決無是事，該員玩視壇諭，辦事不力，着責掌心五十。」鏡清聽壇上要責罰他，急得面如紅紙，只是磕頭求饒。兩旁壇下弟子，見呂祖動怒，一個個也都跪在地下，代海鏡清懇求開恩。崑上批道：

「海鏡清不遵壇諭，此次非實行掌責，不足以肅壇規。」大家見祖師每次打人，照例經大衆環求，無不邀免，此次竟然不許。正在驚惶之際，那知鏡清伏在地下，見祖師要當真責打，也動了肝火，心想我一生執掌兵權，只有我打人，安有人來打我。一時性急，顧不得什麼老祖老師，一古魯跳了起來，掀起地下拜墊，向壇上一擲，口中嚷道：「這是假的，假的，我不幹了。」說着大踏步走了出去。那時崑上，正在聚精會神，作威作福，不提防鏡

說 不 得

清反叛了，一個菓子，飛了過來，不偏不歪，剛剛落在左崑頭上。左崑不知是什麼東西，以為當真活鬼出現，嚇一大跳。呀了一聲，擲下木筏，抱着腦袋，向桌下竄了進去。幸而右崑眼明手快，急把木筏緊緊攔住。在沙盤中旋轉數下，說道：

「海鏡清無禮犯上，應受天罰，吾神去也。」左右司壇，忙把黃紙符燒了一道，算是送神收壇。一時壇下男女，紛紛議論。有說鏡清今天舉動荒謬，一定發了神經病的。有說鏡清冒犯祖師，大禍臨頭，怕回家就要得病了。七嘴八舌，談神說鬼，亂鬧一陣。洪二拉着莊四袖子說道：

「我們走吧。這個玩意兒鬧穿了，就沒有什麼意思。」莊四一面走，一面說道：

## 說 不 得

「實在其中有個大道理，大約神要依人而行，心誠則神靈。木筏雖是自動，仍含有被動性質。只要虔誠奉事，心神會合，自然能透出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。這種神秘作用，信之則靈，不信則不靈。純由心境上造出來，不能全說是假的。我記得當徐城北做總統時候，有一次在府裡舉行扶乩，降壇是袁項城，城北叩問四海何時承平，乩上答道，只須馮世魔王死絕，即是太平時期。城北又問誰是馮世魔王，乩書道，凡是手握重兵的梟將，播弄是非的政蠱，都是馮世魔王。就徐城北亦列魔王之一。城北當時很是掃興。又當前年東北戰事發生時候，有人扶乩，叩問北京治安如何？降壇是岳武穆，只書「城門之軌」四字。當時大家猜不出什麼意義，後來誓死救國軍人班師，纔恍悟是兩馬之力，似這種透露神秘的隱語，豈是凡夫俗子，所能造得出來嗎？」

說 不 得

。所以我認定扶乩一道，表面似甚迷信，其中却含有大道理。」洪二笑道：「你今天新膺神爵，自然要替神仙說話。我可不信這種鬼事。」莊四低低笑道：

「我不過一個空空道號。又不是什麼助位助章，你何必如此吃醋呢？」洪二發急道：

「你說我吃醋，我就吃醋罷。你託我做那篇吃醋文章，我已帶來了。現在因為吃醋，可不能繳卷。」雲樞在旁聽見，忙問道：

「可是何武的回信擬好了嗎？快交給我，你們二人可別鬬嘴，誤了正事。我因為這事，提心吊膽，也不知做了多少惡夢。」說着伸手望着洪二要信稿。洪二看雲樞着急，不好再作弄，伸手向馬褂袋裡，把擬好信稿取出，說

道：

「其中有一二句尙有斟酌之處。」雲僊急待要看，莊四道：

「這裡人多，不大方便。我們還是在車上商量吧。」說着三個人走出門口。莊四邀洪二在自己汽車坐上。命洪二的汽車跟在後頭。三個人坐在車內，把信稿在電燈下，展起來共同觀看。莊四低低讀了一遍。第一個先行叫好，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不只辭句工整，就是意思，也先獲我心，沒有什麼可更改地方。」雲僊道：

「好是再好沒有了。不過其中如『悵往事如塵，水流花謝；望征人不至，目斷魂飛。』字面上不大妥當，能再換上幾個字尤妙。洪二生平做文章，

說不 得

最怒人家挑剔字眼。聽雲儂這麼一說，心中很高興，放刁道：

「不錯不錯，我也覺着不妥。不過江郎業已才盡，還請女相如潤色吧！」莊四知道洪二的癡氣，暗暗舉臂向雲儂一肘。雲儂會意，急忙又說道：

「我不過這麼說說吧！別說我講不上，就是命我臆墨捧硯，伺候二爺，還怕嫌我蠢濁呢。」洪二經雲儂下氣柔聲一說，又高興起來。說道：

「你嫌兩句不好，要改又何嘗沒字呢。不過我的意思，這原是游戲文章，本可隨意揮寫。又非場屋考卷，要句斟字酌，中得主司眼光，纔能入選。」

莊四道：

「可不是嗎？何武肚子裡，纔有多少墨汁。做得太好，豈不成了對牛彈琴嗎。」雲儂向莊四瞅了一眼，莊四知道話又說錯了，急對洪二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前兩天有人送我兩罈五十年的花彫，今天我打開一罈，酒色已變成琥珀色，罈內十罈酒，只剩四罈。今晚我請你吃幾杯好酒，作爲潤筆酬勞如何？」洪二本極嗜飲，聽說有好酒，立時喉中奇癢，說道：

「有好酒，那是再好沒有。」莊四道：

「你做得好文章，纔有好酒吃。不然我不輕容易用好酒享人的。」說着汽車已到門口。莊四到家，即命厨房備菜。莊四住宅本是俾夜作畫，厨房裡只須一聲出去，立時酒菜齊來。莊四雲僮和洪二就在小書房淺斟低酌起來。三個人酒量本是極好，一面喝酒，一面談論。正在高興上頭，忽見李遂上前回道：

「府裡來了電話，請四爺說話。」莊四急忙走出，李遂跟在後頭。又悄

說 不 得

悄回道：

「不是府裡來電，是煤渣胡同陳姑太太的電話。」莊四心中很是詫異，接耳機一聽，却是應波聲音。問道：

「你是四爺嗎？請快點來吧。小玳得了急病，很是危險。」莊四聽了，也着了忙，擲下耳機，走進屋內，繃着眉頭，對雲僊說道：

「真不湊巧，我們正喝得高興，老總又催我進去了。」雲僊道：

「這時候你進去，一定有要事的。」洪二見莊四要出門，也站起要走。莊四攔道：

「你何必走呢？我不過一會兒工夫就出來。」洪二本貪戀好酒，經莊四一留，重復坐下。一時莊四穿好衣帽去了。屋內只剩下雲僊洪二兩人，重新



洗盡更酌。一個是風流名士，一個是仕女班頭。既屬舊歡，又當好酒，此種秘密談心好機會，所說是什麼話，只能以意會，不可以言傳。且按下不表。

却說謝念祥患了痔瘡，在祖師壇前，乞得仙丹神符，回到家中，遵照壇諭，先將符水焚化沖服，又把仙丹用水調勻，擦在患處，以為祖師賜的方藥，一定靈驗無比。那知符水服在腹內，並不見什麼動靜，所賜香灰擦在肛門上，水分一乾，香灰乾燥，黏在瘡上，痛的要命。念祥躺在床上，哼嚦不絕，家裡姨太太看得不對，勸他把香灰洗去。念祥迷信仙方，執意不肯，一連塗了兩日，把肛門腫得和小桃一般，兩腿動彈不得。念祥又叫他姨太太到祖壇叩問，壇上說祖師賜的仙丹，原叫他和符水一同服下，可以消除風疾，如今念祥老糊塗，弄錯了，竟把仙丹塗在股上，裏邊藥品，當然要罰他痛苦。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現在須繳破穢錢二百元，破穢贖罪。方能救治。不然不止肛門腫痛，只怕還要生管潰爛，成了廢人。姨太太聽說老爺要成廢人，安得不驚，自作主意，代繳二百元破穢錢，求得仙方一張，神符一道，香灰一包，帶回家裡，告訴念祥。念祥痛得兩日兩夜，不曾合眼，聽說已乞仙方，不管什麼藥性，急命煎服。那知祖師所賜方藥，是瀉火降下的，念祥服了下去，不大工夫，腹內鹿鹿作痛，要出大便，但兩腿動彈不得，只可用個扁式洋馬桶，躺在床上拉屎。無如肛門腫得滿滿，連一絲細縫沒有，大便三番五次要出門拜會，都給幾顆頑瘡攔住門口擋駕，弄得念祥一陣陣裡重後急，渾身毛孔，一會發熱，一會發冷，十三分難過。後來咬住牙根，忍盡疼痛，使盡氣力，纔迸點屎汁出來。肛門上頑瘡經他一使勁，尿水滴入破處，好似幾百根繡花針，向肉裡

## 說 不 得

鑽刺，痛得念祥和殺豬一般不住喊叫。念祥因腹內時刻要出恭，肛門又絲毫不通融，迫得沒有法子，終日只躺在馬桶上做工夫。喊了一會，消了一點，比受什麼嚴刑還苦。他雖然身體肥大，究竟年紀已高，加之酒色不絕，已成一個空殼，如此一連累了幾日，精神大有不支之勢。念祥裏親外戚看他如此受罪，都勸他改延西醫診治。念祥深信祖師，堅執不肯，後來還是他一個乾女婿懶得西醫，悄悄取了一瓶潤腸止痛藥膏，交給姨太太，命他伺候念祥擦屁股時候，趁便擦在肛門上。並說擦了數次，一定有效。姨太太如法泡製，果然藥膏非常靈驗，擦不上四五次，腫痛已減了許多，念祥竟能安安穩穩睡了。及至一覺醒來，大解要出恭，姨太太急把尿盆送進，只聽腹中一陣雷鳴，稀拉嘩達，大拉一陣，覺得非常痛快，對姨太太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我剛纔夢見一個老者，仙風道骨，手中仗劍，背後負了一個大葫蘆，走到我跟前，說道：『你英厄已滿，我送你救。』便由葫蘆倒出數粒黃色藥丸，命我服下。我覺着藥丸到口，一縷清香，直達丹田，精神非常爽快。方要叩謝，老人忽然不見，一覺驚醒，竟然留出一場大便，想是祖師菩薩，暗來救護，我此場病好，一定和你到祖師壇前，叩謝深恩。」姨太太見念禪滿口夢話，一聲不響，只抿着嘴好笑，念禪道：

「你難道不相信嗎？」姨太太道：

「你夢中所見的祖師，我昨天已經當面見過。」念禪詫異道：

「你這話從何說起？」姨太太道：

「實告訴你，給你的靈藥，救你的菩薩，不是別人，是你乾女婿賀象連

。他前天給我一瓶藥膏，吩咐悄悄擦在你痔瘡上，果然上幾次藥，你就減了許多痛苦。」說着取出潤腸止痛藥膏，給念祥看。念祥只是閉口搖頭，不信有這般好藥。姨太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你若不信，姑把痔瘡上藥膏擦去，看他還痛不痛。」說着，果然取塊藥棉，把念祥屁股上的藥，輕輕擦掉。不到半盞鐘工夫，念祥又覺着痛得不行，急命把藥膏再擦上，痛癢又漸漸減輕了。念祥至此，祕肯相信，命把象連回來，細問藥膏是那裏買來的。象連回說：

「是德國新發明一種藥品。不過這種藥品，只能臨時潤腸止痛，藥性一過，仍要發作，根本上辦法，還是到醫院診治公當。德國醫院有位醫生，是專治痔瘡的聖手，一年也不知醫好多少人，還是請老人家別耽擱，早些醫治。」

要緊。」念祥試過藥膏，又經象池這麼一說，心中總行活動。因兩腿動彈不得，命象池先把醫生請到家裡診視。象池一個電話到德國醫院，不到一刻工夫，那位醫生來了，問過病狀，又細細驗察一番，說道：

「病人是多年久痔，蘊毒很重，非到醫院用儀器檢視不可。」念祥說：「坐車顛頗怕受不了。」醫生說：

「這個不要緊，我醫院備有病人坐的汽車，躺在裡面，和在牀上一樣的。」念祥到這時候，只有聽醫生調動。

不一刻工夫，醫院汽車來到，大家七手八腳，把他抬上汽車，運至醫院。醫生把他痔瘡洗滌乾淨，擦上止痛消腫藥膏，靜養兩天，把外面浮腫，完全醫好，不但兩腿可以動彈，且能隨便起坐，然後用器械，在他臀部細細察

驗一番。據說外面幾粒頑瘡，尚不十分要緊，裡面內痔，若不趕速割治，日久必至致命。念祥聽說如此厲害，很是害怕，請醫生馬上替他割下。醫生說：

說 不 得

「割治之先，務要把腸胃排泄物排除淨盡，方免發生別的毛病。」遂用橡皮管塞在他肛門裡，天天替他導腸，又只許食流質東西。如此一連六日，念祥邪火下降，腸胃穢物排洩一空，精神轉形健旺，不但痔瘡沒一點痛苦，步履亦復照常。心想我是一點病沒有了，何必再行割治呢？聽說這個醫院最會敲竹槓的，我平白地送了一筆手術費，皮肉上還受痛苦，豈不冤枉之至。

到了第二早，醫生到他屋裡時候，念祥要求出院，醫生詫異道：

「你痔瘡還沒割治，如何忽想出去？」念祥不便說是捨不得手術費，只

說 不 得

說：

「我覺着痔瘡完全好了，勿庸施行割治。」醫生道：

「這是暫時敷上藥膏，消除腫痛的效果，過了一時，仍然要發作的，並且本院章程，病人出院，須經我醫生許可，若病未治好，半途出去，是要損壞本院名譽的。」念祥見醫生不許他出去，發急道：

「我說好了，你偏說沒好，這明明你欺負我，自己看不見自己的屁股，你說一定要割治，究竟有割治和沒割治，有什麼辨別。橫豎我是看不見我的後頭的，你隨便拿刀子，在我屁股上剜一下，說是割治了，又有什麼憑據呢？」醫生見念祥蠻講蠻說，也發急起來，說道：

「你要憑據，我却有法子，在你未割治之先，我把你臀部生瘡地方，照



說 不 得

一張相片，及至割治之後，我再照一張相片，你把已割治和未割治的兩相相片，比較一下，就知道骨髀情形了。」念祥經醫生一迫，轉無話可說。醫生就引他到照相房，命他脫下褲子，伏在床上，拱起臀部，肛門上露出幾顆和東珠一般的痔瘡。醫生還怕照不清楚，將來念祥要搗麻煩，命念祥將兩腿縮在肚子下，屁股騰起高高的，把什麼曲線美，直線美，凸凸凹凹，完全照了出來。照完之後，還怕念祥要變卦，立刻引他到割治室實行割治。念祥雖然不願意，到此也沒有法子抵制。看護生把他下部剃得精光，放在床上，將一條白被單，把他蓋住。念祥舉眼一看，見醫生站在面盆邊洗手，桌上排列許多大小尖刀，看護生點着火酒，把尖刀一把一把，向火上燒得通紅，看過去實在可怕。一時醫生手洗完了，接過看護生手中尖刀，走至念祥身旁，命看

說 不 得

護生把兩腿高高舉起。念祥自想，我平日也沒有大驚過，爲什麼今天生身受  
又得又利的尖刀割割，不知要甚麼痛苦。心中一害怕，二隻眼不住索索顫動  
，口中剛要喊醫生慢點動手，却見醫生拿一塊濕棉花，向自己鼻上一罩，立  
時腦筋昏迷，做了一個夢。過了一會，好似有人，向他小肚子上一踢，痛得  
要命，立時驚醒。却見醫生笑微微站在身旁，說道：

「不要緊，我已給你縫好了。」念祥纔憶起是在醫院割痔瘡，覺着肛門  
上隱隱有點微疼。醫生施完手術，仍把他送在病房裡，不許轉動，靜養十多  
天，一切創痕都已平貼，又替他照一張相片，交給他看。念祥見一張黑點  
斑斑，奇形怪醜，一張是胖頭白臉，光滑可鑑，自亦無言可說，算清手術費  
，自行回家。

過了兩天，賀象連前來看視，念祥自痔瘡割後，一切拉屎行動，都很方便。對象連不住誇獎，西醫本領不錯。象連笑道：

「你老人家既知道醫生手術不錯，何以當日信不過，要照相證明呢？」念祥道：

「這是醫生迫我照的。」象連道：

「醫院醫治奇症，施手術時候，把病人情狀照出做標本，這是常有的事。不過現在這個醫院認你老人家是中國有身分的闊人，特把你兩張相片放大，掛在客室，作為紀念品。人家見你老人家麪着屁股，爬在那裏照像，連屁股後面桌上排的兩盆洋花都照了出來，一般刻薄嘴的，都指說是謝將軍在醫院演後庭花影子，你說可笑不可笑？」念祥聽了，氣得滿面通紅，說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我當時萬想不到外國人會如此作弄我，你趕快把相片要回來。」象連搖搖頭道：

「怕不容易罷？」念祥發恨道：

「我當日上那醫院醫治，是你主張的，現在我的名譽是完全送在你手裡，你若不能把相片取回，以後不必再上我的門。」象連被迫不過，只得為向醫院交涉。要知外國人肯不肯把中國關老官去醜的紀念品交與象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企新圖財神訂密約 葉舊劍色鬼寫休書

說

不

得

話說賀象連奉謝念祥之命，到德國醫院，向院內庶務交涉，請把客廳中念祥的紀念片除去。庶務一味不肯，說：

「念祥照片，是敝院成績，院長命挂在客室，藉作紀念，不敢擅除。並聽院長說，還要用鋅版印出，送外國報，藉作廣告。」象連聽了，暗暗吃驚，心想相片挂在客室，老頭子尙氣得要死，若果被他刊登各報，給老頭子看見，那還了得。遂再四和庶務磋商。庶務只是呆板板地不肯答應。後來象連對他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醫院若願把照相底版見讓，謝將軍願備重價奉酬。」庶務到此，纔有點活動，回說：

「姑與院長商量看，再行答覆。」過了一日，象連又來討回話，庶務對他說道：

「院長意思，兩張相片不算什麼貴重東西，謝將軍既然愛要，不必備價購賣，敝院情願奉贈。不過謝將軍既廣有資財，院長私意很希望代敝院寫一筆施濟貧民藥品捐款，這是一種慈善性質，想將軍一定樂從的。」象連又問：

「捐款數目要多少，纔可以呢？」庶務笑道：

「這本是隨意樂助，那有一定數目。從前周總理會捐過一萬圓，王總長

## 說 不 得

捐過五千圓，其餘三千，二千，一千，八百的，多不可勝數，敝院都有舊賬可查。謝將軍也算當今闊人，一萬也不必，六七百圓似太折身分，寫上五千吧！」象連聽了，只得回去，向念祥商量。後來經象連數次奔走，總算捐了一千圓貧民藥品費，把謝將軍兩張丟醜的相片，要了回來。此次謝念祥在德國醫院醫好痔瘡。前前後後，共花了一千五百圓，推根溯源，總算受祖師仙丹之賜，經此一番教訓，從此不敢再到神壇傾敬，此是後話，暫按下不提。

且說莊四那晚正和洪二喝酒，忽然得了藍波電話，說是小玳得了急病，在雲樓面前撒了一個大謊，悄悄坐汽車跑去看視，推門見小玳躺在床上，面如白紙，哼聲不絕。藍波坐在床前沙發上，見莊四來了，略一招呼，一轉眼就躲得無踪。小玳見藍波已躲出去，拉着莊四的手，不免抽抽咽咽，哭了起

說 不 得

來。莊四握着她雙手，覺着冰涼的，說道：

「我兩日不見你，怎麼竟害起病來了？我剛纔得了應波電話說，你得了急症，急得我什麼似的，現在趕忙跑來，到底覺着怎麼樣？」小玳經莊四一問，益發傷心，用纖指向外一指，嗚咽的說道：

「總是他害了我。」莊四知道小玳指的是應波，說道：

「應波又出什麼花樣嗎？」小玳道：

「他出花樣，你不答應，累我生氣，又怪得誰來。」莊四陪笑道：

「我又因何事不答應，累你生氣呢？」小玳道：

「應波說你答應他一個上海煙草專賣員，至今還沒發表，是有心作弄他，日夕在我耳旁絮聒，並說可惜我當什麼特別姑太，連這點面子都沒有，你



聽這話，可氣不可氣？他向來對我是恭順的，如今因你說話無信，竟橫衝直撞起來。」莊四聽了，只是皺着眉頭，沉吟不答。

你道莊四何以如是爲難，其中却有個絕大緣故，因爲上海自慘案發生，社會上排斥外貨，所有各國紙煙，大受影響。莊四是聰明絕頂的人，眼着香煙一類，在中國是銷行最廣的，若能趁這時機，把煙草收爲專賣，政府可添一大宗的收入，曾把這意思，向當局建議。他的計畫，原想在上海設個煙草火工廠，在各省設煙草專賣局，把一切私人，分佈各處，自己在內幕當個後台老板，隱執煙草界牛耳，明分暗吞。這事若告成功，豈但如英美煙公司一本萬利，將與歐美煤油大王鋼鐵大王並駕齊驅。惟是莊四計畫雖然如是偉大，當局雖然十分贊成，無如設廠設局，非錢不行，北京政府嘗試山窮水盡，

說  
不  
得

說 不 得

連飯都沒吃時候，那能有閑錢辦這種實業呢？所以莊四專賣煙草的計畫，不過似曇花一現，說罷罷了。

但這風聲一傳出去，當時却驚動了一個香煙界老前輩。此人姓黃，名安生，從前在南洋一個最出名煙草公司充當營業部部長，後來出了煙草公司，在紙煙捐局當總會計。安生老於紙煙事業，對於紙煙界秘訣，無不色色精明。在上海聽見莊四專賣煙草計畫，暗暗欽服他的眼光銳利。後來見他要設廠購機，收買煙草，呆板板的辦法，又笑他笨伯。心說照你這種辦法，別說現在政府辦不到，就是過了十年八年，也沒有這種能力的。安生此時剛剛和美國拉德香煙公司訂了一個契約，包銷十萬罐紙煙，手邊存有許多洋貨，正苦受愛國運動影響，沒處出售。聽見莊四計畫不成功，也挺身而起，秘密來到

北京，找他同靴好友楊宗威相商，要設個官商合辦煙草公司。資本號稱二百萬，官商各任一半。官家方面，一時如無現款，只要發個庫券，弄個有價值的東西，作擔保品，就可以了。並說明其中明吞暗扣，有許多拆頭利益，公司能辦得成功，願以三十萬紅股，作為經手人的酬勞。

## 說 不 得

宗威也是一個足智多謀的小人物，在北京金融界很佔一部分勢力，大家都稱他做小財神，和一班闊人都有往來。聽見安生說出許多利益，且知道安生老於煙業，深謀遠算，絕對不會失敗的，就替他介紹到財政總長柳亞夫，請他從中幫忙。

亞夫本是一個無孔不鑽的人物，自他做財政總長，逐日想法子弄錢，聽見這宗好買賣，利之所在，那肯放鬆，將安生所擬的官商合辦的草案，即

說 不 得

日提出開議。經他花言巧語，一番疏通，居然通過，並議決發行庫券七十萬，作為公司資本，將煙酒署從前在上海買的價值一萬餘元一畝的地皮一百餘畝，作為庫券擔保品，即將庫券向楊宗威所經理的銀行抵押現款。

安生是一個空頭商人，平空得了政府一筆巨款，好不得意，就與柳亞夫楊宗威兩個財神，訂了秘密條約，說明彼此利益均霑，又送了三十萬紅股，請柳總長分配。柳總長一人不敢獨吞，提出十萬，贈與煙草公司直轄機關首領，請他不要挑剔。又提五萬，送與莊四，請他不要吃醋，從中破壞，剩下十五萬，就與宗威四六對分了。

安生見北京一方面已安置妥協，又託宗威寫封信，給他哥哥楊宗麟，請他招呼。宗麟本是西門子洋行掮客出身，靠着認識幾個武朋友，做到上海知

## 說 不 得

事，雖是一個地方官，對於生意路徑很是熟悉，得着宗威來函，知道這筆投機生意可做，連日替安生請客招股，情面之下，果然又勒索許多股份。安生見官商兩方面都疏通妥協，於是在四馬路弄出一個華通國貨香煙公司招牌，他並不設立工廠，製造煙草，只把原有包定美國拉德香煙，皮面改換中國牌號，囑託出膏。背後既有美國工廠，替他源源接濟出品，眼前又不受工人罷工，租界斷送電流的麻煩，花上十餘萬資本，已覺周轉自如。其餘招來股本，儘可挪作別用了。

莊四當時想出煙草專賣計劃，原打算做一個中國煙界託辣斯大王。當他建議時候，當局很有幾分意思，莊四以為事在必成，那時正值小猷在西山和雲儂爭風嘔氣，回來之後，蓄意要敲他竹槓。莊四要討他們歡喜，信口誇張

。將來烟草如何如何的進款，如何如何的分潤，又應許龐波一名烟草專賣員。龐波平常見英美煙公司烟草經售員發財的不少，想中國烟草專賣員一定是不錯的，却也十分滿意。後來莊四的計劃，限於經濟，不能實現，却引出黃安生組織官商合辦烟草公司。莊四當時很是吃醋，要想揭出他們黑幕。及至得到亞夫送來五萬紅股，也就無言可說，只苦了龐波，天天在那裡想做烟草專賣員發財好夢。後來見莊四一點消息沒有，就迫小玳向莊四討回話，小玳也向莊四催問幾次。莊四起先設辭敷衍，後來給小玳催急了，纔據實告訴烟草事件已歸柳總長辦理，自己不便干預。等有別的機會，再替龐波設法吧。龐波以為莊四有心作弄，很不滿意，面子上雖不敢怎麼樣，暗中却存心使壞。從前聽見莊四來到，望個影子，先行躲開。後來莊四一來，他黏在小玳屁股

## 說 不 得

股後頭。小玳和莊四說話，他總在旁邊照顧茶水。莊四和小玳在床上抽煙，他就拿個書本，在沙發上陪伴。莊四小玳走到那一間屋裡，他就跟到那一間屋裡，跬步不離的，弄得莊四無法，要支使應波出去，只得先討他歡喜。他今天要賭錢，即給他賭本，他明天要逛窯子，就給他嫖資。五十元不殼，增到一百元，一百元不殼，加到二百元，總要填得這位跋大爺慾壑已滿，纔放棄監視責任，任他們自由自在。如此一來，莊四覺得很不方便，踪跡也漸漸疎遠。從前每日必到，後來隔一二月或是三五日纔來一次。小玳見此情形，深怕愈疎愈冷落，將來弄到脫離關係，私下深怨應波搗亂。應波却不服氣，說我比不得你，你一生氣，一付珠鐲子，兩付鑽石耳環，拿來進貢，我呢？眼睜睜看着別人開心，心裡怪難受的。若不敲些小竹槓，出去消遣，如何

說 不 得

過得去呢？小玳見應波誠心搗蛋，很是恨他。前數天莊四來時，應波因要出去推牌九，硬借去四百元，小玳見了，很不以為然。過了兩天見莊四沒來，小玳悶悶不樂，對應波着實埋怨一頓，說他只顧眼前敲竹槓，不顧以後退步。應波却怨小玳只巴結四爺，不體貼自己，又說什麼要共妻須要共產，不共產又何必共妻。二人愈拌嘴，愈生氣，後來說急了，彼此竟對罵起來。小玳見應波向來是服從的，現在膽敢頂嘴，她畢竟是個女人，又說不過應波，連氣帶急，肝氣一痛，竟昏蹶過去。應波見此也着了忙，一時不得主意，只有打電話找他冤家莊四，告訴小玳得了急病。及至莊四趕來，小玳已甦醒了。應波知道這回小玳見了莊四，必定告狀，有莊四替她作主，自己得不了便宜，所以莊四一來，也就遠遠躲開。莊四聽了小玳的告訴，心中很是為難，歪



着頭，沉疑不語。小玳又問道：

「你到底怎麼樣？能把他若去不能？他現在又學成赤化口頭，說什麼共妻共產的權利義務，方算平均。」莊四聽了，倒好笑起來，說道：

「他的話倒也不錯，不過他若一定指名要煙草專賣員，我是辦不到，若是和我共產，到很容易，他的寶貝和我共了，我的家產也和他共了，有什麼不可呢？」小玳瞅了一眼，說道：

「人家氣得要死，你還說開心話，據我看，你零零碎碎被他割宰，不如拿筆整款，送他上路。」莊四笑道：

「你捨得他嗎？」小玳發狠道：

「我恨他要死，還有什麼捨不得。」莊四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不是說笑的，你果然當真如此，我當願花上二三萬元，命他寫紙休書，永絕葛藤，免得天天惹你生氣。」小玳沉疑道：

「這事要看應波意思如何？」莊四道：

「我來的時候，曾看見他在這裡，現在又到那裡去了，怎麼今日不當你的侍從。」小玳道：

「或者在外面，若是不在家，一定往南橫街方宅，打鼓念經，當齋公去了。」莊四道：

「這事總得三兩言明，索性今天把應波找來，說個清楚。」說着一鼻聲喊王貴，命他請陳三爺。王貴回說：

「三爺不在家。」又命他打電話到南橫街，果然應波正在那裡司鼓，接

說 不 得

着王貴電話，聽說莊四有事請他回去，心中不住突突亂跳。心想小玳一定告了御狀，莊四替她出主意，和自己爲難了。後來又想莊四雖然有財有勢，究竟他幹的事，都非光明正大，自己是一個破落戶，縱使衝突起來，又怕什麼？遂把司鼓的職務，託了別人，自己一溜煙跑回家來。

一進房門，見莊四和小玳面對面，躺在床上抽大煙。莊四見應波回來，對他微微點一點頭，說道：

「很好，很好，你回來了，我有幾句話和你商量。」說着，又把煙槍傾向燈上，呼呼唧唧抽了起來。小玳拿條煙桿，不住在煙斗上替莊四挑撥煙膏，莊四一筒抽完，小玳又送上一筒。應波知道莊四煙癮未過足，是不能多說話的，只得坐在沙發上等着。莊四一連抽了六七筒大煙，纔把煙槍擱下，小

說 不 得

玳又剝一個橘子送上。莊四拈了一塊放在嘴裡，纔起來對應波帶笑說道：

「我聽見小玳說，你要和我共產，是不是呢？」應波聽了，心裡又是突突跳動，一時不便答應。莊四又道：

「我此次出山，所有產業，都在我兄弟進忠手裡，我自己也摸不清，要和我共產，還不容易的，若是你願意分家，只要寫一張字據給小玳，說明此後永不麻煩，我籌一筆款，送你南歸，尚可辦到。」應波聽了，知道這分家二字，就是離婚的代名詞，心想這也是一個好機會，我擔虛名，不如享實利，與其終日挂在裙帶邊討食，何如敲一筆大竹槓，快樂一時，橫直有錢不怕沒人。小玳已是一個老妖精，本沒什麼可戀的，現在既然他們先和我討價，我不妨乘便開一個大數目，看他如何？便說道：

「既然四爺有這意思，先撥十萬吧！」莊四見應波開張老虎嘴，甚是好笑，說道：

「三爺你別作夢，想我有多少家私，實不相瞞，叫我送你數千塊錢，我還拿得出來，若到萬以上，我就沒辦法了。」應波聽了，很是失望，說道：

「這不比尋常事情。」莊四道：

「實在也不算什麼，你不見美國男女，每年向官廳註冊，幹這種事情，不知多少。」應波紅着臉說道：

「我們中國人，怎比得他們文明。」說着現出不高興樣子。

小玳起初躺在床上打煙泡，當他二人說話時候，一聲不響。後來見一個瞞天要價，一個落地還錢。怕他們說僵了，轉不得下台，遂起身說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據我看，應波要十萬八萬，四爺一時沒許多現款，是實在情形，若只給數千塊錢，叫他回去，又未免太難爲情。我的意思，四爺現在能提現款多少，先給他多少，其餘撥一兩所不動產，交他掌管，也是一樣的。」莊四道：

「如此也可以，我現在先給你六千元現款，再把我東城蘇州胡同一座住屋房契送給你。這所房子，當年買置的時候，化上三萬二千餘元，現在房價增漲，至少總值五萬以上了。」應波聽了，心想蘇州胡同那座房子，我已見過，五萬雖不值，四萬總賣得出去，若是我就此答應，未免顯得太容易，何妨再和他麻煩一點，說道：

「現款只這一點，設我幹什麼用的。」莊四見應波口意已軟，說道：

「那末，再加你二千元，多則我確實辦不到。」說着取出支票本，簽一張八千元支票，對應波道：

「你寫張字據來，我今晚就把支票給你。」好個應波，此時眼中只見有白花花銀子，把跟前坐的一個十數年糟糠之妻竟然棄之不顧。取過紙筆，在電燈下，高高興興寫一張休書，寫完交給莊四。莊四見寫的還妥當，就把簽好支票交給他，應波看一看手錶還不到十二點，想坐在這裏，也覺着無味，戴上帽子，說道：

「方宅道場，還有一場晚供沒完，我要趕去的。」說着一溜烟走了。小玳眼看這薄倖夫婦與自己脫離關係，沒一點顧惜，回想他平日伺候勤勞，心坎裡轉有一星兒難過。

說 不 得

莊四見事情已辦妥，在此耽擱已久，深怕雲儂非念，應波一去，也就披上馬褂要走。小玳見莊四要去，一把揪住，含着水汪汪眼睛，對他說道：

「應波已和我脫離關係，我自今夜起，完全算你的人了，我現在要和你……」說到這裡，附着莊四耳朵輕輕說出四個字，嚇得莊四伸出舌頭，答應不下。看官要明白小玳要求什麼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四回

紅粉多情曇花一現

黃梁初熟好夢成空

說 不 得

却說莊四要走，小玳附他耳朵，說出四個字，並不是別話，是「正式結婚」。這一句話不打緊，却把莊四難倒。因莊四近來受了雲儂約束，已是十分不自由，若果再和小玳正式結婚，萬一風聲漏出去，傳到雲儂耳朵，一定鬧個天翻地覆。莊四明知這事萬難成功，口中又不便拒絕，只得敷衍小玳道：

「以後日子長得很，何必忙在一朝。」小玳料定莊四脫不了自己掌握，今日不答應，明日弄個法子，終要使他低頭，見莊四急於回去，也就放他走

說 不 得

了，且按下不題。

如今且說應波得了莊四八千元支票，十分得意，那夜出門之後，並不往方宅念經，一直跑到石頭胡同怡紅院，找老相好素雲開盤子。那時已是三更向盡，應波本意想在那裡住宿，可巧素雲剛接一位闊客，無法再留，婉辭謝絕。應波賭氣出來，要想回家，又覺見着小玳有點不好意思，遂跑到西長安街一家飯店，開一所房間，命相熟店夥，隨便找一個野味前來解渴，胡亂宿了一宵。

第二早到中國銀行，把莊四給的現款完全提了出來，心想北京花界我也逛膩了，現在有錢在手，且到天津嘗嘗新味，遂搭了十點火車出京。因一路兵車絡繹，客車每站停頓，直至夜間九時，纔到天津總站，在法界國民大飯

店住下，每日尋花問柳，把賣老婆不心疼的臭錢，隨意浪花。

一連逛了兩禮拜，天津所有出名貨色，差不多都拜訪殆遍，覺着所嘗滋味，給北京也差不多。心中很想吊一兩個人家私貨，開開脾胃。那天一人在大羅天茶座品茶，正在東張西望之際，忽見有個女子，穿着一身印度綢裙褂，一頭黑髮，盤得一個時新小髻，手中握了一條幪面絲帕，姍姍由他桌前走過，面目生得非常嬌媚。應波本是色中餓鬼，一時眼睛看得發直，覺着這種淡妝美人，爲生平所未經見。女子走過之後，似有電氣一般，把應波不知不覺，也引出屋外，一路只跟女子後頭。女子走到那裡，應波就跟那裡，在花園裡繞圈。約略走了二十分鐘，女子似覺疲乏，在一張遊椅坐下，應波見她坐下休息，也就坐在附近一張椅子等着，仍不住拿眼睛向女子打諷。女子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先時見應波黏在他屁股後頭，已經覺着。此時見他坐在附近，也有意無意，看他兩眼，弄得應波心癢難撓。很想上前和他說話，又怕冒昧，討個沒趣。正在猶豫不決，忽見對面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男子，一張團臉，兩撇黑髭，戴一付玳瑁邊眼鏡，手中拿一根文明杖。走到女子跟前，嘻着嘴說道：

「密司李，你今天也來這裡遊玩，誰和你一塊兒來的？」女子見了這男子，赶忙站起來，說道：

「我和我媽一塊來的，因裡面人多，氣悶得難受，出來走走。」男子點點頭，就一屁股坐在椅上，和女子攀談起來。應波在旁見着男子嬉皮笑臉，和女子夾七夾八，說許多不相干廢話。女子或應或不應，做出嬌羞樣子。一時竟猜不出這女子，是那一路貨色。後來天色漸黃，似要刮風，男子辭了自

說 不 得

去。女子也把絲巾抖開，意欲向頭面一圍。應波見左右無人，色膽如天，面對女子大聲說道：

「快刮風了，我們快上裡面去吧！」女子一面把絲巾搭在脖子上，一面向應波微微一笑。應波見他不怒，益發膽大，竟走上前問道：

「你貴姓？」女子又看應波一眼，說道：

「我姓李，」說着隨山身旁取出一個小名片，遞給應波。應波忙也取一張名片，和她交換。隨又問道：

「密司李住在那裡？」女子道：

「我在秀明學堂。」應波道：

「你明天還來這裡麼？」女子道：

說不不得

那不一定，天氣好的，或者出來。二人一邊說，一邊走，走到大廳裡面，應波還緊緊跟在後頭，女子輕聲說道：

「我們得使明日再見。」說着搶上幾步，在一張茶桌坐下。應波看那桌上，坐了一個老太婆，一個十三四歲學生，知道是李小姐家屬，不便再跟上，也就在自己茶座坐下。心中很是得意。想李小姐既在秀明學堂，一定是個女學生，得交這麼一個人家嫩貨，很可以消遣的。那時外面風聲愈刮愈大，天色也漸漸黑暗下來，茶座客人，大半走散，李小姐也跟着老太婆出去。應波見目的物已走，也算清茶錢，自去候家后一帶陶情取樂。

到第二天下午，應波因李小姐的約會，不到二點鐘，就到大羅天茶座等候。一個人泡一壺茶，在茶桌上眼巴巴的盼望，一連坐了兩個鐘頭，茶座裡

## 說 不 得

客人，來來往往，愈聚愈多，獨那位密司李，渺無踪跡。應波等得不耐煩，心想我莫非受了她的欺騙麼？近來文明新人物，說話多半沒有標準的，她若不來，我在此傻等，豈不成了一個跛子。喊來茶役，把茶資算清，走出廳外，溜達一會，仍不見李小姐影子，料定今天上當。剛要出去，走到柵門邊，遇見一雙男女，由外面進來，男的約略有二十多歲，穿一件淺灰呢嘸長褂，撇開褲腳，蹬着黃色皮鞋，看那舉動，好像學堂學生。女的不是別人，就是久盼不到的那位密司李。不過今天打扮和昨天不同，昨天穿的是印度細褶褂，今天却披一件玄色旗袍，昨天足下穿的是尖頭緞履，今天穿的是高跟皮鞋。昨天頭髮梳得油亮亮的，光可鑑人，今天却戴着一頂緞帽，兩邊耳旁，露出一撮短髮，發符和旋螺一般。李小姐一進門，早和應波打個照面，她却高

說 不 得

舉兩眼，裝做沒看見一樣。

應波犧牲幾點鐘工夫，原為迎接這位大爺。現在好不容易對面相逢，很想對她招呼。見李小姐不睬不睬，身邊又跟着一個學生，不敢冒昧上前，只緊緊跟在後頭。李小姐和那個學生一直走到劇場門口，剛要進去，忽有一個洋裝少年，從裡面撞了出來，對着那個學生喊道：

「松卿，可別進去，裡面擠得要死，已經沒有坐位了。我們打球去吧！」那學生回過頭來，向李小姐問道：

「如何一塊兒去麼？」李小姐搖搖頭道：

「怪累的，你們去吧，我可不再幹這事。」那學生見李小姐不去，就舉起帽子，說了兩聲「古拜·古拜。」和那個洋裝少年，一同走了。



應波見兩個學生已走，只剩李小姐一人，暗暗歡喜，急忙搶上一步，趕到跟前，笑嘻嘻說道：

「密司李！你怎麼到這時候纔來呢？累我好等。」李小姐立時現出詫異樣子，說道：

「我什麼時候約會你的。」應波給他一問，也自覺好笑，昨天李小姐原沒說定那個點鐘，是自己心急，先跑來等候，遂涎着臉說道：

「今天你老太太沒來嗎？」李小姐搖搖頭道：

「沒有。」應波又問：

「和你同來的那一位是什麼人？」李小姐道：

「是舍親，剛纔在半路上遇着，並非一塊兒同來的。」應波道：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「我們到裡面茶座坐坐，好不好？」李小姐道：

「裏面人多，空氣不好，還是到寬敞地方走走，倒覺爽快。」應波道：

「這裏除一片小草地，那裏有個寬敞所在。」李小姐指着對面草亭，說道：

「那邊比較清靜一點。」說着往前就走，應波跟了過去，到得亭子上，兩個倚着欄杆坐下。應波見沒別人，向她問長問短，知道她是湖南人，父親會做過直隸靜海縣知事，前數年纔死。因天津置點產業，故未回故里，家中只有一個老母，一個十三歲小弟弟，家庭很是簡單。李小姐又問應波一向是否老在天津，應波因要向她誇張，冒充是江西派來代表，在北京會議，現任公幹已畢，順便來天津逛逛。李小姐聽說，露出很傾慕樣子。過了一會，裡

面劇場已停鑼散戲，草地上往來游人，漸來漸多，見亭子內有人說話，走過去都仰着脖子，向上望一望，還有幾個愛管閑事的，特意繞上亭子，看一看再下去。李小姐見了，縐着眉頭道：

「這裡又坐不得，我要回去了。」應波那裡肯捨，說道：

「現在天色還早，密司李！愛到空曠地方走走，我們雇輛汽車到紫竹林一帶兜圈子，好不好？」李小姐道：

「這法子倒不錯，我很贊成的。」二人走出門外，在附近汽車行，雇輛汽車，命開到紫竹林一帶兜圈。應波坐在汽車內，故把身軀捱近李小姐身旁，李小姐見他捱近，排出正經面孔，遠遠躲開，有時裝做無意之中，又湊近應波肩下，有意無意的偎了一會。應波本是急性兒，怎經得如此做作，引得

說 不 得

說 不 得

心頭亂跳，有點按捺不住。看看汽車要駛入法租界，忽然心生一計，對李小姐說道：

「這裏離國民大飯店不遠，我要順便到店內，取件東西，密司李可以應許麼？」李小姐道：

「有什麼不可的。」應波見李小姐應允，暗暗歡喜，命汽車夫駛到國民飯店停住，把李小姐引上樓，到自己房間，順手把門關住，轉過臉笑嘻嘻說道：

「請坐請坐。」李小姐却不肯坐，只站在門邊，沉着臉說道：

「你要取什麼東西，趕快些取去，我要走了。」應波見她凜然不可犯神氣，又不敢冒昧，沒有法子，只得把提包打開，將裏面一疊一疊鈔票，裝在

衣袋內，李小姐見應波身上帶了許多鈔票，問道：

「你帶許多鈔票幹什麼？」應波撒謊道：

「今晚有個朋友訂我推牌九，帶兵做本錢。」李小姐道：

「當心點，推牌九不是好玩的。前日我有個同鄉彭大爺，在一個俱樂部推牌九，只一點鐘工夫，輸去十二萬元。」應波道：

「那一位彭大爺？可是在英界住的那位賭錢有名彭總長嗎？」李小姐道：

「是的。」應波道：

「你怎麼認得他。」李小姐說道：

「是我同鄉，怎麼不認得。」應波道：

「聽說他品行很靠不住，女人尤與他近不得的。」李小姐經應波一說，

說不

說 不 得

把一個小臉漲得飛紅，將身子向門扉上一靠，說道：

「誰管他呢？」說着羞得抬不起頭來，只把手中小提籃不停撥弄。後來

由囊中取出一個小糖瓶，取出一粒紅色小糖送在自己嘴內，啾啾應波說道：

「快走快走，別再瞎說吧！」應波看她嬌羞樣子，已是情不自禁，見她

噙着一粒小糖，說道：

「你嘴裡吃什麼糖，分我一個。」說着趁勢搶上前，順手在他胸前壓住

。李小姐躲閃不迭，笑道：

「別胡鬧，你要糖我給你。」說着一面笑，一面又傾出一粒黃色小糖，

親手送在應波嘴裏。應波覺得糖顆到嘴，有一種奇香透腦，非常可口，順手

把她玉腕握住向口上一吻。李小姐急行縮回，用力向應波身上一推，說道：

說 不 得

「幹什麼呢？」應波身不自主，倒退兩步，坐在椅上，霎時覺着天旋地轉，腦昏眼花，舌頭麻木，喊不出聲。李小姐笑微微站在應波跟前，問道：

「怎麼，你病了嗎？」應波兩眼迷糊，渾身癱軟，舌頭搖縮，一句話不能答應。李小姐見他動彈不得，伸手過去，把他衣袋鈔票，一疊一疊的取出，放在自己手袋裏，又把他皮包打開一看，見裏面還有一疊鈔票。並幾塊現洋，也不客氣一概裝入自己手袋，開了房門，揚長自去。

應波躺在椅子上，約莫三十分鐘，藥性纔退，醒了過來，知道了女子騙局，急忙追去門外，那裏有個李小姐踪跡。只有剛纔雇來汽車，還在門口等候，應波沒有法子，回到屋裏，把東西一點，見剩下鈔票五千多元，都給那位多情文明女學生帶去，統算起來，自己只得一吻一握的便宜，白白送了

說 不 得

五千多元，真可謂腫子吃黃連，說不出苦處。幸而自己身旁，還有一百多元碎票，藏在緊身袋裏，沒被女子搜去。取出來，先把門外汽車打發走了，知道腰纏已罄，天津站腳不往，算清店賬，連夜搭火車進京，打算把莊四應許的屋契，再要來變賣。

那知福不雙至，禍不單行，應波進京第二日，莊四就出一個大岔子，嚇這位跌大爺縮着脖子，不敢出頭。小玳因聽了許多謠言，終日追着應波出去打聽消息，應波只是不敢。後來被她追急了，纔說道：

「你別再搗亂吧，現在亂子出的很大，別說四爺走了，那位雲樞也已畏禍席捲潛逃，就是四爺平日一般好朋友，也怕攪了干係，都東跑西走去了。我們若是不知進退，強行出頭，當個替死鬼，那真正冤枉。」小玳道：



「四爺到底因什麼事情出了亂子？」應波搖頭道：

「這事說不得，你實在要聽，我不妨告訴你。」遂附在小玳耳朵低低說了幾句，嚇得小玳魂不願體，雙淚交流，心想我好容易用盡法子，盼到要與四爺正式結婚，安享榮華富貴。豈知一場好事，轉眼成空，現在這下半世生活，又是倚靠誰人呢？愈想愈覺可痛，抽抽咽咽，哭個不住。應波正在發愁，看小玳哭泣，很不耐煩，說道：

「千里搭長篷，無有不散的筵席，你要看開，不必如此氣苦。所恨我當日糊塗，沒把房契弄到手裏，現在人去財空，想起來還是心痛！」畢竟莊四因幹了什麼說不得事情，累得大家你啼我哭，其結局如何，想具有眼光看官們，都意想得出來。這些說不得事情，等有個機會，再和諸君談談吧！

說 不 得

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十日初版  
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再版  
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十日三版  
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四版  
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五日五版



不許翻印

說不得

一冊六角

寄費加一

著者 慎言

發行者 晨報出版部

印刷者 明明印刷局

總發行所

北京宣武門外大街  
 晨報出版部

描寫人類心理之傑作

揭開青年愛情之黑幕

# 阿朶耳夫

(ADOLPHE)

葉 塵 譯

此書爲十九世紀初葉小說中之傑作，描寫背景，純以心理爲根據，故稱爲心理小說。著者本嘉曼公時黨德雷伯克，據說即是小說主人翁。全書用意，係描寫青年對於女人愛情，多出自情慾虛好奇種種心理，在情場中欲測驗自己能力，及排遣無聊煩悶，故未爲愛情之前，必百端獻媚，以求女人之憐憫。及女人既爲所惑，傾心相向，而彼之慾望業已滿足，便將從前愛情盡付烟消霧散，置女人於不顧矣。阿朶耳夫，即男主角之名也。全書分析人類感情之精密，觀察人類心理之深刻，描寫文字之簡潔，洵爲不朽之大作。當此我國男女社交正在發展之際，則比書之有助於世道人心，既深且巨，固不獨僅作小說讀之也。譯筆流暢，讀之令人不忍釋卷，印書無多，購者從速。

晨報出版部

# 北京叢刊

本報「北京版」，為讀者普遍的歡迎，公許為材料豐富，選擇最精，函請刊印單行本者非常之多。近就已完篇者，先選十二種，陸續付印，期於半年內全行出書。茲將書目披露如下：

倉庫鐵聞

張蕩吾著 非厂漫墨 第一集

于非厂著

鐵鐵秘聞

何 求著 渾不似

陳慎言著

燕市攷古

關一厂著 十年春夢

天和著

都門藝蘭記

于非厂著 燕市風塵錄

天和著

都門釣魚記

于非厂著 齊人傳

張健庵著

都門象鴿記

于非厂著 賞奇室文選 第一集

非 心輯

以上十二種，可合為叢刊，可分為單本，任憑購者之便。紙張用洋宣紙，封面及套頁，均約名家繪製圖案，裝演力求精美，特此預告。  
晨報出版部

# 晨報叢書

愛的小說第二集  
 遊記第一集  
 義賊畢加林  
 人與地獄  
 匪窟自活  
 人與自然  
 史地新論  
 遊記第二集  
 狂女健康  
 婦女健史  
 五卅痛史  
 柏女士講演集  
 銀女士講演集  
 如此家庭

后安譯  
 許飲文等著  
 李雲初 鮑景賢  
 孫福熙 徐彥之  
 楊敬慈 譯  
 楊敬慈 譯  
 張健庵著  
 李健庵著  
 楊鴻烈著  
 俞頌華著  
 楊頌華著  
 余幼塵譯  
 晨報編輯處編  
 晨報編輯處編  
 許華生會編  
 許與凱編  
 吳士瑜編  
 綺青著

四角  
 五角  
 四角  
 六角  
 四角五分  
 三角  
 五角  
 七角  
 三角  
 六角  
 二角  
 六角  
 四角  
 一元二角  
 三角五分

